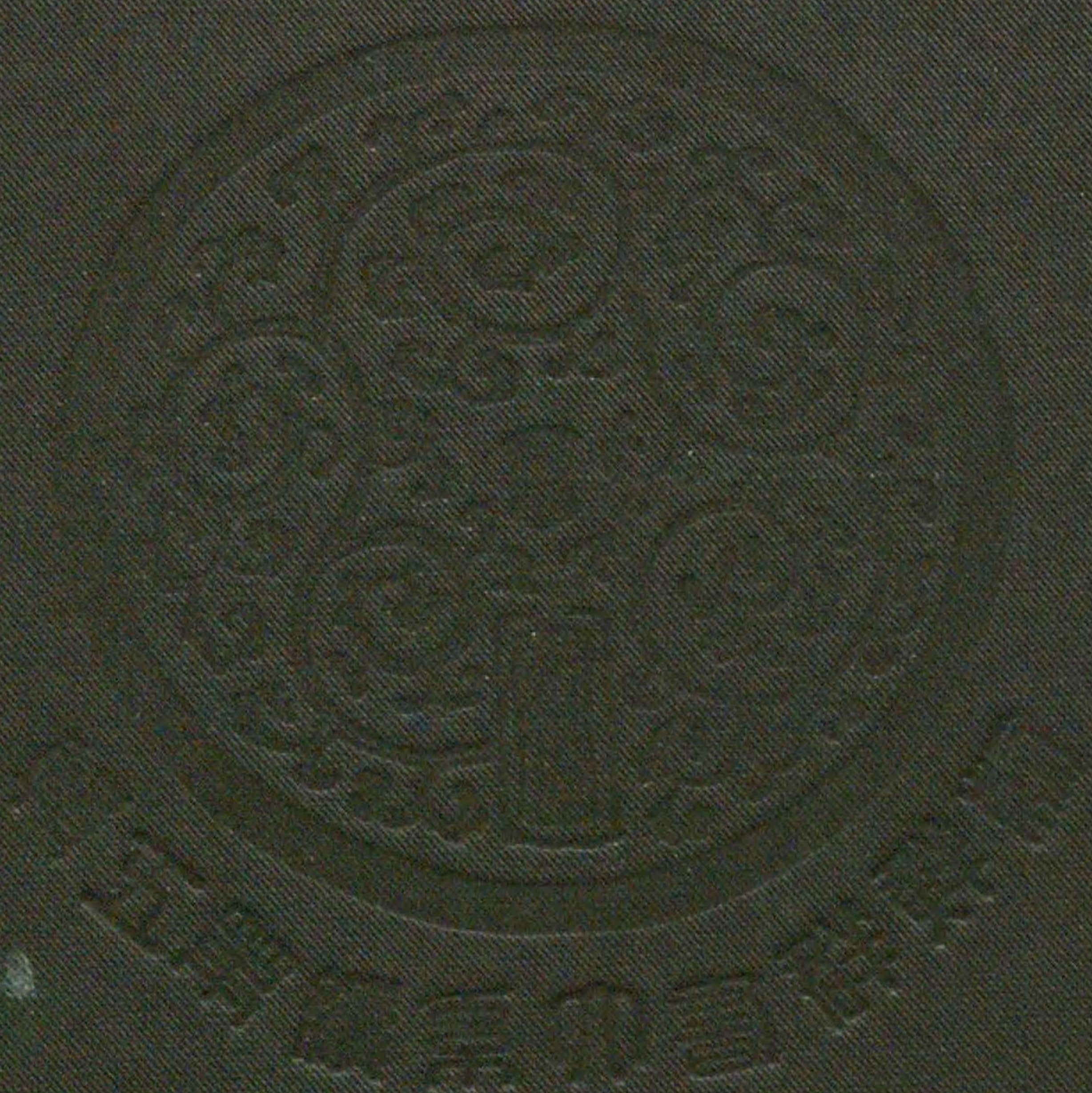


082.91
Ty992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五輯

東國通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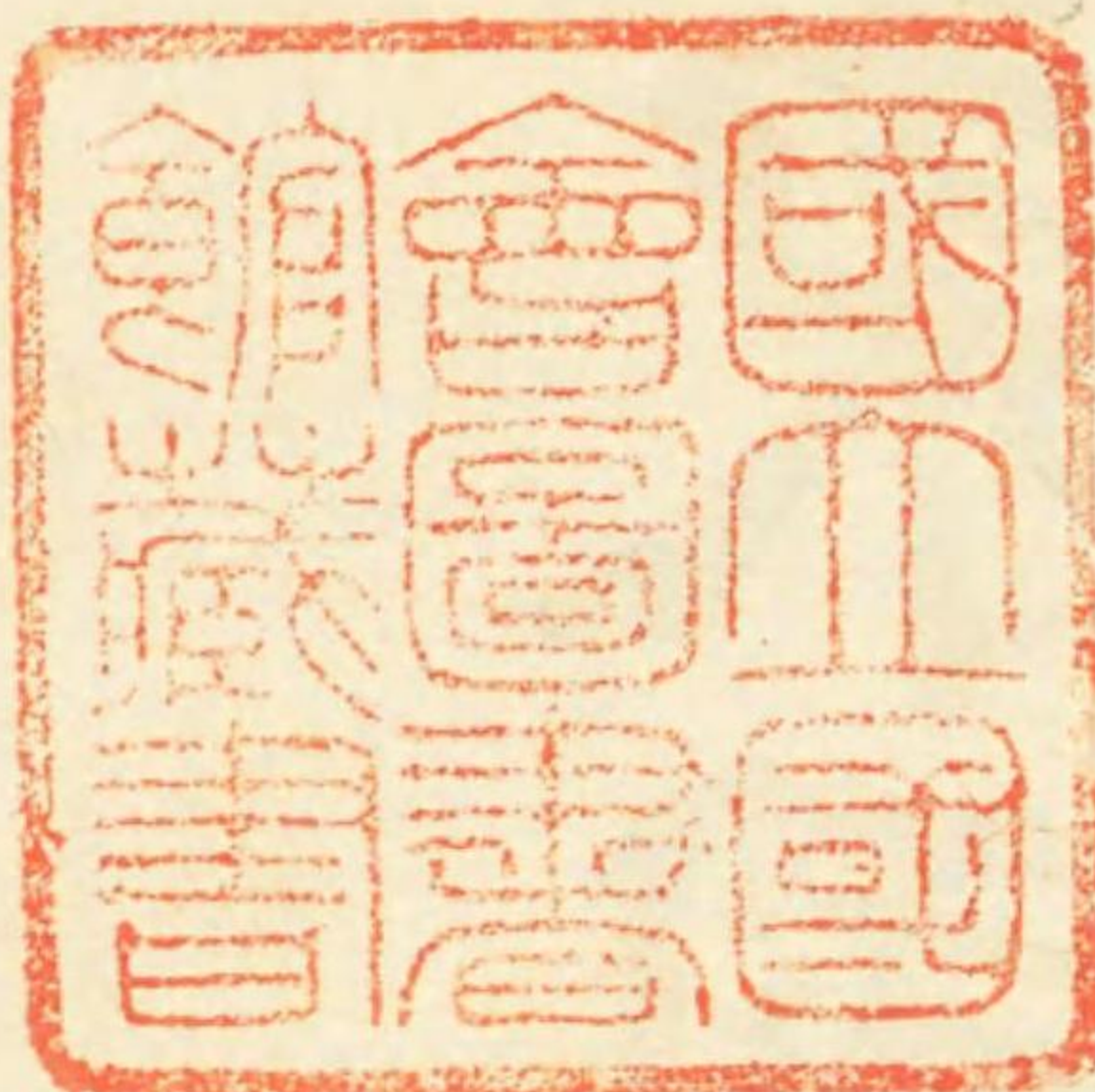
朝鮮古書刊行會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五輯

東國通鑑下

朝鮮古書刊行會

082.91
Ty 992



東國通鑑下目錄

卷第三十九

高麗

忠烈王

卷第四十

高麗

忠烈王

卷第四十一

高麗

忠烈王

卷第四十二

高麗

忠宣王

卷第四十三

高麗

忠肅王

東國通鑑下目錄

附忠宣王

忠肅王

卷第四十四

高麗

忠惠王

忠惠王復位

卷第四十五

高麗

忠惠王

忠定王

卷第四十六

高麗

恭愍王

卷第四十七

高麗

恭愍王

忠肅王復位

忠穆王

14615

卷第四十八

高麗

恭愍王

卷第四十九

高麗

恭愍王

卷第五十

辛禡

卷第五十一

辛禡

卷第五十二

辛禡

卷第五十三

辛禡

卷第五十四

高麗

恭讓王

卷第五十五

高麗

恭讓王

卷第五十六

高麗

恭讓王

東國通鑑下目錄終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

高麗紀

忠烈王三

丙戌

十二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遣上將軍印侯如元請親朝。○辛未元歸我遂安谷

州。○元遣使詔大赦。寢東征命王勿朝。○二月有民康允明作亂殺寧越縣令

李恂。時忠清道脫脫禾孫李英柱。侵割驛路恂縱肆貪暴民甚怨之。允明乘衆

怨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人十餘輩乘傳橫行殺恂。又將殺英柱。英柱

知之。以計捕得報于朝遣侍史尹諧往鞫之。○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

安戩。執不可。王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強爲予與六品職。且命書之於

前。戩不得已擬以郎將既而啓曰。臣以不才。昵侍帷幄。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

擇賢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

乞留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闔。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

遂削去。人皆歎服。○夏五月。王獵于西海道。宰相伏閣諫曰。不麇不卵。聖人之

訓。又值久旱，飢饉荐臻，實非行樂之時。且農事方殷，民皆歸於南畝，車駕一出，恐防耘耔，伏望待秋而獵，不從。○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卒于道，年五十五，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秋七月壬辰，世子入國學，講六經。○冬十一月，命直史館吳良遇等撰國史，將以進于元也。

亥丁

十三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同判密直司事李尊庇卒。尊庇好學能文，善隸書，東征之役，爲三道都巡問使，調發軍糧戰艦，先期辦集，不擾民。州郡賴以安焉。○二月，宴羣臣酒酣，知僉議府事金周鼎稱觴而退，公主呼周鼎曰：卿子深，逼其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頤而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無睡也。公主大怒，即命執之以出，明日罷其職。○三月，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珍膳花果，豐侈無比。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凡三日。近年先試享王，謂之品呈，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爲常例。○夏四月癸酉，王及公主獵于西海道，獵騎一千五百，宰相諫曰：旱旣太甚，

民方耘耔，竊恐此行，召歛民怨，且禽獸時方胎孕，不可獵也。王怒不聽。○戊子，王至自西海道。○五月，王聞乃顏大王叛，遣將軍柳庇如元，請舉兵助討。時宰樞或云：請待帝命。印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王乃遣使，又命鍊軍。時乃顏使本國叛人庾超來推勸逃軍，超聞乃顏叛逃至金郊，遣人捕斬之。○六月壬戌，柳庇還自元，帝許助兵。○己巳，閱兵，親祭纛于宮門。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皆在軍簿，以其有母，兄乞留弟侍養，弟亦乞留兄。王感其孝誠，並許留養。○王將親助往，公主餞于涼樓，兼慰赴征將士。朴之亮日晏赴宴，不知王御樓，騎而直至樓下，王怒削其職，奪虎頭牌，賜韓希愈爲左翼萬戶，之亮爲副萬戶。印侯白王，令赴征軍士，見人家及行路有馬者取之。於是軍士爭先劫奪，千戶高宗秀曰：此亂本也。白王禁之。○秋七月庚寅，王親統前軍，以印侯爲中軍萬戶，出次開城卵山。王潛然泣下，羣臣皆掩泣。己亥，王次溫泉，遣朴之亮以兵一千，戍東界備女真。○東京摠管康守衡、遼東宣慰使等遣人來言曰：王若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王乃遣將軍柳庇、中郎將吳仁永、如元奏親將兵已發。○八月，柳庇、吳仁永等還自元言，帝親往，乃顏擒之，拔其城，車駕還燕京，罷諸路

兵且命王入賀節日。王喜，拜庇爲大將軍。仁永爲將軍。○公主遣柳庇如元，請從王入朝。○九月，公主以將入朝，命印侯廉承益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五歲者，使巡軍忽赤等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寢室，或縛問奴婢，雖無子女者，亦被驚擾，怨泣之聲遍於閭巷。○王在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公主遣中郎將鄭允者入江華，搜奪民所藏白銀五十斤。○冬十月，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以助行李之費。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戊寅，公主世子如元選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郭蕃，別將李德守之女以行。公主次溫泉，世子有不豫色，印侯問其故，曰：吾將聘西原侯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印侯以告公主，卽遣還其女。○十一月乙未，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道梗，遂還。○知僉議府事致仕朱悅卒，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昇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慶尙全羅道，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性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王曰：

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再言之。王使人問之，對曰：此二人誣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岐，故得是名。聞養三，是尹秀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爲誰，焉得罵及父名？蓋貞父賤，故云然。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其爲按廉時。內臣崔仲卿奉使而至，美服誇人，悅嫉之，衣敝衣，伸脚而坐，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慙赧而出，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爲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始至，宴羣臣殿上，悅起而爲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卒諡文節。○十二月，王至自元，公主囚中郎將崔仲卿于巡馬所，以人有告仲卿，媒美女納王也。

子戊

十四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宴于內殿，王數起舞，公主止之不聽。○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時洪子藩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衛夕直耳。承益卽日辭免，蓋

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祝顯云。○將軍張舜龍還自元。帝賜萬戶千戶百戶金銀牌雙珠金牌四。分賜朴之亮羅裕韓希愈張舜龍銀牌分賜百戶以下軍士。復賜金周鼎金牌。○二月。宦者將軍崔世延享王公主。以饌品過侈不受。○置馬畜滋長別監。先是放馬於諸島。使之蕃息。簡出壯者以充尙乘。其餘班賜諸王宰輔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逆賊之亂。元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馬畜不繁。歲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令外官獻馬。又品歛百官。而至奪外郡良馬。內外苦之。朝議以謂。若置官選牝馬。使之蕃息。則可備將來。有是命。○遣將軍吳仁永如元。時北賊叛亂。我國宜起兵助征。而王難之。遣仁永入奏曰。今東鄙未寧。請親率征北兵。移鎮雙城。帝從之。○中郎將鄭之衍。賚金銀牌還自元。時議曰。本國有民無軍。而多請萬戶千戶金銀牌。若朝廷有事。以牌數徵兵。則若之何。○三月。左右翼萬戶羅裕韓希愈張舜龍等。享王于內殿。酒酣。王起舞。拍手自歌。○禁慶尙道勸農使獻細麻布。先是蔡謨爲勸農使。多歛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之。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元詔以王爲征東行尙

書省左丞相。○元右丞塔出遣人請發兵五千及軍糧赴建州。先是王請以征北兵移鎮雙城。帝已許之。中書省奉帝旨。諭塔出云。鎮東藩事。當與高麗王共議。塔出以此請兵與糧。然建州距本國三千餘里。山川險阻。餉道不通。又比年積蓄殫竭。計無所出。王召大臣議。皆曰。從之則力不能堪。違之則恐負前奏之意。莫若聲言發兵助戰。以緩運糧。於是復使吳仁永等如元。以奏。帝命除建州運糧。以助征兵。移戍鐵嶺。國王宜留鎮本國。○宮花盛開。宴羣臣于香閣。酒酣。王命典理正郎閔漬。國學直講趙簡。製新曲。左副承旨安珣亦製詩以進。○秋七月。知密直司事趙抃卒。抃初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乘晚入直。而門已閉。元宗聞之。命從隙而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入。竟不奉命。有司以闕直劾罷。然人稱其直。抃爲人美風姿。性寬平。人無怨者。○流宦者將軍崔世延。郎將陶成器于海島。二人皆有寵於王。專擅用事。多受賄賂。凡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至是奪人奴婢。忤世子意。白王流之。○八月。伍允孚因星變。白王以公主食邑安東京山府布帛。歸于左倉。以充百官俸。○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歛爲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以聖節。宴于大

殿。宋人作戲。王召世子觀之。世子辭不入。時世子年十四。嘗踞內僚元奕膝上。從容相語。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大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奕懼。○九月。帝命王及公主世子入朝。○賜尹宣佐等三十三人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禍。中第。居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指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指爲同頭。王爲禍嫌之。問於承旨李混。混云。可加丙科八人。置禍其末。從之。○王以世子生日。宴羣臣。上將軍鄭仁卿。爲侏儒戲。將軍簡弘。爲倡優戲。王亦拍手起舞。○冬十月。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爲王旨別監。務聚歛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臥內。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謂曰。貞杞之死。不足恠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柳庇。還自元。帝命王勿入朝。○十一月。流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于海島。時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文系之女。亦在選中。文系賂權貴圖免。未得。謂摠郎韓謝奇曰。我欲剪吾女髮如何。謝

奇止之曰。恐禍及公。文系不聽。遂剪其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髮。父實不知。公主使人曳髮。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宰相詣殿。聞請曰。文系有大功於國。不可以細故置重典。中贊致仕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遂流之。後數日。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產。然甚疾之。後蒙古阿古大來。卽以其女賜之。○王獵于平州溫泉。

丑己

十五年元至元十六年春二月。世子冠。納西原侯瑛之女爲妃。○元以遼東饑。遣湖

廣路行尙書省叅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等。來索軍糧。王令羣臣出米有差。○遣監察侍丞呂文就。直史館陳果等。以船四百八十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碩于蓋州。忠清道指揮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崔諤。以轉運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羅裕。爲忠清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爲慶尙全羅道都巡問使。以督軍糧。○夏四月。帝賜王金甕。以征東省都事安珣。爲本國儒學提舉。○元使張守智。李天英等還。守智私請驟十四。馬二十匹及細布而歸。守智嘗問密直司事韓希愈曰。省今改何號。對曰。僉議府。樞密院改何號。對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對曰。軍功。守智掩口而笑。○

五月世子聞前博士康煦死。問左右曰。莫是燃頭燃臂。以救王疾者歟。對曰。然。世子曰。凡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爲也。而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嘆服。○遣知密直司事羅裕。輸軍糧于蓋州。船敗者五十餘艘。死者百數十人。○帝以海都兵犯邊。欲親征。遣阿旦不花來徵兵。王命洪子藩。趙仁規等。會奉恩寺。簽軍徵諸道兵。又令諸王時散百官。出綿布有差。以給北征軍。○監察侍丞將軍李珩。暴死。珩爲人好勇善騎射。常以養鷹遊獵爲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珩導之。○遣萬戶金忻。率助征軍赴遼陽行省。○秋九月。王獵于西海道。時宦官權貴。皆受賜田。多至二三千結。各占良民。皆蠲賦役。凡王出獵。按廉勸農。設宴供之。其或有恤民不供者。或鞭之。爭先侵害。民之被毒爲甚。○冬十月。遣大將軍元卿。如元請入朝。○中贊致仕柳璈卒。璈。文化縣人。政堂文學公權之孫。三別抄之亂。璈在江華。挈家將舟還古京。被賊執。璈載妻子于小舸。財寶于大船。已與賊共處久之。璈佯若中熱而嘔。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璈斷纜而走。賊追不及。王聞璈陷賊。恐其脅從爲謀主。璈徒步謁王。王大喜。厚

獎之。璈有藻鑑。論文章。先體制。後工拙。累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初璈及俞千遇。俱爲崔沆所厚。蒙家兵之侵。沆以三陟山城未固。欲徙之。郡人以銀瓶三十遺璈。請不徙。璈却不受。乃遣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不徙。璈謂沆曰。三陟山城之徙。關利害尤重。邑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賣己。追所賂。流之海島。故千遇與璈有隙。卒諡文正。○壬子。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時扈從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司臣不從行。始此。

庚寅

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在元。○將軍吳仁永等。還自元言。乃顏餘黨哈丹

賊將。侵我東鄙。僉議贊成事。洪子藩。判密直事。鄭可臣等。請兵于兵部。以安戩。爲慶尙道都指揮使。金之淑。爲全羅道都指揮使。宋玢。爲忠清道都指揮使。○二月。遣中軍萬戶鄭守琪。屯禁忌山洞。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縣界。韓希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叅鞞縣界。羅裕。屯通川縣界。以備丹賊。○令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各出米七碩。坊里庶人出米有差。以充東界防戍軍糧。○時訛言賊兵已闌入國境。中外洶洶。洪子藩等。議避于江華。許琪。崔有滄。獨不可曰。今

王在京師。豈可信流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衆議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諸宰樞皆曰。人皆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國乎。珙歸家。召子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以法。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還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三月。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周鼎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然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福。○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管韓慎桂。文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太僕尹。羅公彥。李翰爲將軍。○夏六月。金延壽還自元。帝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路回遠。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陽。截斷賊道。○秋七月。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爲西京留守。○元開元路達魯花赤八禿滿。遣使來索軍糧。○以副知密直司事鄭仁卿爲西北面都指揮使。○遣知僉議府事金

憚。如元賀節日。○王召宰樞議禦賊。僉議叅理印侯曰。上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闌入近境。上入江華。使臣等領兵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爲三軍之殿。以全社稷。○八月。遣大將軍柳庇。如元乞師。且奏避賊江華。帝從之。○世子納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女爲妃。○冬十月。徙婦人老弱于江華。○十一月。移國史及寶文閣秘書寺文籍于江華。○遣大將軍柳庇。如元奏哈丹入雙城。○徙宮人于江華。又遷太祖塑像。○元遣平章事閣梨帖木兒。來助討哈丹。閣梨帖木兒遣人來告曰。國王宜留京城。以犒吾軍。○遣世子如元。政堂文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從行。世子至京。館于洪君祥家。一日。帝引見便殿。隱几而臥。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帝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迹。風俗之宜。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與同議。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

學士嘉議大夫。漬直學士朝列大夫。時人榮之。○元以趙仁規爲高麗國王府斷事官。賜金虎符。○十二月。哈丹兵陷和州。登州。殺人爲糧。得婦女聚麀而脯之。遣萬戶印侯禦之。○丁亥。王避兵于江華。命知都僉議司事宋玠留守王京。玠棄京城奔入江華。西京留守鄭仁卿亦自西京逃來。

卯辛

十七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哈丹兵踰鐵嶺。陷楊根城。先是哈丹將至鐵嶺。防守

萬戶鄭守琪望風遁還。囚巡馬所。鐵嶺道隘。纔通一人。哈丹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所棄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遂踰嶺闌入交州道。金祈等皆不守而走。賊乃攻陷楊根。○哈丹兵攻原州。雉岳城別抄鄉貢進士元冲甲擊敗之。先是哈丹屯原州。有五十騎到雉岳城下。剽掠牛馬。冲甲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而還。賊都刺闍禿於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得本州祿轉米甚喜。冲甲與敢死者仲山等七人出覘之。仲山先入賊中。斬一人。因追至荆門外。賊皆棄鞍馬而走。得馬二十五匹。防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鞍馬與之。賊復來。多張旗鼓。圍城數重。先使一人持書來誘。冲甲出斬繫其書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城之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楊根城婦女二人來誘。

城下。冲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突上東峯。斬賊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與奴道尼等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國學養正齋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自西峰合擊。慎援桴以鼓。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行少北。後者驚擾。自相躡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斬都刺闍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前後十戰。大敗之。自是賊鋒挫銳。不敢復攻。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心。皆冲甲之力也。○世子謁帝。請討哈丹。帝已命薛闍干等率步騎一萬三千來討。又命那蠻歹大王將兵一萬討之。○二月。世子令將軍吳仁永奏帝曰。哈丹陷北界諸城。帝曰。爾國。唐太宗親征。尙不克。又於我朝初。未歸附。我朝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云。古今盛衰不同。爾。帝諭以夜戰。○三月。遣大將軍宋華守開京宮闕。華遇丹賊十餘騎。斬三級。擒一人。○利川人申費與哈丹諜人通。龍岡人金哲亦投賊。嚮導入京。並斬于市。○夏四月。谷州別將康平起等獻所獲賊馬鞍等物。忠州山城別監遣人報破賊。且獻馘四十級。○王出迎元兵于藍島北郊。宴河西國王。慶重郡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平章塔出。右丞白帖木兒。薛闍干。

謂王曰。今江南漕運未到。若臨敵乏食。奈何。又謂贊成事洪子藩曰。爾爲相國。錢穀皆若所知。宜隨處支給。王難之。謂曰。發內庫所儲可支。王又迎那蠻歹大王塔海元帥于俊貌驛。宴慰。那蠻歹謂王曰。王亦可親出禦賊。王辭以老病。那蠻歹曰。賊入室。豈以老病自安乎。王不對。翌日。那蠻歹遣人謂王曰。昨日辱臨勞慰。敢不深感。但禦賊之事。不答而去。予實惑焉。隣人失火。尙往救之。况是自家事。其可坐視乎。因獻公主鞍一部。○薛闡干大軍。次金嶺驛。胡秃赤言。五月五日。遇賊而戰。蒙古謂術人爲胡秃赤。印侯聞之。使秋官正奇孝真占之。遇豫卦。乃云。五月二日。見賊而戰勝。侯以告薛闡干。闡干引問之。對如前。又問擒哈丹否。曰。不擒。曰。旣曰戰勝。又曰不擒。何也。曰。事過乃驗。○五月丁酉朔。薛闡干大軍。與我軍合擊哈丹于燕歧。大敗之。時元兵及我軍。夜半發木州。黎明。至燕歧。正左山下。薄賊陣。出其不意。圍之。賊大驚。欲登山負險而戰。我三軍步卒在前。騎兵逐後。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於林木間。射我前鋒中二人。我軍疑懼不敢進。右軍萬戶金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有卒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

至公州河。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日暮回軍。屯于燕歧之北五十許里。○哈丹賊後至者三千騎。過鐵嶺。屯于交州。○甲辰。我軍與元兵。復擊哈丹。大敗之。時賊精騎修治軍容。復來對陣。那蠻歹大王。以不及大戰。憤恨欲與之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槍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槍以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從擊。大敗之。哈丹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驛。那蠻歹使謂薛闡干曰。賊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闡干曰。如聖旨則可。何用多殺人爲。○印侯。韓希愈。金忻。遣人告捷。獻所虜婦女八人。○癸亥。幸開京。○薛闡干謁公主。獻所虜男女五十人。良馬五匹。王及公主宴慰之。薛闡干軍令嚴肅。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聞賊屯燕歧。併日而行。出其不意。二戰而破。皆其力也。王欲邀宴。薛闡干曰。受命事畢。不可留。遂登途。那蠻歹等皆還。○六月丁卯朔。王及公主還江華。○遣金忻于竹田。韓希愈于忠清。羅裕于交州道。追捕哈丹餘賊。賊五百八十人。降于希愈。哈丹之子老的。引軍踰竹田。趣平壤。羅裕禦之。將捨舟而陸。玄文奕止之曰。彼其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

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而退。僅得登舟。而郎將李茂與數十人不及登舟。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與數十人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坐胡床。分其衆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甚。啗囊中乾糲。且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關弓左射。正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中自亂。茂等大呼。迫擊。斬馘無筭。○遣郎將高世。如元請親賀聖節。并奏復都開京。帝許之。○元遣海道萬戶黃興。張侑。千戶殷實。唐世雄等。以船四十七艘。載江南米十萬碩來賑。世子嘗奏。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故有是賜。遂頒米于七品以下。有差。帝意本在賑貧。今不先貧民。富者所得居多。○秋八月。僉議中贊許珙卒。珙。孔巖縣人。性恭儉。不事生產。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慎口。其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牆而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其女慚悔而返。卒諡文敬。○九月。元遣洪重慶。授王爲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以印侯爲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宋玠爲宣武將軍鎮邊。○丙午。王如元。次興義驛。郎將康漢還自元。帝命王停入朝。乃還。○帝授世子特進上柱國高

麗國王世子。賜金印。仍賜水精杯犀角蓮葉蓋玉杯珍珠。以寵之。召見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鄭可臣賦詩。可臣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賜御羹一椀。世子凡入見。必以可臣從。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無所產。唯米與布耳。若陸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况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冬十二月。遣上將軍柳庇。將軍許評。如元請世子還國。○壬辰十八年。元至元十九年春正月。復都開京。○三月。元以羅裕。韓希愈爲懷遠大將軍。賜三珠虎符。又賜印侯。希愈。金忻。弓矢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具。賞戰功也。又以本國西京逆臣韓慎等。付世子。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元流哈丹黨阿里禿大王于苻盆島。○夏四月。元流賊黨塔也速于白翎島。闍吉出于大青島。帖亦速于烏也島。○初。密城人趙簡。與郡人謀殺按廉

使事覺幸免。附判監察事廉承益。至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爾耶。何不從吾言。且年老遠謫。汝其安乎。○將軍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母出迎境上。况父不可爲子屈也。其宮僚應出迎者。毋得過西普通。王怒曰。世子言不當如是。

〔臣等按〕父子天性也。慈孝之心。油然而生。而不能已。今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王出迎世子。遂獵于平州溫泉。○五月。副知密直致仕李益培卒。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強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借述使中第。士林鄙之。○戊戌。世子至自元。○世子設漿街市。施餓者三日。○六月。內僚別將金呂。以中郎將王惟紹妻。密納于內。惟紹以秃魯花入侍于元。呂先私而後納之。由是貴寵。○元遣江南漕運萬戶徐興祥等。運米十萬碩。來賑飢民。遭風漂溺。唯米輸四千二百碩。遂頒米于諸領府及五部戶一碩。○秋七月。世子納趙仁規之

女爲妃。○鎮邊萬戶宋玠。免。以韓希愈代之。玠務爲聚斂。大興工役。又令邊卒。運米市於女真。民甚苦之。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分遣鹽稅別監于慶尙全羅忠清道。又以忠清全羅民飢。除朝覲盤纏。○遣世子如元賀聖節。○副知密直司事致仕崔雍卒。雍惟清曾孫。家世以文學顯。性謹厚。訥言。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以十年讀書。未幾。餘皆棄去。雍獨力學。無書不讀。時稱博洽。○八月。世子謁帝于紫檀殿。先是有人奏帝以爲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此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征日本。可取也。至是帝問東征事。洪君祥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九月。元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又令招諭日本。君祥以帝命。問再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旣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勞。仍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太僕尹。爲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爲書狀官。護送之。仍致書諭以禍福。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麟。擢狀元。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狀。婦翁崔錫。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教曰。諸

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在元王己巳年。計點民戶。更定貢賦。厥後賦歛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者。量戶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帝召世子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奏云。讀通鑑。帝曰。歷代帝王。誰爲賢明。對曰。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帝又問曰。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對曰。臣年少。何足以知之。○元至元十九年。三十年春正月。慶尙道按廉使劉顥。爲丁吏林大所殺。先是顥。沒入大

白金二斤。大甚怨之。及顥欲檢閱營庫所藏。營吏許頌。金彥相。與謀曰。庫內之物。若不如舊。必罪吾等。將若之何。頌令彥告大。餌之以言。大曰。吾將圖之。是夜刺顥殺之。遣摠郎金元具。往鞠之。彥元具。舊識吏也。元具密引誘以禍福。彥以實告。於是斬大。彥頌等。○三月。趙仁規還自元。帝勅曰。卿世守王爵。選尙我家。載揚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功臣。益茂厥功。對揚休命。又改僉議使司。爲都僉議使司。陞爲從二品。賜銀印一顆。○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運米十二艘來。○元以趙仁規。爲王府斷事官。李之氏。爲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金延壽。爲西京等處管水手軍萬戶府副萬戶。皆賜虎符。○秋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來。管造船。寶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糧。將復征日

也。波豆兒。乃福源之孫。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分遣都指揮使判密直金之淑。于忠清道。知密直崔有淦。于全羅道。都僉議叅理金暉。于慶尙道。以備船糧。○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征日本事宜。○冬十月己亥。王及公主如元。選良家女三人以行。王次金郊。杖西海道按廉使庾瑞。開城副使楊柱。以其供億之緩也。王次鳳州。瑞享王。王溫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受責。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之物。盡是民膏。還駕之日。勿以歛民取悅爲事。○十二月辛丑。王至燕京。館於洪君祥第。帝疾篤。不得見。然寵賚之厚。諸王駙馬。無比。○是歲。王改名𠵽。

午甲

元至元二十年。十一年春正月。王在元。癸酉。世祖皇帝崩。王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元朝喪制。非國人不敢近。唯高麗得與焉。故王之從臣。雖輿臺之賤。出入無禁。○罷造戰艦。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夏四月癸巳。王與公主如上都。迎皇太子即位。上表稱賀。獻金銀酒器紫羅苧布豹獺皮。○帝以王功大年高。詔出入乘小車。至殿門。賜王銀三萬兩。○五月。元遣忽篤海明哥等來。頌卽位詔。○王以四事奏于帝。一請歸耽羅。

二請歸被虜人民。三請册公主。四請加爵命。帝命耽羅還隸本國。其被虜及流徙人。可遣使與遼陽行省分揀歸之。公主册命。其議以聞。國王爵命。既已累降。且待來年。帝嘗使翰林學士撒刺蠻。問本國歸附年月。王使鄭可臣上書以對。曰。太祖聖武皇帝肇興朔方。時則有大勢國。助征金國。恃功而驕。不用帝命。有金山王子者。改其國號。自稱大遼。奪掠中都等處。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刺追討。時方雪深道險。糧餉不繼。高王聞之。遣趙冲金就勵。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奉表請為東藩。太祖遣慶都虎思。優詔答之。大加稱賞。于今七十有六年矣。○己卯。王與公主發上都。○六月。元賜詔册公主為安平公主。○秋八月乙酉。王至自元。○冬十一月。賜耽羅王子文昌裕。星主高仁旦。紅鞞牙笏帽蓋靴。耽羅今歸于我。故有是賜。然進馬于元不絕。○賜耽羅達魯花赤織金衣二襲。○十二月。元遣中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為征日本。運江南米十萬碩。在江華島。今遼藩告飢。帝詔以五萬碩賑之。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

高麗紀

忠烈王四

附忠宣王

自戊戌正月丙午至八月壬申

乙未

二十一年元成宗元年春正月。以洪子藩為僉議令。趙仁規為僉議中贊。加中贊致仕金方慶。僉議令。○以鄭可臣為僉議侍郎。贊成事。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珣為密直司使。李混同知密直司事。○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來。○二月。遣中郎將宋瑛。如元請減運糧。帝不從。○三月。遣將軍智團等。以船七十三艘。載米一萬碩。輸之遼陽。○元遣伯帖木兒來取馬于耽羅。○夏四月。元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米三千碩。賑雙城。○遣前將軍金永孫。以船九十艘。載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碩。輸之遼陽。○遣大將軍劉福和。祇候金之兼等。送錢幣于世子。時世子請婚。其費不貲。科歛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尙道租稅。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碩。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為世子行聘。

禮。乃於全羅忠清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糧抑買。怨讟益興。○遣將軍柳溫。如元請減遼陽運糧。帝許減二萬碩。○復改耽羅爲濟州。以判秘書省事崔瑞爲牧使。○遣中郎將趙琛。如元進濟州方物。遣將軍徐光純等。以船六十五艘。載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碩。輸之遼陽。○五月。遣贊成事印侯。如元請世子婚。又遣左丞旨柳庇。請加王太師中書令。降公主印章。改世子印章。帝皆不允。○以洪君祥爲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益城侯。茶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爲本國興利除害。無不力焉。○六月。流郎將李琨于海島。琨貞之子。張舜龍之壻。與宮人無比。私通事覺。將殺之。以舜龍故流之。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爲王所寵。王之往來都羅山也。必從之。或淹留爲流連之樂。人號無比。爲都羅山。○秋七月。僉議中贊致仕張曄卒。曄無他功能。以其妻之兄弟洪君祥等。仕于元朝。有功本國。故凡遣使入朝。多以曄副之。○公主遣宦官諸道。求人參松子。先是公主科斂人參松子。送江南買賣甚獲利。故特遣內臣。雖不產之地。悉皆徵納。民多怨咨。○遣判三司事金之淑。如元賀聖節。之淑至元。與交趾使者爭班曰。本國率先歸附。結爲甥舅之親。非他國比。帝從之。賜坐諸

侯王之列。之淑禮貌詳閑。觀者美之。○八月戊午。世子至自元。帝冊爲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王世子領都僉議使司。賜銀印。○以世子判都僉議密直監察司事。洪子藩。知都僉議司事。洪君祥。爲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爲文翰官。崔瑀擅政。自爲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爲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流萬戶知都僉議司事韓希愈于祖月島。先是世子之在燕都也。校尉金臣甫。訴曰。臣甫初從希愈。壻洪綏入都。希愈以臣甫背綏而投邸下。凌虐臣甫妻子。臣甫猶忠於邸下。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及是白王褫其職。王旣從其請。且命趙仁規。印侯。張舜龍。訊其所由。使巡馬召之。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巡馬何召爲。飲自若。巡馬還白其言。王怒。命巡馬縛致之。仍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强且廉。自度無罪。終不屈。故流之。○賜金方慶爵上洛郡開國公。○九月。以洪子藩。僉議中贊致仕。○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坐向南。中贊向西。侍郎贊成事以下向東。署事訖。詣壽寧宮。王與公主登涼樓觀之。世子還所館。百官進賀。世子答拜。○以世子判中軍事。○密直學士閔漬罷。以金暄代之。加洪文系。僉議中

贊致仕。世子請之也。○冬十月。遣將軍柳溫。如元進世祖皇帝事跡。王嘗命任翊。金賄撰之。○十七月。世子朝于王。士庶人遮道擁馬。上書設冤。馬不得前。世子皆受之。蓋豪勢之家。奪人田民。有司不能聽斷故也。

〔臣等按〕傳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蓋世子者。國儲君副。將承祧主鬯。養之不可不素也。中庸言親親之道。必曰忠信重祿。而不任以事者。恐有所犯。而傷恩義也。親親尙然。況國儲乎。晉獻使世子將上軍伐國。分主都城。漢武爲太子。置博望園。使通賓客。而二子皆不終。斯失爲君父之道矣。世子之於君父。侍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也。秦太子扶蘇。諫焚坑。唐太子弘。奏請忤旨。而二子亦不終。斯失爲世子之道矣。今忠烈除世子爲都僉議。又判中軍。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冤民訴訟。是則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父。交構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茲二君者。由其不通春秋。爲君父爲臣子之義。故其所失。至於如此。而取譏於來世。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申丙

十二月癸卯。世子如元。○囚監察侍史許有全于巡馬所。王信嬖幸之讒。將撻于市。無敢救者。有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出入臥內。乃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小人之讒。而撻于市。人以上爲何如主。再三譬解。乃得免。

二十二年元元貞春正月。遣副知密直事柳庇。如元請世子婚。○宥二罪以下。蠲外貢三年。貧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之。時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恩肆宥。○二月。召中贊致仕韓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甲。尤切慎兢。卿宜條陳可行事宜。康乃條上曰。宗廟祭祀。所以奉先而報本也。今廟屋弊陋。樂器散失。宜令有司修殿宇。備金石。嚴其時祀。工商所以利用而厚生也。今諸司所需。皆取於市。或抑其估。或終不給直。工商不勝其苦。宜令有司禁之。放生活命。可致增壽。請自今嚴禁屠宰。止遊田之樂。節肥甘之奉。當祈寒盛暑。設施漿粥。以賑行路飢渴。命有司掩骼埋醜。以修陰德。○同知密直司事李混罷。先是王欲籍耽羅民戶。隸內庫。混極言其不可。王不懌。至是都堂以三事上言。一西北界人性暴悍。不可以內旨騷擾。自今宜傳旨都評議司。都評議司下牒都指揮使。亦可以辨事而安人心。二驛戶逃亡。多由傳遽之繁。宜遣使整

理。三近以內旨出使者多。實爲民弊。今後必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此皆寵幸者所爲。故疾之。訴于王。王怒甚。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紆。訊其倡議者。紆曰。此事皆我所爲。王益怒。命高宗秀。必欲得其情。痛加榜掠。紆誣服指混。故下混巡馬獄。遂罷。○王獵于西郊。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欲逐虎也。其實憚妬悍。因獵而出。私諸嬖也。○夏五月。夜宴于香閣。王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其於遊宴。安可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技無所不至。又以國贖庫羅絹二十疋。付巡馬所。至宴日。則粧飾花階。久則換之。

〔臣等按〕大禹之訓曰。內作色荒。甘酒嗜音。靡或不亡。伊訓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明皇荒淫無度。遊宴自恣。夜以繼日。釀成天寶之禍。觀此圖者。當以爲殷鑑而戒之。忠烈非徒不能爲鑑。慨然遠慕。欲軼而過之。奇技淫巧無所不至。其異於明皇者無幾矣。明皇以此致竄身失國之禍。忠烈效尤而父子相訟。幾至於失國。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以洪子藩爲右中贊。趙仁規爲左中贊。○秋七月。賜前密直閔漬米一百碩。王

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詩。漬饋汝舟以白酒青瓜。汝舟復王曰。漬雖宰相。其貧無比。故有此賜。○以注簿金元祥爲通禮門祇候。內侍朴允材爲權務。梁州妓謫仙來者。得幸於王。元祥允材與妓同里閭。相往來。元祥製詩調曰。太平曲。令妓習之。一日內宴。歌其詞。王妬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爲之耶。妓對曰。妾之兄弟元祥。允材所製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遂除之。○遣上將軍金延壽。如元請入朝。○八月。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婚期。帝趣王入覲。○九月丁亥。王與公主如元。○冬十一月壬午。王至燕京。館于洪君祥第。○王與公主謁帝。遂侍宴于長朝殿。諸王滿座。王居第七。○世子以白馬八十一匹。納幣于帝。尙晉王甘麻刺之女寶塔實憐公主。宴用本國油蜜果。諸王公主及諸大臣。皆侍宴。至晚酒酣。令本國樂官奏感皇恩之調。翼日。世子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于太后。太后以羊七百頭。酒五百甕。宴世子。世子又獻白馬八十一匹于晉王。仍以酒三百甕。羊四百頭。宴。○十二月。帝賜王弓矢劍及金段絹。從臣婦寺僕從。賜物有差。

丁酉

二十三年元大德春正月甲子朔。王在元。賀正禮畢。上殿侍宴。帝賜王御鞍。又

賜從臣十人鞍。○晉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王與公主侍宴酒酣。王起舞。公主歌之。○二月。帝幸城南觀獵。王扈從奏曰。臣之先臣禎。於己未歲。以世子入覲。時世祖皇帝回自征南。先臣迎拜于汴梁之墟。世祖嘉嘆。寵眷日隆。至於小臣。釐降公主。世爲東藩。乞自己未年以後。被虜及流民在遼瀋者。悉令歸國。帝許之。王感泣拜謝。○太后置酒隆福宮。餞王及公主。仍賜金段衣及鞍馬。賜從臣三品以上二十人金段衣各一。又賜王從臣金段一百匹。綾素八百匹。○辛未。王與公主發燕京。○夏四月。元遣使遼陽路。推刷己未年以後被虜及流民歸之。凡三百五十戶。○五月丁卯。王與公主至自元。時壽寧宮香閣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把翫良久。感泣。○癸酉。公主不豫。發內庫米一百碩。賜貧民。遣中郎將秦良弼。如元請醫。○壬午。公主薨于賢聖寺。○遣副知密直司事元卿。如元告喪。○移御金方慶第。自是移幸非一所。○丙午。世子自元來奔喪。○秋七月。世子殺閹人陶城器。崔世延。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丹。伯也真。中郎將金瑾。流其黨四十餘人。伯也丹者。即無比。寵幸方隆。其附托之人。橫恣中外。世子甚疾之。及奔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之所以致疾乎。此必內寵妬媚者爲之。請

鞫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瑠。指諭承時用。宋臣且。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等囚之。鞫無比等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咀狀。斬之。國人震懾。

〔臣等按〕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所以尊君親親也。故教之爲父子焉。數之爲君臣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此萬世之所當法者也。今忠宣之爲世子也。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畧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遽收王之宦寺與寵姬而斬之。以爲子則悖。以爲臣則逆。其知尊君親親之道乎。父子相猜。終至竄逐。爲天下笑者。豈非所謂自取者乎。

八月。以印侯爲侍郎。贊成事。判軍簿監司事。金瑋爲判版圖司事。車信。世子貳師。○世子以故進士崔文妻金氏。納于王。金有姿色。蓋因無比之死。欲慰解之也。後封淑昌院妃。○己未。葬公主于高陵。諡莊穆仁明王后。○冬十月。以鄭可臣爲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洪奎判三司事。李之氏爲三司左使。朴義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柳庇同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奎即文系也。○癸巳。世子如元。○遣趙仁規。印侯。柳庇。如元賀生皇太子。又告糴。仍請傳位世子。○閏

十二月。副知密直司事崔冲紹。以世子命就壽昌宮基。大興功役。中築方壇。外繚峻垣。將以設公主之穹廬也。時方地凍。取土無所。掘一穴。則人爭趨之。壓死者衆。又令路傍屋垣。皆撤茅而瓦之。與中贊鄭可臣。三司李之氏。密直崔有滄。朴義等。督役甚急。

戊戌

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春正月丙申。世子至自元。○庚子。世子妃寶塔實憐公主來。

是爲韓國長公主。王幸金郊。百官郊迎。儀仗伎樂。如迎王禮。帝使阿木罕太子。甕吉刺歹丞相。護行以來。○壬寅。壽寧宮西門外地。坼泉湧。高數尺。○命巡馬所。選良家女。將以進元也。令百寮密疏有女家投主司。於是有睚眦之怨者。雖無女。亦指之。以致騷擾。潛納婿者頗多。○癸卯。教曰。孤以涼德。叨承丕構。二十有五年。今且老矣。加以去歲因喪配耦。不覺過慟。疾病隨之。倦于聽政。惟爾世子。英明智勇。衆所共知。當嗣藩職。祇奉宗社。孤亦退居後宮。穩送餘齡。惟忠惟孝。在此一舉。世子上牋辭。不允。○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于世子。封王爲逸壽王。世子諱即位。詔曰。邇者高麗國王王暉。表陳春秋方耄。憂恙交攻。慮庶務之煩勞。期息肩於重負。乞令世子諱襲爵。朕以王世守東土。垂三十年。累效

忠勤。勳伐茂著。矜其誠懇。特賜俞允。授世子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國王。加授王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大尉駙馬上柱國逸壽王。以示優崇之意。國有重務。尙須訓勵。聿底于成。又詔王曰。卿恪居藩翰。茂著勳庸。宣力我家。歷年茲久。比陳衰疾。冀脫煩勞。乞疏嗣爵之恩。將爲逸老之計。載惟忠懇。宜賜允從。卿雖耆年。國之重務。尙資訓導。迄用有成。王遂幸康安殿。傳位。退居張舜龍家。號爲德慈宮。丙午。世子即位於康安殿。受羣臣賀。頒赦。遂移御壽寧宮。王維。本國宗室。仕元爲摠管。○王詣德慈宮。奉逸壽王。宴于壽寧宮。○王舅晉王。遣平章札刺帖木兒。來吊公主喪。仍致祭。○重房宴王。○幸佛恩寺。相營宮之地。○王率百官。詣德慈宮。奉牋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黃袍。受賀。時稱三韓盛事。○平陽侯眩。大將軍金精。賚王及逸壽王謝表如元。○以公主誕日。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宮。翌日。又宴太上王及貞和宮主。自安平公主之釐降。太上王與貞和絕不相通。○二月。王始署征東省事。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吏謁見。用元朝禮。○阿木罕太子及甕吉刺歹丞相還。王餞于金郊。○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宮。○號公主

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命以僉議密直司爲王宮。蓋古彥昌宮基也。初王欲以車信家爲宮。旣興工。相者以爲不吉。遂卜於此。大興工役。○王如奉恩寺燃燈。賜文翰學士崔崑。朴全之。吳漢卿。李瑱。尙乘鞍馬。羣臣上壽。次至四學士。王使之前。賜卮酒。謂曰。惟爾諸學士。直言無隱。○以慶尙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東界交州兵餘凋弊。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西海道以地小。不置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王率百官賀太上王誕日于德慈宮。○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曰。孤聞人主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之。矧如卿者乎。非止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迹臺閣。虛老巖巒。予嘗憫之。今以涼德。叨承內遜。思與故人。共理萬幾。令按廉副使庾自憫。敦諭。爾其體予側席之意。勿以年老爲辭。又命其子林宗。扶持赴京。時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別業。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爲蒼生一起。承休乃來。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病。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乃進言曰。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見聞利

害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未幾。元使來詰。王謂承休曰。徵先生而適有不虞。如何。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殿下修省。永享太平也。無甚憂勞。○王以歲凶民飢。減膳。命內厨進橡實而嘗之。○三月中。贊鄭可臣。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宮。○王召諸道按廉。諭以治民之事。爲之流涕。賜酒遣之。○王與公主。以晉王生日。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宮。○王朝于德慈宮。○高唐王濶里吉思。遣使來歸安平公主之賻。○太上王爲妃金氏奴婢。求內傳。王曰。臣於卽位之日。爲民請命于天。革去宿弊。內傳其一也。臣不敢奉命。王自爲世子時。熟知其弊。至是禁絕之。○夏四月。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崑等四人及承旨全昇。掌銓選。○王命撥還外吏之在京者。別將以下。勒還本役。○王與公主。上壽德慈宮。○王命詞臣許有全。趙簡。及致仕金孝臣。崔瑒。直言時事。凡有愆違。卽疏以聞。○王置賞花宴于壽寧宮。○王朝德慈宮。○前密直司使安戩卒。戩久典銓選。守正不阿。時稱鐵齧。○公主妬王妃趙氏專寵。怒甚。作畏吾兒字書。付濶濶不花濶濶歹二人。將如元達于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其書誣曰。趙妃咀呪公主。使王不愛。王使朴瑄。

問二人書中事。二人不應。反歐之。王懼白太上王。太上王幸公主所。慰安之。王以所籍陶成器。金繻。玄宗柱。張祐等家產人口。賜濶濶不花。濶濶歹等。又以金繻妻。賜濶濶不花。欲解公主怒也。○五月。公主遣濶濶不花。濶濶歹。與大將軍金精。吳挺圭等如元。○改官制。教曰。先王設官分職。蓋欲得人而共圖庶政。孤於幼歲。入侍天庭。躬承先帝之訓。目覩大朝之制。既詳矣。及叨重寄。凡諸時弊。一皆蠲罷。惟宰執之數。倍於古制。公家議論。多少異同。事事稽滯。宜當減省。又頃者因避上朝之制。百官名號。早曾改之。然或有同而不改者。有不同而改之者。所更之號。亦不師古。容有未稱。孤當卽位之初。遽革成規。懼乖物議。然隨時沿革。古亦有之。載按歷代官職。不涉上朝官號者。而易置之。或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局。庶幾官省而事易理也。仍以趙仁規爲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洪子藩爲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餘各依改制。授官有差。○以王子宜忠。無永嘉軍承宣使。宜孝。爲江陵軍承宣使。以宗室。爲平陽郡公。維。爲咸寧公。亶。爲廣陵郡侯。元。爲漢山郡侯。餘皆拜各軍觀察使。○罷承旨房。以出納之任。委之詞林院。○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妻。事神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鐘愛

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子獄。尋得貼榜者。乃司宰主簿尹彥周所爲也。又囚仁規子瑞。璉。塔朴義。盧穎秀等及妻。乃遣徹里。如元奏之。上洛伯金方慶等詣公主乞留徹里。不從。王使人請之。又不聽。○賜詞林學士朴全之。吳漢卿。侍讀學士李瑱。侍講學士權永。紅鞋。王常屏左右。幸詞林院。與四學士商確政理。手賜酒食。從容盡日。或至夜分。賜宮燭送至其家。寵幸無比。○都僉議叅理柳陞卒。陞容止可觀。久在閣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事親以孝。居官以勤。於聲色貨利。淡如也。○濶濶不花等。偕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囚崔冲紹及將軍柳温于巡馬所。并囚趙妃。○罷營新宮。○六月。徹里還自元。元又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左丞楊炎龍來。凡乘傳者百餘。翰趙仁規。遂往僉議府詞林院。收仁規所受批判。又往監察司。收新定官制。阿里灰。遂以仁規如元。○王朝德慈宮。宥二罪以下。○復遣徹里如元。○僉議中贊鄭可臣卒。可臣羅州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題品銓衡。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爲冢宰。人想望大平。至是暴卒。或曰太上王之遜位也。可臣製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道責。可臣憂懼飲藥死。諡文靖。配享

忠宣廟。○元使翰問趙仁規妻極慘酷。妻不勝苦誣服。遂執仁規女婿崔冲紹。朴瑄以歸。○皇太后遣蕃僧五人道士二人。來祓公主呪咀。○復置承旨房。○楊炎龍封生成庫。乃王府珍寶所藏也。籍沒仁規冲紹金精。朴瑄家財。輸之使臣館。○王朝德慈宮。○馬八國王子李哈里。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繡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李哈里。李哈里與其國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太后遣僉樞密院事洪君祥及帖木兒不花來。○元遣使執趙妃及宦者李温以歸。○王與公主奉太上王宴。元使于壽寧宮。以天變屢見。放輕繫。減重罪一等。○秋七月。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徹里還自元。帝命國王公主。以八月入朝。○洪君祥享王君祥之來。欲使王與公主好合也。人謂王尙主以來。有嫌夫婦之道。然嬪妾或有進御而有身者。以致妬忌呪咀之釁。○王朝德慈宮。○又改官制。○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八月。遣密直司鄭瑋。行省亦遣石抹也先帖木兒。如元賀聖節。○以李承休平爲密直副使。監察大夫。仍令致仕。先是承休以判秘書。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曰。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除拜顯官者。因微臣而改先王之制。

臣之罪大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促上官承休強就職。纔數十日。上書乞退甚切。王不得已從之。○元遣李魯兀等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與公主將如元。上王餞于金郊。酒酣。李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諭前高麗國王王哂。曩以卿表請授位于世子諫。是用詔諫往嗣王爵。國事仍命聽卿訓導。今聞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未及壯。少所經練。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今遣使詔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諫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李魯兀之來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詔。○前王至元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爲首者入對。時僉議叅理安珣扈從。丞相稱旨問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珣曰。閨闈之間。固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此爲問。豈足於聽聞哉。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以左副承旨權永。右司議趙簡。摠郎金台鉉。前司諫金祐。主選法。○李魯兀還。以大將軍姜純女妻之。○九月。副知密直司事致仕嚴守安卒。守安身長有膽氣。嘗爲南京副留守。車駕時巡。能辦供億。王之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割民膏希君澤之議。○元遣平章闊闢出。左丞哈散來賜王葡萄酒。且令

闊闢出。哈散等治國事。闊闢出尋北還。○遣中原侯昱。大將軍金天錫。如元謝復位。○冬十月。元藩州達魯花赤闍里大。遣人獻羊馬。賀復位。○十二月。下左司諫秋適獄。時闍人黃石良。夤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爲縣。適不肯署其案。石良與內豎石天補。金光衍。乘間譖適。王怒。親枷適囚于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皆歸于有司。未有枷鎖于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見之。王枷諫官。榮亦足矣。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復舊官制。

亥己

二十五年

元大德三年

春正月。萬戶印侯。金忻。密直元卿等。擅發兵。執萬戶韓希愈

等十餘人。初希愈鎮合浦。侯奉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侯還訴于安平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且齒長汝。非希愈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等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等。侯等擅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祐。及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裴仁儉等。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執之。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

王若不知。誰敢爲謀。哈散密令其子。往候王宮。仍戒之曰。王若知其謀。心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變。恐懼。無兵衛。故遣我借兵。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閤然。衛士皆臥未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劍。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愈等。詣王宮請訊之。王與哈散。鞠希愈等不服。囚于巡馬所。日英逃。又鞠希愈等凡八日。惟英柱。仁儉。誣服。希愈等竟不服。侯。忻。元卿。與其黨。及上將軍姜禔。大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瑀。少尹閔頓等。以日英逃。希愈等不服。將如元訴帝。王使右副承旨金深。留之不從。禔等皆謀陷希愈者也。○二月。流韓希愈。李英柱于海島。餘皆杖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之故。對曰。希愈本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爲益知禮。普花王地耳。○罷西北面指揮使尹瑤。先是王謂宰相曰。瑤飲食印侯等罪一也。不拘留印侯罪二也。給桓貞。閔頓。驛騎罪三也。盍治之。中贊洪子藩。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滄。獨曰。侯等之行。殿下且不得留。瑤安得止之。宰相之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貞等擅乘驛騎。非瑤給之也。蓋由宰相不得其人。致有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瑤。可乎。議遂寢。然瑤竟坐罷。以金富允代之。○三月。遣知都僉議司事崔有滄。如元賀生皇子。○王獵于東郊。遂幸

壽康宮。日事宴樂。賜娼妓銀八斤。又以二銀瓶爲的射之。賜中者。○夏四月。元杖流趙仁。規于安西。崔冲紹于鞏昌。遣工部尙書也先帖木兒翰林待制賈汝舟。來詔曰。仁規等所行不法。已勅中書省量輕重決遣。自今命官有罪。須具事情本末聞奏。毋得輒行殺戮。又爾國臣庶。曾被世子流竄海島及斷没人。從國王分揀審錄。○放趙仁規妻子族黨之囚繫者。召還韓希愈。李英柱。○遣判三司事鄭仁卿。判通禮門事柳琚。如元辨印侯誣罔。○元遣塔海濶濶不花等。來執韓希愈。李英柱。元卿及判密直司事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以歸庇。乃哈散。鞠問希愈時譯者之罕。主文案者也。○趙仁規妻及其子瑞。璉。及崔冲紹子直。如元。○五月。印侯。李混。元璵。鄭塔。元卿。許評。免。○幸壽康宮。王狎昵羣小。嗜好宴樂。倖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猶爲不足。分遣倖臣諸道。選官妓有色藝者。又選城中官婢及巫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爲男粧。教以新聲。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其高低緩急。無不中節。王之幸

壽康宮也。天補輩。張幕其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與之費。不可勝記。○秋七月。以將軍金儒爲慶尙全羅楊廣三道採訪使。前王惡儒。祝髮置之八巔寺。及王復位。儒長髮拜將軍。貪婪傾巧。漁奪民利。逞欲固寵。靡所不至。聞其來者。莫不痛憤。○柳庇逃。時庇還自元。王疑其與印侯同心。欲罪之。故逃。○九月。流監察史蔡禍于海島。禍監左倉。頒祿。有內豎傳旨。輸米若干斛于內。以給宮人。禍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也。若輟與內人。恐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之。○以中贊宋玠。監修國史。安珣。修國史。閔漬。同修國史。罷僉議事信。崔有滄。密直柳庇。吳仁永。劉福和。僕射洪誥。○冬十月。元遣濶里吉思。爲征東行中書省平章事。耶律希逸。爲左丞。時哈散還奏。王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帝從之。○十一月。幸溫泉。

子庚 二十六年 元大德 春正月。元遣濶濶不花。來頒册皇后詔。○夏四月。遣同知密直司事薛景成。如元吊皇太后喪。○戊午。王如元吊喪。○五月。濶里吉思。囚東京副留守羅允于行省。先是有僧天固。陶瓦龜一雙。朱書恠語于背。埋惠宿寺石塔下。尋自掘曰。此龜甚神異。眩惑衆人。濶里吉思移文中書省杖之。又以允

不行禁理。反信妖術。囚之。○六月壬子。王至上都。帝大設只孫宴。只孫華言顏色。赴會者衣冠皆一色。帝命王侍宴。王於諸王駙馬。坐次第四。寵眷殊異。○王以羊二百頭。酒二百榼。上壽于帝。翼日又詣闕。設扶頭宴。帝命唱高麗歌。王令大將軍宋邦英。宋英等。歌雙鷺曲。前王執檀板。王起舞獻壽。帝與后悅。○秋七月。王詣闕。獻童女二人。閹豎三人。又以童女一人。歸丞相完澤。○帝以皇太子千秋節。赦印侯。金忻等。○帝命本國所奏風俗百事。許令依舊。賜王弓矢。海青鷄子及銀鞍二。賜從臣金段表裏各三百三十六匹。弓劔各三十。鞍二十。皇后賜王衣三襲。○壬辰。王發上都。○賜右中贊宋玠。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八月。上洛公金方慶卒。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臥啼街衢。牛馬爲之避。人異之。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倏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諡忠烈。○閏月辛巳。王至自元。○濶里吉思。享王。○韓希愈。李英柱。柳琚等。

還自元。王入朝。辨希愈印侯曲直。故釋希愈等歸之。○冬十月。密直副使致仕李承休卒。承休。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王與濶里吉思。畋于西郊。○濶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表奏云。凡屬我疆。實非他俗。若良若賤。有何憎愛。昔我始祖垂誠于後嗣子孫云。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良。若許從良。後必通仕路。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誠。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若父若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爲良。於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從良也。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福。謀亂國家。而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若更此法。非徒如治亂絲。因失舊章。不得僅存遺緒。故於至元七年。小邦去水就陸之時。先帝遣達魯花赤以治之。于時因人告狀。欲變此法。具由聞奏。廷議明斷。俾從國俗。得至于今。茲者省官。初莅此邦。不察制法之意。必欲變更。故臣於今夏入覲。具悉表奏。伏蒙俞允。今奉聖旨。良賤事宜。更遣人受決。臣竊思惟。旣許仍舊。焉可更新。故忘冒黷。備奏愚懷。伏望俾從先命。乃罔後艱。○十一月。濶里吉思。囚中贊宋玠。前判密直司事柳庇。副知密直司事金深。金延壽。中郎

將鄭真。長史張漢烈。都評議錄事李安雨等。于行省獄。先是庇之逃也。有憾於玠。及濶里吉思之來。庇告曰。頃者漢烈。以皇太后崩。告於玠。玠乃言曰。薛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也。玠何人。敢言如是耶。庇實與深。延壽共聞之。於是濶里吉思。執玠等及漢烈。令對辨。又囚玠子右副承旨璘。郎將琢。將軍瑞。及其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馬所。尋釋庇及深。廷壽。真。漢烈。安雨等。吉思擅權納賄。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不問尊卑。曲直。稍忤於心。或杖或囚。一國之人。無不行賂。○遣贊成事崔有滄如元。先是帝命以冬月。遣陪臣之賢者赴京。○幸平州溫泉。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麗紀

忠烈王五

丑辛

二十七年元大德五年春正月。王率百官幸妙蓮寺。為皇帝祝釐。諸路行省。皆以正

月朔望。行香祝釐。蓋元禮也。○二月。遣瑞興侯璵。入侍于元。○三月。元以行省平章濶里吉思。不能和輯人民。罷之。於是吉思等。率官屬還。時中郎將朴洪。以通事。為吉思腹心。借威市恩。多受賄賂。至是隨吉思如元。謀變國俗。不遂而歸。○夏四月。僉議叅理金斯卒。斯性純厚無華。奉公以正。○元遣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來。詔曰。向以爾國。自作不靖。遣平章政事濶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遏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然濶里吉思等。來言爾國。越禮濫罰。官冗民弊。故命中書省移文曉之。來表乞不變更祖宗舊法。朕惟先朝以本國官號。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王於是時。即當以類推之。事如害義。改亦何難。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為念。威福予奪。當自己出。事體有

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繫爾羣僚。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中書省移文曰。王近表奏。增置省官。百姓不安。及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頒降詔書。其奴婢一事。則以本國舊俗爲辭。此猶可說。至如王國而用天子之禮。凡大會山呼萬歲。有此僭越。又本國刑罰不中。因人誣告。不問證佐。止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島。遇赦不還。刑獄枉濫。觀此一事。餘皆可槩見。又本國王京裏外諸司衙門州縣。摠三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刻削於民。甚爲冗濫。加之賦役頻併。少有不前。綁縛凌虐。忍痛銜冤。無可伸理。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管民官按廉官。半年一次交代。令本處百姓自備牛馬路費等物。迎送新舊官。道路如織。妨農害物。民甚苦之。又元立站赤。每處三四十戶。近年不問公私。有無文憑。皆乘駟馬。若王近侍者。差出卽起二三十匹。餘驗高下。各有等差。兼所管官司。百色科擾。因此逃散。三存其一。闕數不補。又本國歷數十年。未嘗加於賦役。比之其他。優恤甚重。近因權臣所行不法。百姓困弊。其餘事理。難以縷陳。○王與塔察兒。王泰亨等。鞠宋玠于行省。承帝命也。○五月。左丞耶律希逸還。希逸。楚材之後。

○併省內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警蹕之禮。○王復與塔察兒等。鞠宋玠事。張漢烈。伏其誣。○遣知都僉議司事。閱萱。如元請改嫁寶塔實恰公主。及罷耽羅摠管府。隸本國置萬戶府。又言本國亂民。忽刺歹等。憑恃上國威靈。奪人土田。人民甚衆。請還本土。以伸冤枉。改嫁表。萱不敢進而還。○秋七月丙子。幸壽康宮。宰樞忽赤。內房庫內僚。輪日享王。後以爲常。○命韓希愈。崔有滄。宋和。金台鉉。金延壽。吳祁。宋邦英等。議利國便民之事。以聞。○贊成事致仕任翊卒。翊。以科第進。博聞強記。凡典故之闕。名數之差。有疑而質之者。翊辨之如響應。○遣密道副使金台鉉。如元賀聖節。台鉉至上都。適帝幸朔方。中書省奉勅。諸路使臣一切停住。台鉉獨曰。下國自事大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今若停住不進。恐得罪。遂許之。北達行在。帝嘉其忠懇。特賜御食以寵之。○八月。以金貂爲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慶尙道按廉使朱印遠。貢二十升黃麻布。王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於王曰。印遠。重歛於民。詔事左右。又惡聞烏鵲聲。常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卽徵銀瓶。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貂代之。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

判官坐贓流于海島。今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又令外方貢二十升黃麻布。女工之難。紡績尤甚。况村野之婦。安能細織。必將求諸京城。價重難買。民必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亟令罷此。王納之。既而以貂爲按廉使。印遠仍舊。竟不罷細布之貢。時有一內僚從容白王曰。聞諸道路。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大笑。○戊寅。彗見于北斗。壬午。亦如之。○僉議贊成事致仕崔守瓚卒。守瓚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爲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瓚抱案而進。既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瓚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諂如此。○王欲還宮。諸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彗見。宜舍郊禳災。凡王之出遊。嬖幸益橫恣。託避災異。勸王留連如此。○乙未。彗見于上台。○元中書省移文云。大將軍金天錫。姦詐凶回。離間王父子。宜放歸鄉里。○九月。以慶尙道按廉朱印遠兼其道勸農使。宰樞上言。印遠侵虐百姓。不可復任。王命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珪往都堂。與印遠證詰。宦者李信

嘗往慶尙。具知印遠貪污以聞。故王亦令信往質之。信曰。吾之行也。印遠待之甚厚。感恩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也。又吾歸自皆骨山。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於道。問其故。皆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賂豹皮等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歛也。印遠俛首不能對。○冬十月乙酉。王如元次銀川。帝有詔勿朝。遂幸海州。○十一月庚子。王至自海州。○庚申。王獵于南京。○十二月壬午。王至自南京。

寅壬

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春二月。遣贊成事柳庇如元吊晉王喪。○僉議中贊致仕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有父母喪。雖素不知者。必素服往吊。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臥疾。蔡洪哲入臥內診視。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後配享王廟。○三月。中贊致仕廉承益棄官爲僧。承益酷信浮屠法。剃髮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夏六月。同知密直司事元卿卒。卿性豪奢好射御。不喜文儒。幼習蒙語。屢從王及公主入元。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刺。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以其鬚髯美且黑。故曰哈刺。○命趙簡

鄭僖方于宣。薛超等試國學博士。能通六經者遷秩。從金元祥之議也。試者纔通一二經。故皆不得叙。○冬十一月。秦良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十二月庚申朔。王如元。命齊安公淑權署征東省事。○遼陽省奏帝。請併征東遼陽爲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以征東立省。本爲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舊制。以鎮東方。

卯癸

二十九年元大德七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僉議中贊致仕韓康卒。康嘗爲全州

防禦副使。全之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罷。康至。理屯田之廢者。得米穀二千餘碩。吏輯民安。然性佞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圖之言對。○夏五月丁未。王至自元。○六月。都僉議贊成事致仕金富允卒。富允起自卒伍。質樸無華。稟性公正。嘗從王入元。雖值險難。執節不移。世祖知其名。授征東省官。王賜鐵券。○罷興安都護府副使金瑞芝。王之幸姬鳳池蓮者。本府妓也。邑吏裴度嘗有憾於瑞芝。託鳳池蓮訴王。王遂罷之。籍其家。○王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漸不如舊。昔李混尹珣。主銓選。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爲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臣爲

不肖。待罪銓曹。而臣之弟爲行首。則人謂臣何。又以珣之子安庇爲權務。珣亦曰。臣之子年少。臣又掌銓選。不敢受命。皆固辭再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美官授親戚。不令寡人知之。况敢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降也。○秋七月。賜朴理等三十三人及第。丙科第一人許冠。珙之子宋玠之婿。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冠拜郎將。四年不謝。玠曰。宦途多門。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予紙。使之赴試。予雖屢舉。不中而紙尙在。何敢欲速進而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召至簾前。特賜犀帶。○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來。命崔有滄。韓希愈。柳庇。執石胄及其子天補。天卿。天琪。赴京。又諸司官吏有申稟國王公事。須先與洪子藩商量。不得徑行。國王亦須聽從子藩之言。帖木兒不花。遣其价于安南府。執金世等四人。先是世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慮前王害己。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糧。今欲使胄世對辨。故執之。○初。吳祚和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告使臣。告于王。王止之。既出。又使護軍曹頌諭之。冲甲等不從。遂以書告帖木兒不花等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泰

亨諭王曰。威福與奪。當自己出。凡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心奉正。各守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祇承聖訓。日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祁者。實爲元惡。無才無功。徒以姦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免後患。日夜讒構。離間我王父子。自以爲樹立大功。竊弄威福。援引昆弟。並叅機密。數年之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小有嫌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遍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于未亂。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祁。赴京對辨。尹萬庇。鄭僖。金禧。尹諸。吳永丘。李舟。李僖。宣宗桂。高延。洪承緒等。又以書告使臣洪子藩。金瑋。閔萱。閔漬。鄭堦。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璉。許評。申珩。金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祉等。又極言祁罪惡。子藩又言曰。出納王命。內則有中貴三四人。謂之辭。外則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祁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所告。皆爲邪謀。使臣默然。○八

月。遣右中贊韓希愈。前贊成事崔有滄。以石冑及其三子如元。○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及前密直副使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使臣。請罪吳祁。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諤曰。聞卿等亦將訴吳祁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諤不從。乃與朴全之等三十七人。又詣使臣。請罪吳祁。皆不聽。○帖木兒不花。李學士還。贊成事柳庇。偕行。安珣等餞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珣和之。珣遲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洪子藩。元冲甲。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宮。執吳祁送于元。先是王聽祁譖。命同知密直司事金台鉉。承旨宋璘。行省左右司官等。捕知申事金元祥。不獲。萬戶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祁歛怨於衆。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子藩疑祁害己。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宰樞及祁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祁以出。王使內人傳旨請留祁。諸宰相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千。押祁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叅理鄭堦。不可曰。退一姦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子藩

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

〔臣等按〕吳祁信有罪矣。王不斷之以義。右之亦甚。子藩論列罪惡。反復陳請。庶可回王之惑矣。遽率三軍。以圍王宮。雖欲免脅君之罪。得乎。

九月。內僚金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出使于外。潛備船艦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宰樞翰之。宰樞翰圭及仁贊謀亂之狀。以聞。王大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以洪子藩爲僉議左中贊。復尙左也。○庚午。王如元。蓋欲沮前王還國。又請欲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璵。人以爲惑於承旨宋璘之謀也。王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

〔臣等按〕古人有言。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爲人父。不能教子義方。使之夫不夫婦不婦。以失正家之道。蓋亦於己有關乎。奈何不自反躬。不念幹蠱之重。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乎。綱常天理。於是大毀矣。忠烈信用儉小。膚懇離間之計。既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所以傷骨肉之恩。滅父子之親者。肆行而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

責忠宣之不臣不子乎。

冬十月。元遣兵部尙書脫脫帖木兒來捕吳祁。蓋不知祁已赴京也。脫脫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廻還。今已還國。此則可矣。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爲可乎。王曰。然。時洪子藩在側。不敢言。使臣又曰。帝有命。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使臣曰。可與宰相商量。子藩進言云云。王乃對曰。吳祁及石冑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爲此恐懼。欲躬進天庭以聞耳。○十一月。元遣刑部尙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王國家地耶。王泣謝曰。臣老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願奉表自雪。且請前王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囚于征東省。數其罪曰。汝勸王朝覲。騷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經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之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寧宮。入香閣。謂宰臣金延壽曰。聞有幸臣金元桂者。誰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使臣曰。入國境。有告者曰。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官虎符。與妻之兄弟。請治其罪。執而囚之。又囚

護軍崔涓。中郎將黃允孫等。嘗爲前王從臣。久不赴都故也。○塔察兒等。囚吳祁兄弟。三司右尹歲承旨演。正郎珩。少尹連。及妹夫中郎將趙深。○塔察兒等。令行省左右司。翰朴圭等皆伏。○遣齊安公淑。請還前王。其表略曰。幸緣早歲之忠勤。獲忝先朝之釐降。方初得子鐘憐。奚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漢闕。既累生孫於帝側。又曾尙主於日邊。喜極事乖。情踈奸入。以任從於膚受。江忽有沱。如能辨其面欺。玉何爲石。不明由己。可責在臣。况小邦久懷穠李之陰。能保苞桑之業。嘆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憑。

辰甲

三十年元大德八年春正月甲寅。彗見于奎。○僉議贊成事致仕。允孚卒。允孚。世爲太史局官。精於占候。經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他日有星犯女床。曰。當有使者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有名。世祖親征乃顏。王欲率兵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既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亦自此返矣。至期王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戲謂允孚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孚進曰。今日尙未昏。可少待。有頃。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庇至上謁曰。帝有詔還兵。王益信之。允孚性

切直。頗以國事爲己憂。每因災異。輒入告。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朔奉恩寺太祖真殿。既奠。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爲人貌醜。寡言笑。安平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王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法焉。○塔察兒等。流吳演。金元桂等十人于海島。釋宋璘。○遣金深。如元表謝。遣使來治吳祁之黨。又請還前王。○二月。下中贊宋玠之子。璠于巡軍獄。初玠欲廢前王。且謀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季女嫁帝乳母之子。爲援。其婿先自元送餞。享王。宰樞俱會。璠行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璠怒。出不遜語。子藩亦怒。遂出。璠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之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復用黃袍黃傘。塔察兒。王約之歸也。言於王曰。黃袍黃傘。濶里吉思。雖有異論。朝廷未有明禁。猶可復用。王遂復之。○因內僚前護軍宋均于巡軍。初王以洪子藩之言。表請還前王。前密直副使宋邦英。前承旨宋璘等。惡前王。說王作畏吾字書。獻于帝。沮之。遂以金寶印。白紙十二幅。授均。託以請入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隨宜作書。獻于帝。會帝

不允入朝之請。均不得施其計。乃藏其紙于宦者福壽家。乃還。後郎將李承雨。賚其紙東還。會塔察兒歸。遇諸路取之。還付承雨。二幅曰。汝歸。以示汝國宰相。即以其餘。上中書省。且言均謀。省官曰。除吳祚。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雨還。以告宰樞。白王囚之。○三月。王命釋宋均。宰樞不肯。使衛士召均至宮門釋之。○元遣兵部尙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傳帝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又有以畏吾文字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等爲證。使具書王所言爲咨文。遂執宋均問曰。汝用金寶紙。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吾文字乎。對曰。護軍田惠也。以問惠。惠不敢匿。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表。適畏吾文字出。無署無印。省官疑之。寢不奏。王還宮。宋邦英。宋璘等入說王。使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字草本。以示使臣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既還得此書於箱篋。但忘之耳。實我所知也。邦英等恐子興傳之不悉。遣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草本時。誰在王側。曰。宋邦英。宋璘。韓慎。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等曰。王於行省。與吾有言耶。宰相等對云云。伯伯又書爲契。王請宴使臣。辭。

乃與王翰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之者。伯伯曰。有臣如此。不治其姦。後將益甚。遂出畏吾文字本草。以問宋璘曰。書此者爲誰。曰。邦英。翰邦英不服。被縛乃服。邦英。璘之從兄也。惠。本國人。自先世入居遼陽。內僚石天卿。引爲腹心。起家至護軍。生事誤國。其惡有甚於金天錫。○夏四月。伯伯等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子。亟止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等送于元。○韓希愈。崔有滄。柳庇。還自元。有滄。庇。詣中書省。求奏請前王表。未獲而還。○元遣叅知政事忽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時吳祚。石天補。繫獄于元。而有用事者。肆爲姦欺。無所畏忌。故遣二人來鎮遏之。○五月。置國學。贍學錢。初。贊成事安珣。憂庠序大毀。儒學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爲教養之資。兩府從之。事聞。王出內庫錢。穀以助之。時有密直高世者。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諸相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者。是誰之教耶。若曰我爲武人。何苦出錢。

以養爾生徒。則是不爲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甚慚。即出錢。珣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送江南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至是珣請以密直副史致仕李愔。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史。於是禁內學館及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七館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

○六月。國學大成殿成。初元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失泮宮制度。勸王重新文廟。以振儒風。至是乃成。王詣國學。忽憐林元從之。七館諸生。具冠服迎謁於道。獻歌謠。王入大成殿。謁先聖。命密直使李混。作入學頌。林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秋八月。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王率羣臣具禮服。邀至壽寧宮。聽說禪。○宋邦英。宋璘。及上護軍李宏。還自元。王各賜衣。時帝寢疾。政在中宮。宏兄宦者福壽得幸用事。又帝乳母爲璘營救。故邦英等賴以免。先是韓希愈。與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別廳。至是邦英。璘。亦與焉。○遣密直司事高世于瀋陽。推刷人物。內僚大護軍金儒。護軍金汝舟。潛以書達前王事。覺。王怒杖之。下巡軍。○冬十月。元杖流吳祁。石天補兄弟于安西。

巳乙

三十一年元大德九年春二月。忽憐疾篤。有爲之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姦臣執命。父

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死生有命。雖良藥奚爲。竟不飲而卒。○三月。以洪子藩。爲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韓希愈。都僉議中贊。子藩復相。繡縫調護。欲使王父子如初。吳石。王宋之黨。惡之。數短於王。故罷。○賜儒士康慶龍穀。時慶龍家居教授。其徒十人。中監試來謁。呵喝之聲。竟夕不絕。宗室益陽侯第在其傍。異日侯入見王。問民間事。侯因白之。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不倦。以底于成。豈曰少補哉。命更載穀。就賜其第。○夏四月。內庫享王于壽寧宮。賞花。○召僧紹瓊于宮中。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希愈。承旨崔崇。入啓曰。秘記云。國君敬南僧。必致覆亡之禍。願殿下慎之。不聽。○五月。淑昌院妃享王。○忽赤享王。○六月。僉議贊成事鄭璿卒。璿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嘗掌銓注。一出於公。雖近倖用事者。稱旨干請。亦不聽。○秋七月。內庫永濟倉享王。○上護軍秦良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冬十一月。宰樞享王。○戊午。王如元。韓希愈。王惟紹。高世。金文衍。韓慎。知申事李伯超。左副承旨吳演。鷹揚上護軍秦良弼等二十九人從行。宋邦英。宋璘。亦欲行。曹頤。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不宜扈從。上必欲私二人。請入奏。乃可召之。二人往頤家謂曰。吾

等不得扈行。豈有沮之者耶。頓曰。我實沮之。二人至義州。固請於頓。頓入白曰。二人遠來。難以還遣。可使異路而行。王許之。王之將入朝也。前王恐王宋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兇謀。乃請於塔刺罕丞相曰。當使洪子藩。崔有滄。柳庇。金深。金延壽。從王以來。丞相奏帝許之。由是五人亦從行。○命右中贊金瑋。權署行省事。○十二月。元放趙仁規還。謁王于遼陽。以帝旨即除判都僉議事。○王至元館于前王邸。

午丙

三十二年元大德十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元。○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卒于元。希愈性樸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家無畜積。屢丐貸於人。嘗從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陳。年雖老。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口。吾力尙可用也。○八月。遣知都僉議金台鉉。如元賀聖節。時嗜利之徒。分朋作黨。離間王父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九月。僉議中贊致仕安珣卒。珣興州人。爲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爲己任。且有鑑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

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眞。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軒。其文章亦清勁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成。○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金仁俊與子藩父不相能。子藩詣仁俊力辨。仁俊曰。異哉。此子世亦有生子如此者乎。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於義。則輒固執。必以己見爲是。雖位居其右者。亦莫敢矯之。堂吏每白事。皆畏縮不敢舞智。子藩既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頷矣。餘可易與耳。三爲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度。然王信讒。任用不專。罷相封君。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卒。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前王遣人祭之。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拜天。謚忠正。配享忠宣廟。○初王在前王邸。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英。韓慎。宋璘等。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玉曰。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有年。殿下雖加慈愛。適足以賈禍耳。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會一日王因更衣出。仆地折齒。數日不能進食。惟紹等又乘間勸王移寓。時寶塔

公主失愛於前王。遷居于祗候司。王亦徙舍於此。惟紹等自謂得計。因乳母及宦者李福壽。譖前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不能與公主諧。故我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爲後者。非一日矣。爲前王計。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舍於其邸。而又不謹侍奉。至使仆地折齒。我王雖欲勿怒。得乎。往者前王。自願爲僧。而省官不聽。今若使之祝髮。令璵繼尙公主。則可以副我王之志也。阿忽台。八都馬辛。皆許之。璵貌美。王使之衣袷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行。每與內僚諸人亂。前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璵。崔有滄言於王曰。殿下在本國。未嘗祭於景靈殿乎。聖祖及親廟之主。其眸容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彌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廟之主。不容不遷矣。殿下千歲之後。寧能信其不爾耶。高宗元宗。臣皆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焉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王慘然動容者久之。一日惟紹等見右丞相答刺罕。以王言譖前王。答刺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也。寶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改嫁廢嫡。於理安乎。惟紹復譖之。如告阿忽台。答刺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出耶。惟紹未能對。退問於崔有

滄。有滄曰。子亦宗室。宜自知之矣。惟紹等謀既洩。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之。遂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高世。金文衍。秦良弼。白王曰。臣等負羈縲於此。爲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於涯頭驛。要我渡河而沉之。我雖老。獨不畏死耶。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狀。且請奉王以還。省官奏之。於是設宴餞王。又累進驛馬。以促行。王無以爲計。乃飲藥發痢疾。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歸。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必不得已。則我且還都。備車帳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訴。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戶。凡署名告狀者。禁其出入王所。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曹頤最先去。惟秘書丞李兆年。內豎崔晉侍。

未丁

三十三年元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王在元。○三月。宰樞遣郎將康褶。如元告糶。○前王遷王於慶壽寺。時成宗皇帝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刺罕等。定策迎立懷寧王海山爲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宋邦英。宋璘。韓愼。宋均。金忠義。崔涓。及其黨惡者。囚之於邸。遷王於慶壽寺。以崔有滄爲僉議中

贊柳庇李混爲贊成事。金深爲叅理。許評判密直司事。金迎壽金台鉉知密直司事。金文衍同知密直司事。尹璠吳漢卿爲密直副使。朴承功羅允材爲三司左右使。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選法。王所任使者悉罷之。以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者八十餘人。皆出於請謁。使漢功實贊批判啓王行印而已。自是王拱手而國政歸於前王。遂遣文衍等宣批判逮捕惟紹之黨及有宿憾者。於是文衍囚中贊致仕宋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而流之。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前王又檻送內豎金洪守等斬于市。

〔臣等按〕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之罪。固所當誅。然讒人之離間父子者。夫豈無自而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傷父王之心。失子道者既多。至是王之父子俱在上都。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子之變。於斯極矣。嗚呼。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怒於父王左右之臣。而盡誅之。是可忍乎哉。書曰。子不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其忠宣父子之謂乎。

夏四月。前王誅瑞興侯璵。王惟紹。宋邦英。韓慎。宋璘。宋義。崔涓等。籍其家。父子

兄弟皆沒爲奴。慎子充驛戶。初璘妻兄前鷄林尹李僖。寄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誅人邪說。以自誤。璘死。前王得其書嘉之。拜僖爲密直副使。○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以鎮撫。○五月。元遣平章撒勒帖木兒。學士郭貫來鎮之。○丁丑。王至自元。入御淑昌院妃第。○六月。國學大司成致仕尹諧卒。諧初調尙州司錄。人有私其妹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雨。長官不聽。諧乘馬立道上。出其人數罪。乃以石壓首。卽死。天雨三日。後入內侍。從王入覲。掌行李供用之貲。及還。歸其餘于國贖。人稱其廉。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敢欺。家貧。饋鬻不繼。煎豆充飢而已。○秋七月。典理軍簿更定選法。先是前王命二司分掌文武選。判事判書同議陞黜。其僉議密直有缺。必須馳稟於我。乃行。宣麻時。除授之命。皆出前王。故王欲不聽二司之奏。丞旨等進曰。此爲前王之命。不可不聽。強之再三。王雖有不協於心。亦不可否。但領之而已。○八月。竄故中贊韓希愈之子儉于嘉州。復其吏役。希愈本嘉州吏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等用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謂發迹行伍。位至宰輔。感王之德。惟王意是順。略無規諫。前王謂希愈黨王宋。深以爲憾。○元遣前王從臣知監察司事崔實來

加册王爲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王賜實衣一襲。銀三斤。○遣中贊崔有滄。如元賀登極。○典法判書李瑱。上書前王曰。殿下樹勳帝室。睠遇日隆。誠宜有功不伐。居寵若驚。又與朝臣。和如水乳。名器至重。不可輕也。無功之人。不可妄授。况延及其族黨乎。其詐稱父王之賜。竊府庫錢穀者。人皆疾之。不可不察。其賜給土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官冗員多。糜費廩祿。除六部尙書外。餘悉併省。比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嘉納之。超拜政堂文學。○九月。王以前王誕日。宴于壽寧宮。○冬十一月。以前王命。遣直史館尹頌。奉先代實錄一百八十五册如元。時人皆不可曰。祖宗實錄。豈宜出之他國乎。

〔臣等按實錄。紀祖宗行事之跡。其善惡得失。秉筆者直書不隱。其間豈無爲祖宗爲國家有可諱者耶。有可諱者。則雖後嗣子孫。尙不可忍見。况可使聞於他國乎。今忠宣命儒士爲撰先代實錄。烏保其不虛美隱惡。有所增損者乎。是則實錄。非實錄也。其可以此而獻諸天子。暴白於天下乎。自古列國諸侯。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十二月。前王遣摠郎李葢來曰。予聞諸司員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終。考覈賢否。勤怠以聞。

申戊

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春二月。元遣使來。頒改元詔。○燃燈大會。侍臣上壽。王酬

之謂曰。今日觀燈。是吾畢竟事。卿等宜無辭。侍臣皆爲之盡觴。○夏四月。平壤君趙仁規卒。仁規。祥原郡人。自少穎異。學蒙古語。以未能出於儕輩。閉戶三年。晝夜誦習。遂知名。每有奉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專對之功頗多。然多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婿皆列將相。及遭疾。子弟迎良醫診視。仁規曰。吾發迹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爲。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毋忿爭。取笑於人。自家而國。此理可循。待汝昆季來。其具訓之。永爲家法。然其女爲廉世忠妻。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聞。○五月丙寅。王不豫。移御金文衍第。○知密直司事朴瑄。還自元。帝以前王定策功。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駙馬都尉。進封瀋陽王。又令入中書省。叅議政事。賜金虎符玉帶七寶帶碧鈿金帶及黃金五百兩銀五千兩。皇后皇太子亦寵待。所賜珍寶錦綺未可勝計。○前王改官制。遣李混。崔鈞等來。宣

官制及批判。超資越序者。皆近幸權勢。世家舊官。俱退閑。○六月。元遣使。禁諸王駙馬私給驛馬筭子。○秋七月。宰樞會慈雲寺。有人投匿名書曰。中護李混。詣前王所議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誣上行私。不宜任用。混大慙。○丙寅。王疾篤。遣禮賓尹韓連。以報潘王。○己巳。王薨於神孝寺。遺教曰。不穀荷天地祖宗之佑。濫處王位于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國步多艱。民不安業。邪佞併進。忠良自退。斯皆否德使然。心甚愧焉。然幸得受天之佑。享年七十有三。今遇沉痾。累旬未差。但思一見瀋陽王。嘗寄書促來。大期奄至。豈容相待。噫。有生有死。理固然矣。父傳子受。匪今斯古。祖宗基業。邦國機務。一切委付瀋陽王。惟爾臣僚。各守爾職。以待王來。傳予遺訓。毋致遺失。王嘗與大司成金坵。祭酒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行于世。

〔史臣曰〕當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強敵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殲於鋒鏑。禍變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弊。帝既俞允。召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

以有爲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畋。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聽。宰相臺省論之而不從。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辛未。遣僉議評理金利用。如元告喪。○八月壬子。前王自元來奔喪。王在途。星行十餘日。乃至詣殯殿。入哭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甲寅。王詣景靈殿。告嗣位。遂卽位于壽寧宮。受羣臣朝賀。班序尙右。禮未畢。天大雷雨雹。旣霽。僉議司享王。諸宰臣以下。皆獻白馬。○九月。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藝文館。召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杖讞部議郎韓仲熙於宮門。人莫知其罪。旣而召仲熙慰撫之。○庚午。幸神孝寺。爲帝祝釐。○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繼以肉膳。○命藝文詞伯吳訥等。改諸宮及內僚官名。○幸龍化池。中護金深。享王。○飯僧尼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百官賀王誕日。各獻茶果。典儀寺闕獻書雲觀。只獻梨一器。徵典儀兼官李彥忠。書雲提點崔

實各銀一斤。○冬十月。貼勝中門曰。除王輪住持仁照。龍巖住持用宣。仙巖住持若宏及崔濡。權漢功。金之謙。金士元。崔實。桓願。吳玄良。姜邦彥。李珍。姜融。趙通。曹頓。曹碩。崔玄。鄭子羽。崔仲公。文培。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召。不得入。○謁高陵。以下地不吉。囚相地者密直副使致仕姜軒。故贊成事伍允。爭壻姜美。及外孫二人于巡軍。遂如新陵。賜酒護作官及工徒勞之。○樂浪君金瑋。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是宰樞僧徒日進膳。爭極奢侈。○潘陽路人享王。○有司議上大行王諡。王不可曰。有上國在。我且請之。竹册玉册。亦合於禮乎。於是但上號曰。純誠守正上昇大王。○丁酉。葬慶陵。靈柩初發。王衰麻經手。擎香爐。步至十川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大臨。乃還釋服。舊例。中丞署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執義李彥忠辭焉。王命執義崔誠之押封。且曰。前程不在我乎。誠之。卽實也。

〔臣等按〕八月壬子。王來奔喪。十月丁酉。王釋服。其間喪葬之事。一不書策。或食肉或受享。窮極奢侈之事。特書再書。不一書而止。其於古先聖王制喪之禮。知何如哉。王之於大行。生不能事之以禮。死又不能盡其誠。生死之間。俱

失子道。於忠宣。何足責哉。

元皇太子。遣使賀卽位。○王召諸道務農使李厚。陸希贊。崔伯倫等諭之曰。予所以置典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與民糶糴。以周其急。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凡民匿于豪強之家者。日益富逸。子遺殘民。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甚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從者。隨其所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宰臣元灌。享王於壽寧宮。○丙午。幸定安君許琮第。置酒。爲琮入宅也。是日納故平陽公暄之妻許氏。號曰順妃。○己酉。王烝淑昌院妃。先是王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相對移時。人始訝之。至是復幸文衍家烝焉。妃。文衍妹也。翌日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束蒿。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慙色。未幾。進封爲淑妃。

〔臣等按〕忠宣之不禮於淑昌。非人臣所得而論說。倬抗疏敢言。自分必死。無一毫顧籍心。王爲之動色。左右亦皆震懾。千載之下。亦可想見其人。而孤

忠峻節卓乎不可及已。

元遣使來册王爲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元遣使來宴王。○十一月甲子命停八關會。王自前月己酉移御金文衍家。淑妃日夜嫵媚百態王惑之不親聽政。因有是命。○壬申王如元命齊安大君淑權署征東省事。○閏月禁外從兄弟通婚。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

高麗紀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昂舊諱諫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王長子母齊國大長公主性聰明剛果興利祛弊凡所施爲粗若可觀然父子之間慚德實多而久居上國自罹竄逐之辱在位五年壽五十一。

己酉元年元至大春正月王在元。○二月立權鹽法王傳旨曰古者權鹽之法所以

備國用也。本國諸宮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鹽盆以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今將內庫常積倉都鹽院安國社及諸宮院內外寺社所有鹽盆盡行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碩布一匹二碩以此爲例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鹽若有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是始令郡縣發民爲鹽戶又令營置鹽倉民甚苦之諸道鹽價布歲入四萬匹。○三月命檢校中護裴挺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中外公私屋材並令官

收以供營構。朝野怨之。尋罷康安宮之役。及延慶宮上櫟。做上國之制。百官皆賀。用銀絹紵布爲幣。宴六品以上。殿宇廊廡凡四百十楹。皆挺指畫也。○元宣政院遣人來督造船。時皇太后欲營佛寺。洪福源之孫重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瀋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輸便。於是遣遼陽省宣使劉顯等來。令造船百艘。輸米三千碩。弊不可言。西海交州楊廣民。尤受其害。○王傳旨曰。流竄之人。皆免放。唯吳演。梁麟。徙置鎮邊。前者各衙門併省之時。士大夫多無故失職。或有勞降官者。予惟念之不置。可依舊句當。又新設衙門官吏。各勤其職。毋致廢弛。前所革近侍茶房三官五軍。皆復之。時重喜以擅改官號。訴于中書省。故有是命。○大司憲趙瑞。還自元。帝以叅理金深。爲高麗都元帥。瑞爲副元帥。時深女入侍於帝。得幸。瑞女亦被選。適元寵臣。故有是拜。○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夏四月。右軍千戶金暹。左軍千戶鄭琦。押船五十艘。發禮成江如元。○遣吳挺珪。如元賀受尊號。政丞崔有滄等。仍上箋於王。請還國。時帝及皇后太子。待王甚寵。故王不納。○以中郎將尹吉甫。爲大護軍。初王納順妃。後淑妃得幸。順妃之女。入侍皇太子。謀辱淑妃。王患之。時吉甫。

以打毬。因宦者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故王不次官之。○秋七月。上洛公金忻卒。忻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郎將宋時。還自元。帝命減造船轉米。○王遣內寮申彥卿。傳旨曰。上昇王請諡表。令密直副使致仕吳良。遇製之。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以委之。○王命令富人。就宣義門內閑地。緣道作瓦屋。又令五部民家。皆蓋以瓦。○冬十月。元杖洪重喜。流潮州。重喜謀害王。誣訴王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辯。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本國宦者方忙古台。入侍興聖宮。白皇太后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已可誅。願令與王對辯耶。太后悟。卽言於帝。勅中書毋令對辯。乃杖而流之。○十二月。遣李公世。如元獻酥油。公世亦大順弟也。初忠烈王入覲。大順請帝詔王以公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因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公世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如是。乃授之。○言其不可授別將。蓋以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二年。元至大春正月朔。王在元。○有事于寢園。有司欲不刑牲。司憲糾正卜禘。不可曰。夫祭尙氣。先迎牲殺於庭。所以降神也。若以生牲爲牢。豈合於禮乎。於

是宰而薦之。○王欲傳位世子，密令人撰表於楊學士，尋爲從臣所沮，乃止。○夏五月，王殺世子，鑑及其從者金重義等。

〔臣等按〕忠宣之殺世子，前史不言其實，今不可考。但忠宣初欲傳位世子，則世子之無罪也明矣。中因從臣所沮而止之，則其欲揖遜者，非出於至情也。今日不惜大寶而視之如脫屣，明日推刃愛子而斬刈如草菅，顛倒悖戾如此。夫以父子之親，儲副之重，而一朝割恩斷情，無顧惜心，豈無自而然歟？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左右前後罔非儉壬小人，侍從羈縻無非兇悍健兒，朝夕膚慙。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成。安知王與世子父子之間，讒隙亦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耶？忠宣親遭讒間，不得於父，不得於父則方引咎責躬之不暇矣，何暇責子乎？向若以怒子之心責己，以責子之心事父，則庶幾蓋前愆而無大過矣。嗚呼！孝慈天性，非由外鑠我也。忠宣獨無是天乎？奈之何語爲子則不孝於父，語爲父則不慈於子，悖德悖道，得罪於名義，若是其重且大乎。

六月，元遣八扎等來，頒冊皇后詔。八扎囚讞部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初大順娶韋得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乃白于帝，下制令讞部決之。光時主其案，不與韋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秋七月，元封寶塔實憐公主爲韓國長公主。○元追贈王三代，曾祖曰忠憲，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初國家雖用宋遼金正朔，然歷代之諡皆稱爲宗。及事元以來，名分益嚴，故王表請上昇王諡，又請追諡高元二王。○世子之喪，至自元，葬于城南，百官素服送之。○八月，以贊成事柳清臣爲僉議政丞。先是王以崔有滄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命清臣專理細務。至是遂以清臣代之。○王傳旨曰：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其以僉議政丞判三司事。密直使僉議贊成事三司左右使僉議評理以上，爲判事。知密直以下爲使。密直司陞二品，與僉議府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號。○九月，祔忠烈王于寢園。○元流寧王于我國，寧王世祖庶子，謀叛事覺，與其家屬五十餘人偕來。○以李大順爲泰安府院君，全禿萬帖占思爲寧仁君，金亦刺兀塔爲樂安君，全撒里爲咸昌君，李淑爲平昌君，方臣祐爲中牟君，朴阿不花爲桂陽君，李伯帖木兒爲星山君，劉昌祿爲孝寧君，崔欣莊爲錦城君，鄭買撒爲河東君，李信爲寧越君，權古里爲奉化君，任伯顏禿古思爲庇

在君李三眞。爲淮陰君。大順以下。皆本國閩人。其系非氓。卽隸賤也。國家不用腐刑。在襁褓爲狗所啗而殘者。往往有之。安平公主嘗獻數人於世祖。頗得執待闈闈。出納帑藏。日見親寵。至有奉制來使。復其家官其族。恩澤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宮其子。兄宮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間。刀鋸之輩甚多。成宗皇帝以來。政由宮掖。閩人用事。甚者官至太司徒。其次皆遙授平章政事。又皆爲院使司卿。其弟姪亦受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貴富光榮。漢南閩人所未及也。國王每有奏請。必先賴此輩。故忠烈朝。已有封君者。是時王久留京師。數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王狎。且有請謁王。於是擇其尤近幸者。賜封鄉邑。其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官。又除其親戚不次。由是選法大壞。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伯顏禿古思。尙書朱冕家奴也。臣等按高麗氏不許宦寺參職。不干預外政。內治之嚴。遠過於漢唐。雖以毅宗之狂悖。高宗之昏庸。其待宦寺。猶能謹守家法。不敢輕改。豈不爲衰世之美事歟。元宗以後。始變古制。任用失宜。至是宦者十五人。同日封君。祖宗家法。掃地盡矣。昔漢桓帝。同日拜宦官爲五侯。猶不免後世之譏。况一日而封

十五君者乎。

冬十月。以李公甫。知密直司事。朴侶。同知密直司事。金廷美。爲密直副使。侶及公甫。皆以田夫暴貴。時方臣祐。奉帝命來。嘗與宰樞。會旻天寺。酒酣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爲我爲若故戲乎。公甫卽起。爲扶耒耕田狀。一坐大笑。○王傳旨曰。向者元忠。賜姓名王鑄忠。不體予意。多所違忤。宜卽追削。貶知鐵州事。王多愛男色。忠有龍陽之寵。王欲拜爲代言。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華要。取譏多矣。願更擇人。王怒貶之。忠。時年未二十。○十一月。宰樞議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田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所占田園入官。事遂寢。○僉議中贊致仕金之淑卒。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叛。陷賊中。無計得脫。自投海。隨波出沒。賊以小艇追及取之。至珍島。將斬以徇。承化侯救解之。使當一面。之淑。密以賊狀。達于官軍。及珍島敗。賞以官。元濶里吉思。爲行省平章。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止之者。之淑曰。世祖嘗遣帖帖兀來監國。有趙石奇者。訴良賤。帖帖兀欲用上國法。世祖詔從本國舊俗。此例其在。不可變更。於是濶里吉思。不敢復言。及卒。二女以家貧未嫁爲尼。

亥辛 三年元至大四年春正月。王在元。○王命月飯僧三千於旻天寺。卒歲爲期。○夏四月。以方得世爲尙州牧使。得世。臣祐子也。嘗居中牟縣。親自負擔。以其子故起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驟陞牧使。○秋九月。雞林君金瑄卒。瑄。性寬和美容儀。且習禮度。初以敬順王后從弟。得幸於忠烈王。及王卽位。以與淑妃連戚。又得幸。事淑妃甚勤。晚年除拜。皆由淑妃。凡所歷。無樹立。自奉甚侈。飲食衣服。務爲華美。○平陽君印侯卒。侯。性狂縱貪婪。但善於將命。王及公主奏聞。必遣侯以行。辦金方慶。復平壤隸本國。侯與有功焉。由是累蒙賞賜。家貲鉅萬。又憑藉勢力。奪人土田奴婢無極。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賀者。○冬十二月。僉議贊成事致仕權昞卒。昞。嘗有遁世之志。父躄。強留之。請於朝。爲門下錄事。傾家貲供其費。昞不得已就職。後爲禮昇猛价四州副使。皆以廉勤精明稱。嘗出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使。令行禁止。其留守東京也。舊有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留守私其贏餘。昞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府庭。觀者股栗。昞。性耿介不苟合。酷信浮屠。斷薰肉四十年。自號夢庵居士。旣老。一夕遁入禪輿社剃髮。子溥。馳馬夜至大哭。昞曰。將復鬚

髮我耶。此予素志也。

壬子

四年元仁宗元年春正月。王在元。元命王歸國。王不欲行。使朴景亮言於用事大

臣曰。今方農月。請待秋成。帝從之。○夏六月。元降制罷置行省。初。洪重喜訴于中書。欲立行省。王歷叙祖宗臣服之功。奏罷之。○秋七月。齊安大君淑卒。淑。爲人廉正。諳練典故。國人稱爲宗室之賢。○八月。僉議政丞致仕李混卒。混。性寬厚。與鄭瑑。尹瑤。在政房相推致。一日語曰。吾輩交權久矣。盍相告以過失乎。混謂瑑曰。人謂君巧。又謂瑤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瑑乃謂混曰。人謂君不廉。然乎。混久掌選法。性且不廉。故其家稍富。務爲踈散。喜賓客好琴碁。嘗貶寧海。得海浮查。製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癸丑

五年元皇慶二年春正月。王在元。王白皇太后。囚密直司事李思溫。化平君金深。初

思溫與深議曰。國王久留京師。帝及太后屢詔之。國王無意於行。令本國歲輸布十萬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漕轉之弊益甚。諸從臣皆羈旅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累蒙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之患。失。盍除之。奉王以還乎。乃因太后所幸宦者買撤。以

其事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遂具三人罪狀。使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于徽政院。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以白太后曰。從臣之愛我者。莫如三人。深等不先告我。輒訴徽政。其意不止於三人而已。惟陛下憐察。太后卽命釋三人。執深。思溫。囚之。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不出。○二月。僉議贊成事致仕薛景成卒。景成家世業醫。頗精其術。忠烈王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元世祖不豫。遣使求醫。以景成應詔。用藥有效。世祖喜。賜館廩。因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成宗寢疾。又召留元。及公主妬趙妃寵。元遣使來問。乃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景成身長美風儀。性謹厚。未嘗爲子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囚妖僧曉。可于巡軍獄。可自言見性。以妖術惑士女。嘗持蜜水米屑示人曰。此甘露舍利。皆吾身所出也。人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嘗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當化爲法身。遂焚薪。煙焰四起。遂自薪中投入窟。食柿栗。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至是。又以罪見囚。○元杖流金深。李思溫于臨洮。後五年。帝召還大都。初深將如

元。印侯出餞。且告曰。今國王在京師。子不待召而往者。豈無意乎。夫善言語。以悅上國。大臣子孰與侯。富錢財。行貨。權貴子孰與侯。侯嘗得罪。僅免死而歸。子其慎之。深不能用。○三月。以崔有滄爲大寧君。柳清臣爲僉議政丞。吳祜爲密直使。○甲寅。王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帝。請傳位。帝册爲金紫光祿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是時元欲王歸國。王無以爲辭。乃遜其位。又以姪延安君暲爲世子。王有兄曰江陽公滋。貞和院妃出也。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瑄。暲。瑱。王愛撫如子。養暲宮中。一名完澤禿。

〔史臣曰〕忠宣爲世子。入侍元朝。與姚燧。趙孟頫諸公遊。間或與聞朝政。其議論有足觀者。及其卽位。遽厭萬幾。尋復如元。諂事婦寺。淹留燕京。至于五年。國人困苦。供餽從臣。久勞思歸。至謀相陷。元亦厭之。再詔歸國。無以爲辭。乃遜位于燾。又以姪暲爲世子。父子兄弟。卒構猜構。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貽謀之不臧如此。吐蕃之竄。非不幸也。

夏四月丙戌。王侍上王及公主。發燕京。上王遜位。欲留朝廷不聽。故不得已。遂行。傳車百四十兩。馬稱是。上王嘗封藩王。故時稱藩王。帝遣丞相納剌忽等護

送。○五月。教曰。孤賴皇帝之洪福。荷父王之至恩。已於三月二十四日。受傳國印。又於其月二十八日。受宣命。訖。載惟上之事。父下之長民。任大責重。夙夜憂懼。罔知攸濟。其令諸道朔膳。先獻父王。文武官僚。賀謝辭見。並於父王先行。○上王。遣彥陽君金文衍如元。留世子嵩。爲禿魯花。○六月甲戌。上王及王。次西普通寺。百官出迎。是日兩王宿是寺。上王召幸故大護軍鄭子羽妻崔氏。丙子。入京。張樂雜戲。學生獻歌謠。上王命止之。以待公主。兩王遂入泥峴延德宮。上王使淑妃順妃。迎公主于金巖驛。覲用幣。宰樞亦如之。兩王率百官出宣義門迎公主。戊寅。入京。車服之盛。前世所未有。○宰樞上壽于延慶宮。○癸未。上王如妙蓮寺。謁齊國公主眞。遂幸旻天寺。會百官。宣帝策王之詔。○甲申。王卽位於延慶宮。○秋七月。三司使趙瑞卒。瑞。仁規之子。性英敏豪邁。仁規被逮。留元八年。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弟。謁于道左。帝顧問。嘉趙氏有子。許仁規還。○八月。王納益城君洪奎女。册爲德妃。○九月。遣上護軍朴從龍。如元謝襲位。○冬十月。王朝于上王。五日一朝。○上王。飯僧二千。燃燈二千于延慶宮。五日施佛銀瓶一百。手擎香爐。使伶官奏樂。邀僧冲坦。孝楨。說法。各施銀一斤。餘僧

二千。施二十斤。上王。嘗願飯百八萬僧。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燈。五日可滿。僧一萬。燈一萬。期以畢願。謂之萬僧會。其費不可勝紀。○十一月。上王。幸旃檀園。施白金三十斤。○八關會。王御儀鳳樓。上王與王師丁午混丘。在樓西。公主與王淑妃。在樓東觀樂。權貴僕從。入廣庭相闕。投石及於樓上。侍臣紅鞞鈎。或有中落者。上王命衛士捕數人。皆杖之。○上王。飯僧點燈于延慶宮。召松廣寺僧萬恒。赴會。及還。賜所御輶輜子遣之。○上王與萬恒。同輦幸溟福寺。點燈凡八日。○以吳潛。爲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潛。卽祁也。○宴羣臣于延慶宮。

忠肅王一

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刺訥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眞。追贈懿妃。性嚴毅沈重聰明。善製述工隸書。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六。

甲寅 元年 元年 延祐 春正月。上王下右獻納李穆。右思補禹偁。左思補尹頎于巡軍。尋釋之。時僧俗多有濫受職者。諫官不肯署故也。○乙未。上王謁景靈殿。還御康

安殿視殿宇傾圯。歎曰。父王於三十餘年宴樂之際。若新此殿。庶無寡人今日之憂。遂停燃燈。促令改營。○上王流右獻納李朝隱。左遷右思補。禹偁。左思補尹頎。時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於上王。出入禁闈。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上王怒。召朝隱及偁。頎。誚讓。猶不署。又召朝隱等詰問。欲杖之。偁。廷辨慷慨。王悟。怒稍解。然以朝隱。主僧批。流祖忽島。既而召還削職。左遷頎。偁。○上王諭田民計。定使曰。先王置州縣定貢賦。歛民以時。兵興以來。戶寡田荒。貢賦之入。不古若自己已。量宜定額。後提察守令。固執其額。徵歛不止。病民實多。宜以見在田口。更定貢賦。民流野荒者。限年蠲免。其餘雜貢。亦宜詳定。有減無加。凡諸民弊。隨宜革正。○以洪奎。爲南陽府院君。金之謙。爲樂安君。李瑚。判三司事。吳潛。爲三司使。白願正。僉議評理。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願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上王飯僧二千于延慶宮五日。○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箋曰。功高德厚。惟休無疆。情動言形。永歌不足。恭惟能哲而惠。知幾其神。妙齡入侍於天居。幾歲別承於宸睠。誅姦靖亂。誓存如礪。以不忘。盡瘁協謀。信在歆金而彌篤。因被帝心之珍重。便令宗國以

輯寧。于時見其寢園。與夫靈殿。歷歲年也。繇遠。爲風雨之漂搖。准前基礎。以經營。各立五室。邀我祖先。而妥侑。克備多儀。至於籩豆尊罍。亦皆改舊。帳帷傘蓋。無所不新。詣九闈以奏陳。遂成其志。授三主之封贈。兼及厥妃。奉承恩詔以來。歸。開讀神宮而禋祀。非但孝誠之尤切。又令時弊。以欲蠲。頃者廉恥不行。貪殘斯作。舊所貢於內府。皆擅入於私門。管當時經費者。孔艱。貸他家息錢。而猶乏。苟不持男而易粟。即皆祝髮以投山。是以節日正旦進獻之資。朝宰使臣贈遺之贖。敢以徵發。出自差抽。內焉文武庶官。外則貧窮百姓。歛以布銀之物。及諸熊虎之皮。然或半落於內姦。又將北上而中廢。思艱圖易。利用厚生。以謂粒米乃儉歲之有備。設倉爲名。鹽稅是古人之通行。歛民無弊。蘇醒已遍於庶類。蓄積何止於三年。放鷹犬而絕遊畋。禁先王之不可禁。菲飲食而輟音樂。行古聖之所難行。博愛之謂仁。克勤而又儉。減諸郡之朔膳。無一日之宴遊。凡曰含靈。舉欣有喜。顧惟本國。元自肇基。弘揚佛法。以維持。馴致邦家之帖泰。今承遺範。益發至心。絲毫不費於下民。錢穀特傾於內分。飯僧玉饌。盛如雲委。以氤氳。照佛蘭燈。列似星分。而燦爛。數期百萬八萬。誠遍三千大千。蔚然龍象之餅闥。殷

若鼓鐘之禪講。因祝皇齡之永久。兼祈懿算之遐長。豈唯二聖之康寧。亦是三韓之慶賴。猶夙興而夜寐。欲國富以民安。招退老之厖臣。俾僉謀於宰輔。興利除苛。而要令綏撫。輕徭薄賦。而酌定差科。出勢田而爲公田。還逃戶以充貢戶。頌聲載路。和氣格天。而臣等幸遇盛時。獲瞻勝事。其爲慶忭。曷可敷宣。蓋上王欲以聞于上國也。

〔臣等按〕古之人君。德修於己。功加於人。自卑而人益尊。自晦而道益光。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也。今忠宣以聰明強記之才。用之於不善。處身接物。一無可稱。乃欲求譽於上國。自記其德。密令臣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不知何德邪。以修靈殿爲德。則靈殿之營。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以蠲時弊爲德。則轉輸燕京。財殫力瘠。謂之德可乎。以爲孝也。則失父子之親。以爲仁也。則殺無罪之子。是何德乎。踐祚以來。常在元朝。不視國政。則知其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二宮。朝野怨之。私占食邑。督其賦稅。則知其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殆無虛日。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而歸德於己可乎。嗚呼。古之聖人。聖不自聖。而人以爲聖。今王以不德爲有德。而人不以爲德。

取笑當時。貽譏來世。後之爲人君者。可不監哉。

元遣使來頒科舉詔。○教曰。化民成俗。必由學校。邇來成均館。不勤教誨。諸生皆棄其業。至於朔望之奠。二丁之祭。辭以他故而不與焉。有乖先王之典。其令祭酒。每行奠謁。務崇修潔。諸生不與者。徵白金一斤。以充養賢庫。○教曰。富春君朴景亮。三司使權漢功。密直使崔誠之等。侍從上王。夷險一節。金深。李思溫輩。積歲畜謀。圖國危主。而三人共竭心力。夾輔始終。其功莫大。有司舉行賞典。○上王如元道。入延慶宮萬僧會。以銀百三十斤施僧。王餞于金郊驛。奉觴而進。上王流涕。○元遣使來頒改元詔。○三月。宰樞享公主及王。○幸內願堂。次板上詩。嬖臣護軍尹碩。僧戒松等和進。戒松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納妹於碩。碩薦于王。由是出入無禁。

史臣李衍宗曰。王不與通儒。講論治道。而翫於末藝。每與尹碩。戒松輩。唱和以抽黃對白爲務。何益於君道哉。

閏月。命義成德泉倉。設賞花宴。慰公主。○淑妃宴公主于永安宮。○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

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帝從臣輪番而代。時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入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異議。言雖不納。聞者躡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及李孟爲平章事。奏行焉。其原蓋自王發也。右丞相禿魯罷。帝以上王爲相。固辭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冒處。以累陛下之明。敢以死請。帝笑曰。固知卿善避權也。上王問齊賢曰。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綵帛以勸。頒廩祿以養。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其源如

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上王命前選部議郎尹莘傑。司憲執義尹宣佐。前典校令白元恒。侍王講通鑑。以辛葦爲選部直郎。安珪爲散郎。委以銓注。諭王專斷國政。兼崇佛法。戒諸倉庫吏。毋以幼主之命。耗費財用。珪王之潛邸時侍學也。系本平微。又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王薦於上王。及卽位。數引見。上王俾擇謹慎者爲王府知印。王卽以珪補之。○夏四月。宰樞宴公主及王于延慶宮。義成德泉倉。又宴于延慶宮。皆承上王旨。慰公主也。○僉議贊成事致仕吳訶卒。訶古名漢卿。上王初政。置詞林院四學士。共圖政理。訶居其一。爲人寬簡無華。有長者風。○公主宴王及羣臣于延慶宮。王不出。○五月。宰樞享公主及王。○前護軍張芸享公主。○六月。贊成事權溥。商議會議都監事李瑱。三司使權漢功等。會成均館。考閱新購書籍。且試經學。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淪。以太子府叅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彥陽君金文衍卒。文衍幼爲僧。年逾三十。不能自振。女弟淑妃寵幸。驟登二府。率禿魯花如元。帝賜三珠虎符。

東還卒于道。為人豁達信義。而無迂曲。見淑妃左右大侈。每抑止之。○遣三司使權漢功。如元陳慰。兼賀始行科舉。○秋七月。元遣使賜王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皆宋秘閣所藏。因洪滄奏也。

乙卯

二年^{元延祐}春正月。改東堂為應舉試。○夏四月。重房享公主及王。○秋九月。公主如元。○冬十二月甲午。公主薨于元。

丙辰

三年^{元延祐}春二月丙子。公主之喪。至自元。○庚寅。葬公主。○王如元。以上王請婚于帝。帝許之也。○三月。上王奏于帝。傳藩王位于世子暲。自稱太尉王。帝授暲開府儀同三司。藩王令尙梁王女。○罷密直副使兼大司憲安于器。以元尹趙璫代之。璫方寵於上王。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判中門事李仁琪卒。仁琪以武才。顯為護軍。疾重。房諸將怙勢使氣。嘗抗辱之。諸將訴上王。王雖疾。諸將而賢仁琪。以諸將皆上國婦寺之黨。故不得已。削仁琪職。未幾。超授知讞部事。仁琪有風彩。禮度中規。智勇過人。○元尹申汝桂妻金氏。率婢僕出巷。有惡小十餘人。大呼突入。擔而走。汝桂奔告淑妃。使人追之。至十里許。棄之而散。獲一人囚之。乃萬戶權準家人也。金氏淑妃之姨也。巡軍畏權氏勢。莫

敢究理。○夏四月。以填為延德府院大君。煦為雞林府院大君。閔漬為驪興君。趙延壽為藝文館提學。李齊賢為進賢館提學。煦權溥之子。上王愛以為假子。賜宗姓。書于屬籍。故時稱王弟。延壽即璫也。○順正君璫奪海州田五十餘結。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海州遂納印于都堂。璫以其妹伯顏忽篤得幸於帝。憑藉宮掖。多行不法。見王亦倨傲無禮。○五月。潘氏弑其夫黃州牧使李緝。上王赦之。潘尙書永源之女也。緝嘗在任。與衛身金南俊通。遂弑緝。讞部究理。將置極刑。會潘族僧宏敏有寵於上王。常侍左右。以故數下旨沮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至是大司憲趙延壽執之。祝髮置淨業院。

〔臣等按〕法者天下所公共。不可以私恩私意而撓之也。今潘之罪逆。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有司擬極刑。王曲法貸之。壽為憲長。不能力諫。只令祝髮。以必誅之罪。反置之安全之地。三綱九法之淪斲。孰甚於此乎。

六月戊子。王謁帝于上都。○南陽府院君洪奎卒。奎性恬淡寡欲。倜儻不羈。○秋七月。王娶亦憐真八刺公主。營王也。先帖木兒之女也。○戊午。懿妃薨于元。妃蒙古女。生世子鑑及王。○八月癸酉。懿妃之喪。至自元。庚寅。葬懿妃。○冬十

月丁酉王與公主至自元。

巳丁

四年元延祐四年春正月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厚賜銀幣。○閏月王及公主移御

定安公第。初德妃黜居於此。王數夜行。尹碩孫琦等密白王。遷德妃於隣家。以便往來。遂移御。○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尋移大青島。○魏王館庭磚日照霜潤。光彩爛斑。有人白王曰。魏王館庭中光彩。皆成牡丹諸花卉狀。豈天降祥以表聖德。王甚喜。厚賞其人。乃命畫工圖其狀。先是彌勤寺僧獻異草。以爲靈芝。王重秘之。令文士賦詩。人皆笑之。○淑妃邀宴公主。贈侍女銀帛有差。○二月王畋于西海道。○王畋于峰城。三日而還。又獵于漢陽。時方東作。民甚怨咨。○夏四月。檢校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卷。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爲非。所見之偏。類此。○貶前代言尹碩于金海。碩事王潛邸。巧言令色。善爲逢迎。妬賢疾能。顛倒是非。上王恐其誤國。遣使諭王斥之。○六月。遣上護軍鄭允興。聘于營王。○秋八月。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遣選部典書李齊賢。如元賀上王誕日。○冬十月。王夜與洪戎元忠微行出獵。○十一

月。召政丞柳清臣。賜玉帶。贊成事權溥。賜紅鞵。清臣不學無知。而有機變。恃勢弄權。時人鄙之。○贊成事權漢功。還自元。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高麗國王。○十二月。王畋于溫泉八日。

午戊

五年元延祐五年春正月。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宮。還宮馬上。王記姚安道所賦立宗

打毬圖詩云。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吟詠者久之。翌日。召權漢功。尹莘傑等賦詩歡甚。又久吟打毬圖詩。

〔史臣張沈曰〕王之再吟此詩。何意也。以爲戒耶。則其荒淫。與立宗無異。噫。以宰相與宴者。聞九齡韓休之名。能不泚頰乎。

命僉議贊成事金士元。以溫泉所獲禽。薦于大廟。司膳典儀不至。糾正後至。士元以聞。王曰。祭先。所以報本。予躬獲以獻。而有司乃爾耶。予在深宮。非卿何由知之。是祭也。內豎朴仁平。竊其禽。代以其家瘠肉。王知而不能罪。仁平。內豎之最姦猾者也。○二月。朴仁平。有罪囚于巡軍。仁平。以金賂王左右。竟免竄逐。識者嘆之。○濟州民使用金成。嘯聚兇徒以叛。逐星主王子。星主王子奔告王。遣檢校評理宋英安撫。未至。賊黨自斬渠魁二人來降。乃以英爲牧使。流濟州副

使張允利于紫燕島。大護軍張公允于靈興島。蓋賊起。由二人貪暴也。○夏四月。罷州郡事。審官教曰。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作威福。有害於鄉。無補於國。今已盡革。其所匿田戶。皆刷還。民甚悅之。然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於前。○五月。遣司憲執義金千鎰于慶尙。全羅忠清道。持平張元組于西北面。問民疾苦。時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施行。故扈從宰相權漢功。崔誠之。李光逢等四五輩用事。以親戚故舊賄賂者。不問賢否。濫受朱紫。王頗懷不平。上王嘗命蔡洪哲。巡訪五道。酌定貢賦。然新舊貢賦。多有不均。民不聊生。又洪哲。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產業鉅富。王雖不直其所爲。以有寵上王。且與權崔善。故不敢動搖。至是思欲釐正。乃遣千鎰。元組于諸道。教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因多苦。民不土著。州郡凋弊。存撫提察守令。不以爲念。今遣憲臣。問民疾苦。嚴行黜陟。如使臣徇私廢公。亦不敢宥。千鎰懷私誣妄。無所糾舉。王杖于內庭。罷之。元組亦才劣。未有摘發。獨舉宰相金廷美。橫歛皮幣。上王聞之。以廷美。時方扈從。流元組于引月島。○置除弊事目所。○六月。中贊致仕宋玢死。○以安震爲藝文應教。

摠部直郎權適之後。震始登制科。自檢閱擢用之。○改除弊事目所。爲察理辨違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秋七月。幸延慶宮。有三百人訴于駕前。請復辨違都監。從之。尋復罷之。○九月。王畋于慶天寺之野。十日乃還。○冬十一月。王畋于臨江。○十二月。營王偏妃來。王出迎。遂畋于西郊。

未己

六年元延祐六年春正月。營王偏妃。宴王及公主于延慶宮。留數月乃還。○二月。王畋于楊廣道十餘日。○三月。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陞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夏四月。貞信府主王氏卒。卽忠烈王元妃貞和院妃也。生江陽君滋。自齊國公主下嫁。居別宮四十餘年。○六月。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時議者以爲。珦雖建議置國子贍學錢。有養育人才之功。豈可以此而從祀乎。珦之門生摠郎辛葦。力請。故有是命。○秋八月。元遣使宴王。○王獵于龍泉寺之野。○幸壽康宮。遂畋于鐵原。至孤石亭。○王畋于德水縣。命焚城隍神祠。蓋怒海東青及內廐馬之斃也。○九月丁未。公主薨。諡靖和。○移御內願堂。自是屢移寺院。○遣元尹任子松。如元

告喪。郎將李麟起。告訃于營王。○冬十一月。營王遣使來吊公主喪。○十二月。元皇太后遣中使於旻不花來吊公主喪。○杖流護軍崔安道于海島。定安君許慶廉承益之外孫。密直曹頓承益之妾壻。頓與慶爭財。訴于王。安道與李宜風俱嬖臣也。爲慶相譖頓。王以頓得幸上王。右之。頓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巡軍杖流之。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頓內懷孤危。密與護軍高子英謀逃入元。與護軍蔡河中等。詔事藩王。覬覦國釁。安道宜風常在王側。專務報讎。尹碩孫琦等。潛邸舊臣。觀望生事。

申庚

七年元延祐春正月辛巳朔。元來告日當食。停賀正禮。百官素服以待。不食。癸未。乃行賀禮。○二月庚申。葬靖和公主。○郎將王純。自元來報帝崩。百官會哭于紫門。遣檢校評理秦良弼。如元陳慰。○王微行獵于郊。○三月。上王承皇太后旨。命刷宦者伯顏禿古思等六人所奪土田。臧獲歸其本主。伯顏禿古思自宮爲閹。因緣事仁宗皇帝。藩邸佞險多不法。上王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有以中傷之。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上王厚。不得發。嘗無禮於上王。上王請於太后杖之。怨恨益深。及仁宗崩。太后亦退居別宮。禿古思益無所畏。厚啗八思吉。

百計誣譖之。○遣評理金廷美。如元賀登極。○夏四月。元遣禮部郎中忽刺出來頌即位詔。○五月。上王復請於帝。降香江南。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也。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皆奔竄。興禮君朴景亮。遂安君李連松。仰藥而死。蓋伯顏禿古思方用事。恐王不免也。○秋七月。以李齊賢。知密直司事。○遣贊成事金廷美。如元問上王起居。○八月。元遣使命復給伯顏禿古思田民。且求童女火者。○改朔試爲舉子試。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乙輔等八十餘人。富不解文字。唯取榜頭一人。其餘不分優劣。以坼名先後書之。人皆笑之。○王微行畋于近郊。○九月。塑文宣王像。王出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樞皆出幣助之。○賜崔龍甲等三十三人及第。李齊賢。朴孝修。所取也。王嘉孝修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辦學士宴。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門生稱之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甚重。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旣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次拜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丁亥。幸平州温井。戊戌夜還宮。百官迎謁中門。判官趙文瑾。喝于駕前。馬驚。王怒命執之。百官皆走。

自後微行。見人則輒令歐之。○冬十月。長興庫使崔滌登元朝制科。○十一月。遣尹碩。郭惟堅。問上王起居。○十二月。元流上王于吐蕃。先是上王還至太都。帝命中書省差官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不即發。乃下于刑部。既而祝髮置石佛寺。至是帝以學佛經為名。流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隨從宰相崔誠之等。皆逃匿不見。唯直寶文閣朴仁幹。前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至流所。伯顏禿古思。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遣政丞金利用。如元進方物。又遣張沆。尹莘係。獻盤纏于上王。○百官上書中書省。訟上王之冤。○大集僧徒于旻天寺。為上王祈禱。○復置政房。以代言安珪。掌銓注。右常侍林仲沈。議郎曹光漢。應教韓宗愈等叅之。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二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高麗紀

忠肅王二

酉辛

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春正月。下贊成事權漢功。評理金廷美。平康君蔡洪哲于巡軍。

初上王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等扈行。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王被流。王囚漢功等。命贊成事吳潛。代言金千寶。鞠之。漢功自廁竇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美。○元詔王入朝。○以任瑞為密直副使。瑞亦朱冕家奴。伯顏禿古思之弟也。○三月。復置察理辨違都監。○夏四月丁卯。王如元。四更出自陽善門。百官不及拜辭。柳清臣。吳潛。元忠。韓渥。尹碩。柳有奇。安珪等從之。內豎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而潛結曹頤。頤養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潘王所。與頤。安吉相為唇齒。遂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潘王。又誘引清臣。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

人曰。仁平。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命三司使金恂。杖權漢功。蔡洪哲。流于遠島。漢功。上王之所重也。時臨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廁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及李光逢。裴廷芝等。不入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不可勝紀。老先是上王之留元也。凡國家政事。倉庫出納。一委親近。雖有過舉。然倉庫盈羨。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竭。全英甫。弟僧山。枳及吳佛奴等。附伯顏禿古思。蜂起煽亂。

〔史臣曰〕任用舊人。亦繼述之一事也。漢功以太尉王所重。而乃見竄。可謂王有孝心乎。死生榮辱命也。漢功之逃。失大臣體。亦豈免君子之譏乎。

元收王國王印章。初上王之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丘。能貨殖。命幹藩王。高府事。應丘逃還本國。高奏帝遣員外郎阿都刺。勅王發應丘還都。王不時奉行。高譖云。王手裂其勅。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奪國王印。時王寓伯顏禿古思家。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讐。而閹人伯顏禿古思。以其姦險。見惡於王。誣譖於英宗皇帝。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白於

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族免隸爲良。獨何心哉。

五月。杖前直郎鄭瑑。流于島。初王聞柳清臣。吳潛。訴王于上王。頗疑之。二人詣行宮。請與白元恒辨。王問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誣。誣指鄭瑑。○同知密直司事李伯謙卒。伯謙。風彩瀟灑。玉立朝端。嘗爲公州副使。勸課農桑。民以富饒。又牧濟海二州。留守南京。以政最聞。濟州叛賊曰。若李伯謙。宋英。來撫。吾豈敢反乎。其愛慕如此。○六月。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爲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後以擊走哈丹功。賜推誠奮勇匡國功臣號。○秋七月。上王至西蕃。獨知里。寄書崔有滄。權溥。許有全。趙簡等云。子以命數之奇。罹茲憂患。子爾一身。跋涉萬五千里。向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深增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憚我羣小。必幸我如此。肆其姦巧。焉知不問我父子乎。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敷奏于帝。俾予速還。○八月。前正尹蔡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赦權漢功。蔡洪哲而召之。金又言帝以藩王高。爲國王。翌日百官賀高母安妃。是夕。護軍李漣。還自元言。國王無恙。宰樞始知河中之妄。○元中書省。遣宣使李常志來。因靖和公主宮女

及饗人韓萬福。問公主薨故。萬福言。去年八月。王密御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歐鼻衄。又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歐公主。於佻夫介等救之。遂執宮女及萬福等以歸。○九月。蔡河中。復如元。從潘王也。河中。嘗恨辨違都監。取其父洪哲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

〔臣等按〕河中。謀立潘王。吠主之心。猜然未已。爲日已久。今矯帝命。稱暲爲王。以惑羣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至稱其王爲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夫人臣。既委質北面。則君臣之分。已定。小有怠慢之禮。倨傲之色。猶論以不敬而誅之。况包藏禍心。積於中形於外。發於言者乎。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河中。謂吾君爲惡。豈但賊而已乎。

檢校僉議政丞李瑱卒。爲人體貌魁梧。局量寬弘。然倚其子齊賢勢。多奪人臧獲。識者少之。○冬十一月。上王寄書崔有滄。權溥。裴挺。許有全。金賂。趙簡等曰。予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清臣。吳潛。議表請于帝。俾予無久於此。○十二月。白元恒。朴孝修等會議。上書中書省。乞還上王。且辨韓萬福。誣告公主薨故。

戊壬

九年元至治二年

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代言慶斯萬。大寧君崔有滄。率羣僚上中書省書。請王復位還國。書成。附潘王者多。乃置書妙覺寺。使巡軍任松

守之。斯萬等竊取其書。付金之鏡。趙石堅。直呈中書省。後潘王傳其本。付蔡河中。朴仁平。以示宰執。○潘王暲。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帝命責宰相金利用。徵所輸錢財。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獨司僕副正韓宗愈。與金仁衍。不聽。○二月。知密直司事林仲沈。如元賀册后。行至婆娑府。達魯花赤。不給傳馬。不得入而還。○三月。元遣翰林待制沙的。來訊式目都監錄事李允緘等。潘王先遣其臣前護軍朴龜。寄書宰相曰。爾王嗣位以來。縱獵妨農。甘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庶務。夜與羣小。變服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譖言。枉殺無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王勛舊之臣。皆置散地。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爲逢迎。至使國綱大壞。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刺。賚去聖旨。爾國王非徒不肯奉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省。鞫問允緘等。允緘言。臣賚至王宮。授代言安珪。時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遂執阿都刺及允緘。允公以歸。時潘王謀

奪王位。曹頤。蔡河中。趙璉。趙延壽。金元祥。從與而織成之。於是問事使臣。絡繹往來。○夏五月。遣前僉議評理金廷美。如元獻盤纏于上王。○密直副使裴廷芝卒。廷芝嘗從印侯討哈丹于燕歧。拔劍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裹瘡復戰。俘馘甚衆。以功拜中郎將。侯携以如元。帝召見。賜白金五十兩。曰。勇士也。忠宣王。謂富國莫先乎農。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絏。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之。不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碁自娛。爲人體貌魁梧。口不言利。○閏月。元命宗正寺。鞠安珪等。珪辭及於王。王難於自明。丞相拜住。疑慮久不決。○六月。典校副令趙宏。左軍萬戶李資深。還自元。傳潘王旨于式目都監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告匱。乃抽斂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譴。規免罪辜。賂事權貴。費盡錢物。又遣孫琦。安鈞等于本國。重斂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徵。國王曾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代言安文凱。郎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成萬等。復加橫斂。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已囚文凱于宗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發還。宜卽杖流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止。反爲之助。至使民怨益深。卿等雖聚斂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自今一

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護軍康呂于島。恭性抗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怒蹴其目。眇。及卽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與呂爲王覘。高動靜。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獻王。高以故皆惡之。○秋八月。僉議贊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率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潘王。臣節不完。○前贊成事權漢功。蔡洪哲。前評理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也。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願請立潘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姦臣在王左右。流毒內外。無告百姓。不堪其苦。素聞潘王。曷稟性慈善。望之如渴。亦是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令國人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斯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伏乞詳照。時監察執義尹宣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贊成事閔宗儒。嘆曰。臣爲君隱。直也。吾可忍。吠吾主耶。彥陽君金倫。與弟元尹禍。亦不署名。或謂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貳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是日署書未半。天忽大雨雹。○九月。權漢功

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雷雨。雹大如李梅。四角如蒺藜。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

〔臣等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故子爲父隱。臣爲君隱。天下安有子而訴父。臣而訴君者乎。以臣子訴君父。惡逆之極。而名義之罪人也。漢功。小人。得罪於王。曾竄海島。不自懲艾。憾猶未釋。因王蹉跌。仗天朝之威。憑藩王之勢。謀欲陷王於不測之地。首唱邪謀。會百僚議上書。真所謂惡逆之極。名義之罪人。而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又震雷雨。天之震怒於上者。可知矣。及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爲天下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

蔡河中。賫織紋苧布如元。○冬十月。德妃命巡軍。釋慶斯萬等三人。先是權漢功等。以藩王旨。囚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數月。至是釋之。斯萬。洪戎之壻也。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十二月。上護軍楊起。三司副使李謙。以藩王旨如元賀正。

癸亥

十年元至治三年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濟州萬戶林淑。擅自離任。囚于行

省。宥復之任。濟州人。爲匿名書。揭于市云。淑甚貪婪。侵漁萬端。民不堪苦。今復之任。吾輩奚罪。左右司郎中烏赤。受淑賄賂。枉法免放。省府若不推劾。吾等當訴于上省。乃以朴純仁代之。○驪興君閔漬。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暉。如元。請召還上王。有全。年八十一。其妻亦老病。欲止之。答曰。人皆有死。一死難免。豈以妻病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永訣而去。後數日。妻歿。漬等至元。留半歲餘。爲藩王之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二月。元量移上王于朶思麻之地。先是崔誠之。李齋賢。在元。獻書元郎中曰。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小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札刺。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爲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掎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反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

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尙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我老藩王。卽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冰積雪。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麩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聞之。尙爲之於悒。况策名委質者哉。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敦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累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世祖肺腑之屬。又不可以不錄。於以入奏。冕旒導霈。金鷄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遏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爲責。而不思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使之濟斯人也。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爲愧。豈天之降任

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播植之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後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壑。禹稷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知必爲之計。使之不復憂飢患溺。然後已也。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爲復覩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藩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電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言不通。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髮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爲流涕。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黜聰。導宣睿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

惜之。拜住遂奏而量移。齊賢往謁上王而還。○三月。潘王暘遣其臣前祭酒白文珏。郎將李淑貞。以帝命封諸倉庫。○夏六月。鷄林君金子興卒。子興爲人美髯豐皙。以蔭進。元嘗使伯伯來。問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玄良。協謀。克制兇黨。以寧社稷。○秋九月。元中書省遣明和尙來。言御史大夫鐵失弒帝。皇叔晉王。卽帝位。召還上王。○宰相享淑妃。妃以伯顏禿古思謀危上王。其兄任瑞奪金之甲牌面等事。令羣臣上書于中書省。訴其罪。金台鉉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托故不署。○密直副使任瑞。聞其弟伯顏禿古思伏誅於元。懼而逃。乃籍其家。○冬十月。前正尹蔡河中。資織紋苧布如元。○元召還魏王阿木哥。○元遣直省舍人阿魯灰來。頒卽位詔。遣定安君琮。賀登極。○司憲掌令閔祥正。嘗以事被劾。遇赦赴臺視事。糾正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舍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職。古所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冬十一月。上王自吐蕃還大都。○元議立行省于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潘王暘。會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內地。帝然之。遣平章政事濶兒察。中書怯烈等于國。元前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伏聞朝

元初名三王

廷。建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爲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嘗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萬里。賴以鎮靜。爲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尙主。遂爲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算。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旣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祿俸。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旣無供上賦稅。就用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旣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

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况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鎮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非納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東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爲耻。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况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姦計。有累政化也。可勝既乎。其不可六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爲姦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爲朝廷惜舉措耳。時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贊成事。金怡曰。我祖統三爲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玉帶。父忠烈王。爲駙馬。世承帝眷。爲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我。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祖宗何辜。不

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訴于帝。立行省削國號。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罷行省。今又宜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令李齊賢作書。呈于都堂曰。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所以糾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有德於民。不爲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爲不厚。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民。毘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扎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反旆江南。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迎謁于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征收日本。則悉弊賦。而爲前驅。追討哈丹。則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

可枚舉。故得釐降公主。世篤舅甥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祧社稷。繫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小邦之功。且不論。其世祖詔旨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復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言。絕者吾且繼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蕞爾之國四百年之業。一朝而廢絕之。使社稷無主。宗祧乏祀。以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九牛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未可以家至戶喻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聞之。無乃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社稷之靈。將感泣於冥冥之中矣。於是立省之議遂寢。○十二月。元遣直省舍人交化的。來頒改元詔。○安軸。趙廉。崔甲

子甲

龍。應舉于元。軸中制科。○上王寄書宰樞曰。寡人已到大都。利見至尊。猶念國王年少。呢此險人。多行不義。卿等懷祿。無所匡救。焉用彼相。自今可小心輔國。一十一年。元泰定元年春正月甲寅。元勅王還國。復賜印章。○元流孛刺太子于大青島。○二月。大護軍張公允。賚批目還自元。崔有滄。金深。守僉議政丞。權準。金廷美。僉議贊成事。崔誠之。尹莘傑。爲三司使。林仲沈。任子松。元忠。爲僉議評理。李齊賢。爲密直司使。朴文忠。知密直司事。崔天藏。金千寶。柳仁奇。同知密直司事。趙瓊。元善之。全彥。爲密直副使。文忠。即仁幹也。以朴瑗。爲右副代言。初。藩王之黨。誣王以罪。上書都省也。逼延興君朴全之。署名。全之憤然曰。狗奴敢污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至是拜瑗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僉議政丞致仕。賜號推誠贊化功臣。○囚金元祥。趙延壽于巡軍。籍其家。杖流于島。治貳於藩王之罪也。元祥嘗爲巡軍萬戶。使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後帝命赦之。○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貳其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藩王者。三品致仕以上。皆停祿俸。○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歛盤纏布。○上王械送伍尉。方連。宦者方元。囚于巡軍。上王之在吐蕃也。連元兄弟。苦其久從艱險。欲弑之。

而逃還。中夜火行幄。事覺。○夏四月。以李光逢爲三司使。朴文忠爲密直使。張元祉爲密直副使。其爲鬻署名於書者。皆罷。○曹頤。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五月。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遊。篤於宗族。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以林仲沈。僉議贊成事。王謂仲沈曰。卿亂我之政。人目之曰林權。嘗有鄭權者。叅銓注。多受賄賂。故王比仲沈於權。○六月。以上王命。囚正尹朴惟正于巡軍。其父密陽君義。富而吝。欲以黃金二十錠。白金三十斤。爲上王施納佛寺。義死。惟正私用之。於是下旨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十口。布一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秋八月。王娶魏王阿木哥女金童公主。○上王傳旨曰。判三司事朴虛中。年已八十。尙慕利祿。彼此交構。韓渥。元善之。金仁沈。又有所犯。已令勿仕。渥等畧不疑懼。公然視事。殊無臣禮。可從前旨。○九月。前密直副使李宜風死。宜風。宋泉州人。嘗從王獵。鹿走乘輿前。一箭殪之。王悅。驟拜密直。爲人性奇巧。專事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冬十一月。上王遣繕工令趙石堅。戒諭國人曰。予早厭富貴。愛

靜好閑。修善是樂。傳國於子。傳藩於姪。願終天年。而未免吐蕃之行。及還。見從臣交構藩王及國王。以致闕墻之變。因丞相敷奏宸聰。賜還國印。復定王位。而姦臣不悛。尙肆誣構。不使兄弟再和。幸蒙皇帝務存大體。已許國王尙公主歸國。特命省院臺官。召致兩王從臣。咸使和解。惟爾臣民。毋惑間言。毋懷貳心。善事國王。以安家邦。其上書請立藩王之時。聽一二姦臣誑誘。不得已署名者。予已諭國王。毋念舊惡。又一二首惡。規免已罪。歸罪於脅從四十餘人。欲徙之遼瀋。此輩非其本意。而坐此離鄉里去親戚。可不悲乎。王感予言。一皆原宥。其悉知之。於是宰樞召往來謀議爲鬻上書者。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均樂正權賀。令俯伏聽教。○十二月。政丞崔有滄。如元賀正。宰相呈中書省書曰。上王之在吐蕃也。姦臣詐以請還上王。會國人署名於狀。其實請立藩王也。其後國人。皆知其詐。而姦臣猶以前狀藉口。構釁不已。請察其情。

丑乙

十二年元秦定春正月。上王及王在元。○三月。崔有滄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之法。有滄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還。國人舉手加

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時有滄。年八十六。○化平府使李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如雲。人謂之五經笥。○夏五月辛酉。王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遣三司使尹莘傑。萬戶姜融。迎梓宮。○六月。三司右使趙延壽卒。延壽豪逸。敢言。然貪財好色。貳於藩王。時議薄之。○秋七月。鷄林府院君王煦。密直副使李凌幹等。奉上王梓宮。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郊迎。○延興君朴全之卒。忠烈王選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中朝。全之與焉。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時忠宣爲世子。令全之爲傅。及卽位。以師傅舊恩。封延興君。爲人溫厚慈愛。通經史。究術數。忠宣常招入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名。以示全之。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全之良久。避席曰。觀兩君筆迹。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公卒。江陵果爲嗣。○散員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司憲府究治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親。世乃到。持平金開物第。拔劍自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詣闕請罪。世妹夫王三錫。從中沮不達。以杖擊開物。又擅釋世。開物與掌令金元軾。持平金永煦等。復詣闕請世罪。王怒。歐啓事

者。憲司閉門不視事。累日。王遣近臣。諭元軾等曰。待葬上王。治三錫等罪。卿宜視事。三錫本蠻人。隨商舶至燕。王之入朝也。因幸臣以求見。王見而悅之。寵眷無比。稱爲師傅。

〔史臣俞思廉曰〕王三錫。無學術。一蠻人也。王惑信之。密邇於側。非唯賣官鬻獄。至於廷辱風憲。而王不悟。佞人之難遠也。如此哉。

八月壬辰。王與公主。幸漢陽。張氈幕於富原龍山高阜望海處而御之。○以公主彌月。宥。○己未。公主生子於龍山。○冬十月丁酉。公主薨于龍山行宮。年十八。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引主上。久留龍山濱海卑濕地。至使公主免身。氈幕。遭疾莫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祖倫。詔事李宜風。遂得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人皆疾之。○遣右代言李揆。如元告公主喪。○十一月庚戌。王至自漢陽。○甲寅。葬公主于德陵。○移御于吉昌君權準第。周觀屋宇之美。嘆曰。非寡躬所當居也。自是屢移私第。○以李齊賢爲政堂文學。○元遣左司郎中脫必歹。賜王酒及寶鈔。兼祭公主。

寅丙

十三年元泰定三年檢校僉議政丞閔漬卒。諡文仁。

卯丁

十四年元泰定四年夏五月。僉議中贊金怡卒。怡。春陽縣人。初名之璉。後改廷美。忠宣賜今名。早有大志。忠烈十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令出咸懼。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爲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退而嘆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歧而滅。他郡皆未穫。唯此府大熟。遠近賴之。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璵爲子。兩王之臣。角立相傾。怡懼禍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腰間。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虞之變。嘗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羣小計垂成。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卒謚匡定。性豁達。有長者風。久從忠宣。入侍于元。有負綈之勞。終始一節。○王謂左副代言韓宗愈曰。吾欲表請于元。禪位藩王。遂密以表授宗愈。趣令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與旁支乎。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與李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竟不行。時王爲姦臣所誤。有是言。

辰戌

十五年元文宗天曆元年春二月。遣世子禎。如元宿衛。○夏四月。王率內豎。敗于西海道。又幸白州。秋七月辛酉朔。還宮。○元遣平章政事買驢等來。興禮君朴仲仁。及曹頌。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等從之。皆藩王之黨也。時柳清臣。吳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暗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太尉王奏仁宗皇帝。以燾爲高麗王。以暲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思。謀令金廷美。說太尉王。奪暲世子印。又奪太尉王所賜暲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買驢來質問。王辭疾不迎。買驢意王實聾啞。徑詣王宮。宣詔詰問。王對曰。世祖皇帝賜我父王高麗王世子印。武宗皇帝授我父王藩王爵。未幾。襲封高麗王。洪重喜來曰。一身不宜兼縮兩王印。奏于帝。命我爲高麗王。延祐三年。我朝京師。父王授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曰。待胤子長。傳與之。今黨暲者言。父王聽金廷美說。以印與我。然仁宗賓天二年。父王竄吐蕃。時予在國。何暇與伯顏禿古思謀。且印乃延祐三年所授。而言英宗時所與。其言謬妄。但使吾父子相夷耳。我父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佐命之功。重喜尙曰。一身不可兼兩王。況暲有何功。旣爲藩王。又要高麗世子印耶。父王田宅。已與暲者。曾蒙帝旨。孰敢

違異。但懿州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土田。父王所與。文契俱在。營城宣城兩掃里。世祖爲高麗王朝見往來供給。許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人有之。豈其理也。又清臣等田宅。皆奪他人所有。非其傳於祖父者。令有司考其文契。還與舊主耳。買驢。見王禮容嚴肅。言辭有叙。曰。帝所以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於是頓等惶懼無言。時上國使臣。絡繹而來。王皆不接見。使臣陵辱宰相。擅作威福。多納賄賂。荒淫聲色。淹留旬月。買驢。疾其所爲。並督令還歸。○下政丞尹碩于巡軍獄杖之。碩性急好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嘗與贊成事林仲沈偕行。仲沈有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以聞。王怒有是命。○買驢還。王遣崔汝道于平壤。餽金銀綾羅苧布。買驢不受。初買驢之來也。幸臣安道。金之鏡等。恐禍及己。日夜憂懼。及其還也。喜而益驕。

〔史臣白文寶曰〕王留燕五年。憂勞驚悸。損傷天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接朝臣。不親政事。由此小人並進。如祖倫。安道之鏡。申時用等。專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臺諫章疏。中沮不啓。其不遭譴責於買驢。幸矣。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鷄林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

民祭城隍。不得用肉。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八月。王微行幸禮成江。以李奴介爲密直副使。金就起爲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奴介。商人之子。就起。內豎之壻。○乙卯。幸平州。○下藩王黨趙湜。金溫。權賀。田宏等于巡軍。流之。又貶樂安君金之謙爲寧海府使。流判事金千鎰于田里。先是之謙。千鎰與萬戶洪綏。歸心于髡。誣以本國背國。又以王盲聾暗啞。譖于元。○冬十二月。上護軍崔安道。詣行在。王望見。騶從甚繁。意元使者來。驚駭。及至。乃安道也。王怒流于島。安道不卽行。留十餘日。乃行。猶率僉從十餘馬。數十匹。其自恣如此。○資贍司言。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賓布十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時鑄瓶雜以銅。官雖定價。人皆不從。○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出苧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斂布有差。於是姦吏因緣橫斂。中外騷擾。時又出內帑瓶子市米。內臣因之。誅求無已。兩府患之。欲遣察訪于五道。以救民瘼。內人從中止之。王性好潔。一月湯浴之費。諸香十餘盆。苧布至六十餘匹。名曰手巾。多爲內豎所竊。王不知之。

己巳十六年元天曆二年春正月。王在平州。次天神山下。構假屋以御。問虞人曰。蓋屋何

物爲嘉。虞人對曰：樸木皮最嘉，王卽命取之。民甚苦之。王耽于遊田，支費浩繁。虞人皆授檢校郎將，別將賜衣服穀米，動以百計。○瀋王公主訥倫之喪，至自元。○二月，召還崔安道。安道不入海島，遊遍楊廣道，按廉馬季良及諸州郡，爭相勞慰。其或支待稍薄，輒加鞭撻。季良貪恠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三月，盜發金馬郡，馬韓祖虎康王陵，捕繫典法司。及賊逸，政丞鄭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見賊而死者多矣。方吉曰：固知發塚人多。金仲沈慙恚。○夏四月，葬訥倫公主。翌日盜發其墓。○五月，元遣使賜王衣酒。○聚巫禱雨六日，巫苦之皆逃匿，搜捕者遍閭巷。

〔史臣白文寶曰〕變理陰陽，宰相職也。旱氣太甚，尤當敬畏，以答天譴。曾是不思，而徒責雨於巫覡，豈不謬哉。

六月，高興府院君柳清臣死于元。初清臣與吳潛從王如元，見瀋王暠欲篡王位，遂背王附暠，詭謀萬端。及王復位，二人懼罪，不敢還。清臣留燕九年而死。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弄權，爲國害。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秋九月，元遣直省舍人完者，省委官文伯顏不花來頒

卽位詔。王在白州，病不出迎。完者詰問鄭方吉，以實對。王猶憂懼，完者遣忽赤閔子明謂王曰：上國稱高麗多過失，今宜先賀登極。王喜曰：使臣右我，復何憂。內臣密直金之鏡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似欲官其族人，乃命之鏡及大司成高用賢、右副代言奉天祐。掌銓注王謂用賢曰：向授汝祇候，今宜加四品。盖不知用賢已拜大司成矣。幸臣擅除授，而王不之察。類此。內臣中時用至政房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乃輩奚獨鬻官而不官吾子孫耶。時喪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若等無錢，又誰怨也。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匿林舍注擬。上護軍申丁請官未遂，罵之鏡。天祐曰：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何也。又大呼曰：無錢者毋求職，之鏡不能對。批既成，密直副使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册政事。○冬十月，完者文伯顏不花洪抹的等見王于白州藤巖寺，左右皆匿。完者等直入臥內，王慰諭之。○遣安定君琮如元賀卽位。又遣金之鏡請傳位世子。時世子在元。○時國無紀綱，人無廉耻，諸衛別將散員等於頒祿日，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糾治，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庚午

十七年

元至順元年

春二月

元命典瑞院使阿魯委頭曼台客省大使九住策世子禎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遂遣客省副使七十堅來取國王印。○王放鷹于平則門外。凡六日。○西河君任子松萬戶權謙等從七十堅賚國印如元。○丁未元授王國印。王命政丞致仕金台鉉權征東行省事。○置知印房以三司右尹尹之賢起居注李湛都官正郎李君俠典籤金漢龍充之。○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等日與內豎爲角力戲無上下禮由是君子見斥直言不得進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不慎一動一靜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王尙關西王焦八長女是爲德寧公主。○夏四月上王囚權省金台鉉及尹碩元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台鉉遂挈家遊金剛山蓋遠嫌也。○以金深爲都僉議中贊李齊賢爲政堂文學。○五月己未元命王之國事皆不如儀。○秋七月元流明宗太子妥懽帖睦爾于大青島。○光陽君崔誠之卒誠之性剛直精於數學忠宣在元定內亂立武宗誠之在左右多所贊襄

忠宣賜金百斤令求師學授時曆法東還遂傳其學及嵩黨疏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肯署名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脅我耶衆沮喪。○閏月上王將如元至海州政丞鄭方吉贊成事姜融前評理金元祥白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王宜誠心以事殿下而反如仇讐殿下之臣一皆褫職唯以義成倉屬之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又今王與龍山元子有不友之心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子入朝上王遂命德妃歸田里使不與王相見中郎將曹益清自王所來上王召謂曰王奪吾從臣等官何也雖嵩爲王豈至如此吾欲朝元何如益清力陳王位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上王嘉納然以方吉等言猶不能自安。○王寄書元右丞相曰竊聞前行省左右郎中蔣伯祥上告都堂欲於小邦立省置官變更國俗上下無不驚惶况予東來坐席未暖遽聞此事安得無恐小邦臣服聖朝歲修職貢百有餘年未嘗小懈歲戊寅有亡遼遺種金山王子驅掠中原陸梁東土朝廷命哈真扎刺以討我忠憲王助兵餽餉協力攻破於是結兄弟之盟世世子孫無忘今日歲己未世祖皇帝回軍江南我忠敬王率羣臣跋涉六千餘里迎拜於梁楚之地

世祖大加褒賞，卽降聖訓，不改國俗，依舊管領。中統元年，詔諭安南國，有曰：本國風俗，一依舊制，不須更改。況高麗比遣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至元五年，賜日本國書，有曰：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權若父子。其後我忠烈王入侍輦下，釐降帝女，世叨甥舅之親，當其立諸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征日本，雖有名額，不招常選。大德末，我太尉王佐仁宗皇帝，平定內亂，迎立武宗皇帝，爲定策一等功臣。時有遼陽人重喜，請立省小邦，天心赫怒，杖重喜流遠方。今伯祥挾恨飾辭，謀欲覆我宗國，不畏累朝聖訓，朝廷若從其說，小邦所以首先歸服。歲修職貢，不敢自以爲功，其於累朝存恤之義，何其賜日本安南之詔，何又念小邦黑痣之地，山川林藪，土石礪薄，稅地賦民，不周於用，地遠民愚，言語趨舍，婚姻風俗，不同中國，若其聞此，必皆惶懼，伏望閣下無納巧言，導開天意，許土風之不改，令祖業以相安，則豈惟山澤之民，皆懷聖德，抑亦宗祧之鬼，益感至仁。立省之議遂寢。○上王至黃州，王道，上王曰：汝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且衣冠太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王涕泣而出，前

密直副使李仁吉，以姦幸於王。上王曰：汝真犬豕也，杖之流于島，王中止之。○丙午，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翰林學士阿塔歹，戶部郎中禿隣，宣使孟士泰，護其行。○八月丙辰，王卽位於康安殿，宥。○九月，王如見州，謁德妃。○冬十月，檢校政丞金台鉉卒，台鉉風儀端雅，眉目如畫，少與儕輩，受業先進之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餉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忽一日，窻隙間，以詩投而挑之，自此絕不復往，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臥，暑不袒，事母孝睦，親姻與人無妄交，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每國有大疑，必就而咨決焉，諡文正。○遣僉議評理李凌幹，如元賀改元，謝釐降公主。○王畋于海安。○十二月，王如見州，謁德妃，遂巡南京，乃還。○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高麗紀

忠惠王一

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性豪俠好騎射。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必加誅戮。人畏罪。莫敢言者。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

未辛

元年元至順二年春正月。王畋于江陰。○二月。王畋于西郊。又畋于海州金剛野。又畋于江陰。○夏四月。杖監察掌令鄭顥。時內人崔安桂。譖於王曰。顥謂王年少。不諳政體。王怒。下理問所杖之。○王率幸臣。幸延福亭。觀水戲擊毬。○六月。上護軍朴連。白王曰。近日有司銓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有改注者。於是杖流掌銓注密直使金文貴等。○幸廣德寺。觀水戲。○秋七月。大寧府院君崔有滄卒。有滄。平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從仕宦。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卽位。除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爲國元老。諡忠憲。○八月。獻納許

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曰。韓宗愈等。取士不公。請令覆試。崔安道。濫居風憲。其子璟。口尙乳臭。而中第。請論如法。王欲下邕等獄。朴連進曰。諫官不可罪。王乃止。以其書示安道。○以尹碩。爲中贊。宋瑞。爲監察大夫。朴連。爲典理判書。連。居母喪。娶妻。王不之咎。嘗有僧白王曰。官寺之奴。或有拜高官大職者。不可與士齒。王怒曰。以吾愛朴連耶。連聞之。涕泣。王賜酒慰諭之。○王畋于馬堤山。○元遣宦者洪大不花。來求童女。內外騷然。○冬十月。王畋于西郊。○十二月。元召還安權帖睦爾太子。

忠肅王三

申壬

後元年元至順三年春正月。上王在元。○遼陽省遣人來索朱帖木兒趙高伊。先是二人。誣譖于帝曰。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安權太子叛。已而東奔于我。盜殺二人於路。○王夜率嬖人梁宣。宋明理等微行。○二月。王畋于西海道。○上王復位。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傳帝命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王復位。王及左右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王遂如元。上王既復位。以蔡洪哲。林仲沈。爲贊成事。尹莘傑。爲評理。金資。金仁沈。爲密直使。曹頓。閔祥正。知密直事。又

令伯祥、仲沈攝行征東省事。○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政丞尹碩、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儀、尹桓、大護軍丘天佑、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瑞于巡軍。蔣伯祥、翰尹碩以四事。初王之朝元也。碩勒止行邸錢糧罪一也。前王與小人亂政。為相不言罪二也。與前王謀叛上國罪三也。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罪四也。三月伯祥囚判事權適奉翊尹佺。知申事尹之賢。前大司成高用賢。上護軍金銳。大護軍洪瑞。尹之彪。金上璘。梁宣。前內府令桓允佺。護軍金鏡。韓不花。中郎將宋明理。梁和尚。林仲甫于巡軍。尋杖流金天佑。丘天佑。安壽適君儀。用賢。仲甫。不花。琦。桓。宣。銳。子淳。瑞。之彪。允佺。英瑞。鏡等。于海島。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前王。自以為功。及前王即位。不用之。鏡怏怏而還。至是王復位。以之鏡背恩囚之。之鏡憂恚。瘦死獄中。○遼陽使者以崔安道及護軍孫遠辭連朱帖木兒。執之以歸。中書省亦遣其掾任志。搜檢軍器。因前日之誣訴也。○夏四月。以行邸用度不足。科歛文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蔣伯祥謂蔡洪哲曰。君為老相。強歛民財。何也。洪哲曰。非吾過也。今王在京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虛竭。不堪支用。不歛何為。○五月。元遣客省太史

都赤來。囚蔣伯祥。閔祥正。趙炎輝于行省。釋尹碩之賢。康庶。裴佺。朴連。尹吉甫。囚召還孫琦等二十餘人。以前政丞金深。萬戶洪綏。權省時伯祥多作威福。贖于賄賂。國人怨之。○百官以書訴伯祥不法于都赤。都赤執伯祥以歸。○六月。以蔡河中為密直使。

西癸

二年元順帝元年春正月。王在元。○三月。元右丞相燕帖木兒。奏于皇太后。皇太

子曰。高麗隣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請令還國。制可。時文宗寧宗相繼而崩。皇太子未即位。王以文宗舊臣。不忍遽還。遷延不發。朝廷督之。閏月丁酉。王與公主東還。是為慶華公主。○夏四月。王至臨江。卵山寨。潘王嵩來謁。遂從王而來。○丁亥。王至平壤。府權省。丹陽大君瑄。及贊成事曹頤。密直使鄭頎。奉國印上謁。○幸大同江。張水戲。慰潘王。晚御樓船。自浮碧樓沿流而下。歌吹聞于十里。○六月。元太子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遣都兒赤來頒詔。○遣密直金資。如元賀即位。○李穀。應舉于元。中制科。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先是本國人。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對策。大為讀卷官稱賞。置第二甲。

亥乙

四年元至元夏四月己巳。王畋于海州。○命佑文君梁將。前郎將曹莘卿。掌銓

注。以姜融僉議左政丞判三司事。蔡河中僉議贊成事。崔老星爲懷義君。曹莘卿爲左代言。申時用爲大匡元尹。尹賢爲持平。將燕南人。初從王三錫來。夤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將還燕。及王入朝。將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事王左右得幸。封君。更名載。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莘卿嘗爲僧相風水。因載以進。同掌銓選。老星色目富商。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書批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起於典法掾。爲時用家臣。拜典法佐郎。賣獄受人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方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名。改注己名。納賂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其欺君自恣如此。臺官申君平皆不署告身。未幾見罷。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譏其怯。融之妹爲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六月辛酉。王至自海州。○秋七月。元斷事官教化哥里厮哥來。斬御香使塔思不花。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其妻及其黨護軍宋允時。中郎將許瑄於行省。人大悅。○八月己未。幸海州。初王欲遊獵海州。憚朝議未果。御香使金信。本國人。希旨口宣聖旨云。祝壽于海州神光寺。

乃托以行。○納前左常侍權衡之女。册爲壽妃。初衡之女爲密直商議全信子婦。衡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果。至是托內旨絕婚。遂納于王。○冬十月庚午。王聞元使來。還自海州。至國清寺。王性厭人。左右不得近。忽赤李叙慮王獨行。從其後。王怒罪之。翌日昧爽。百官會迎賓館。迎詔始知車駕先至。驚惶行禮。王使人逐之。百官皆走匿。王之忌人如此。俄而元使至。王聽詔於行省。還幸國清寺。○甲戌。復幸海州。○閏十二月。元遣使詔王入朝。○乙巳。王至自海州。○上護軍安士由還自元。以前王悔過白王。王泣下。○初宦者帖木兒不哥有罪。王命李精杖流于島。精故縱之。帖木兒不哥亡入元。一日王問精以帖木兒不哥安在。精對以死。至是大護軍朴青來自元。告帖木兒不哥在大都。揚殿下過惡。王怒杖精。流于島。籍其家。復屬延慶宮爲奴。人多快之。○元御史臺請罷求童女。疏曰。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懽忻鼓舞。重譯來王。猶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家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

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愛。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也。既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自昔帝王發一號施一令。天下喁喁。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爲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爲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秦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旦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爲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娉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爲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恩。咨詢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贖。不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卽秘

之。惟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爲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探。若或匿之。則繫累其鄰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鷄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研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求他。每取一女。閱數百家。唯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欄道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冤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孳者甚衆。豈其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孳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容或有之。然

不若無弊之爲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其爲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上瀆聖聰。下爲己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帝納之。時本國典儀副令李穀在元。言於御史臺代作疏。

子丙

五年元至元二年

春正月。賜南宮敏等三十三人及第。梁載以李潤屬知貢舉。蔡洪

哲曰。走馬看錦。恐迷日五色。洪哲果取之。○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罷。初代言曹莘卿。矯旨令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索州郡都堂以聞。王怒罷淑。莘卿陽若不知。○召還德妃。○幸海州。○二月。立公主府曰慶華。置官屬。○三月。王將如元。發海州。時王不欲入朝。久留西京。○命徵前王所用財物。免賤爲良者。還屬賤隸。又收前王功臣田。并還本主。○冬十月。王如元。先是申彥卿還自元曰。漢人盧康忠。王誼。王榮等十二人。訴王之罪。謀欲除國。夷爲軍民。王宜急入覲。王聞之。遂如元。○十二月。元以前王不謹。遣還國。

丑丁

六年元至元三年

春正月。王在元。○二月。杞城君尹莘傑卒。莘傑爲人嚴重。訥言。忠

宣王使傅于王。歷仕兩朝。久典銓選。不以私輕重之。時稱長者。○夏五月。贊成

事元忠卒。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元勅漢南高麗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刷。於是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皇帝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請藏兵器。令百官騎馬從之。○丙寅。彗見長丈餘。○六月庚午朔。彗見良方。○秋七月庚子。彗見天市垣。四十日乃滅。○八月。前王率羣小獵于東郊。○九月。前王率羣小數微行街里。會夜。司宰副令李平遇諸沙峴。意謂羣小。擊傷王臂仆地。○冬十月。前王獵于東郊。○十二月。王至自元。

寅戊

七年元至元四年

夏六月丙寅。幸白州燈巖寺。地震。夜又震。○乙亥。地震。壬午。又震。

丙戌丁亥。亦如之。○秋七月。元遣失里迷頒册后詔。且求宦者童女及馬。失里迷到金郊驛。聞王在燈巖寺。不入城。宰相遣上護軍全思義饋羊酒。不受曰。王若不迎。吾當不入城。宰相遣人以聞。王先知之。禁人。故不得白。○乙卯。地震。○失里迷入城。以王不迎詔。責問。政丞權漢功。贊成事閔祥正。趙璋等。以王有疾對。○八月。失里迷詣燈巖寺見王。王辭以浴。良久乃見。失里迷責王不迎詔。欲取招狀。王對以不知。不肯承。又待之不禮。失里迷怒。退宿白州。翌日王命贊成

事高謙。慰之。○壬午地震。○以曹頤僉議左政丞。洪彬為贊成事。○有黃守者。世居平壤府。時為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俱七十餘。有三弟二姊妹。同爨而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父母皆皓首出迎。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間亦所罕聞。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卯己 八年元至元春三月癸未。王薨于寢。

〔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父子天性之親。孝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他無足觀者。忠肅晚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豎。威福下移。若孫若子。皆罹凶天。可勝嘆哉。

夏四月。前王遣三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畫佛。○前王下申青獄。青古名松。嘗入元。為藩王曷從者得幸。及大行王之求復位也。館於潘邸。青由是得進。以前散員拜護軍。累遷上護軍。及王倦勤。青假威用事。略無忌憚。與朴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大行王每言前王過失。其從臣前大護軍曹益清。前代言尹桓。謀去

前王所狎惡小輩。以前上護軍吳子淳。前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圖之。時青為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小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嚴。前王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前王憾之。至是令權省洪彬。枷青于理問所。命耆老永嘉府院君權溥等。具疏青所犯。告行省。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轉呈中書省。○五月。前王私置寶興庫。○辛酉地震。○前王淫其舅三司左使洪戎。繼室黃氏。黃氏萬戶元吉之女也。有姿色。戎常閉之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戎卒。內豎崔和尚。譽其美。王夜至其家私焉。賜黃氏金銀器綵帛十匹。苧布百匹。米豆各百碩。○前王烝庶母壽妃權氏。前王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使嬖幸羣小往奪之。或至其家。荒亂無度。○前王聞宦者劉成妻印氏美。率丘天佑。康允忠。幸其家。命成進酒。既而成白王曰。殿下明日當復位。宜存恤百姓。毋惜賞賚。王意在挑其妻。成不知。反以為王心誠眷我。進退惟謹。左右竊笑。○譯語郎將全允臧。還自元。初前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視猶己子。因大行王辭位。奏帝錫王命。時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前王以不禮。大行王復位。前王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顏待前王益薄。前王與燕帖木

兒子弟及回鶻少年輩飲酒爲謔。因愛一回鶻女。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撥皮豪俠者之稱。從臣皆缺望。不敢言。前軍簿判書李兆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者多無賴子。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親儒雅。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墉而走。伯顏奏帝云。王頑素無行。恐留宿衛。宜送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大行王常呼曰。撥皮待之少恩。然遺命襲位。由是行省左右司轉達中書省。前王亦遣前僉議評理李揆等求襲位。而伯顏爲太師。寢不奏。且言王燾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撥皮雖嫡長。亦不必復爲王。唯嵩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遣允臧來告。○巡軍萬戶全英甫邀前王宴其家。○前王召省郎督署及第崔環依貼。環借筆登第。祖母又賤。郎舍許邕等不署依貼。○前王遣大護軍孫守卿全允臧齎金銀等物如元。將以賂執事者求復位也。○前王宴慶華公主于永安宮。○黃氏邀前王宴其家。王命醫僧福山治黃氏淋疾。王常餌熱藥。所幸婦人多有是疾。○前王貶

曹益清爲濟州安撫使。放尹桓於漆原。杖吳子淳放于海州。流洪瑞于島。執前大護軍金鏡叱之曰。此奴何故。昔與洪瑞等同謀。遂以鐵骨朶擊之。時洪莊方有寵。欲釋憾於益清等。故四人皆得罪。○大護軍韓不花還自元。傳李揆言曰。丞相固執如初。他省官雖欲中覆。固無可假以爲辭者。若有本國者。老上疏陳請。則庶可因以圖之。前王命耆老宰樞會議。○六月耆老權溥等上書行省。請復立前王。行省以其書轉達中書省。○瀋王嵩如元至平壤而止。陰與政丞曹頤有所謀也。○判三司事金元祥死。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詔諛忠烈。導以荒淫。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己酉葬毅陵。○秋八月。前王以南氏妻盧英瑞。南氏曾適士人。大行王奪而幸之。嬖臣崔安道金之鏡皆通焉。至是前王亦私之。既而以與英瑞。又數幸其家。○前王烝慶華公主。時公主邀前王宴。及酒罷。前王佯醉不出。暮入公主臥內。主驚起。前王使宋明理輩扶其身。使不敢動。掩其口。使不敢言。強烝焉。公主耻之。欲還于元。使買馬。前王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時曹頤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頤與洪彬及省官詣前王宮。羣小當門不得入。乃還。前王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頤聲言

逐去羣小。而陰爲潘王地。前王與萬戶印承旦。全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中閉不得入。乃使尹繼宗。丘天佑。召頓。又不出。頓使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爲巡軍首領官。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使前軍簿摠郎柳衍。左思。補李達。衷。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之。

〔臣等按〕忠惠之荒縱無道。不足多責。至以磨聚爲常事。可醜之甚。不可道也。不可詳也。

潘王從臣朴全。來自平壤。詐言潘王。已爲國王。○金注莊。來自元。詐言前王承襲。前王大喜。賜馬二匹。頓黨聞之。稍稍遁去。○曹頓反。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初。前王勝諭云。頓等不畏朝廷。佩執弓刀。脅聚國人。謀逆作亂。罪莫大焉。羣官有能歸正者。宥。乃使前判書李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頓。久爲潘王臣僕。潛蓄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頓聞之曰。我爲政丞。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瑗。連車綴宮門外。以備之。與洪彬。申伯。黃謙。白文舉。王伯。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征東省官使趙炎輝。李休。李英。富。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閔瑗。吳雲等。點軍千餘。剪紅縮貼衣爲識。皆執刀。

杖。夜五鼓。進襲前王宮。前王率幸臣數騎出射。頓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王中臂。頓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鋒攻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故誘以出亡。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之。尸于巡軍南橋下。遷公主于萬戶林淑第。執謙。柱。昇。安。文舉。炎輝。臣才等。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等。時金倫。韓宗愈等。治其獄。一府疾其從逆。皆欲嚴加拷掠。倫獨曰。此輩註誤於頓。指喉。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諸囚感悅。首罪無隱。○前王遣鷹坊。忽赤六十餘騎於平壤府。欲止潘王。不及而還。○九月。前王遣護軍康因。安撫義靜二州。二州之人。聞國亂。渡江而去者甚多。○丁卯。地震。○征東省員外韓帖木兒不花。前贊成事金仁沈。前郎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前王襲位。○冬十一月丙辰。元遣中書省斷事官頭麟。直省舍人九通等來。前王迎于宣義門外。頭麟等先至慶華公主宮。進御酒。遂往前王邸。授傳國印。頭麟以帝命。使樂安君金之謙。前僉議評理金資。權管國事。○丙寅。頭麟等執前王及洪彬。韓帖木兒不花。趙雲卿。黃謙。白文舉。王伯。朱柱。趙炎輝。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等以歸。蓋因頓黨之訴也。前王在途。召金倫。

偕行。時都官正郎金光載曰。吾忍獨免乎。往從之。○慶華公主。囚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德寧公主。釋天起。匿之宮中。○十二月。慶華公主。命金之謙。權征東省。金資。提調都僉議司事。

忠惠王二

庚辰

後元年元至元六年春正月。前王在元。○順天君蔡洪哲卒。為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教。嘗守長興府。棄官閑居。凡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為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旃檀園。養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於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人。為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鄭天起。印承旦。詣德寧府。賀前王誕日。百官無一人至者。○元囚前王于刑部。又繫金仁沆。金倫。韓宗愈。洪彬。李蒙哥。李儼。盧英瑞。安千古。孫守卿。尹元佑。南宮信于獄。使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宗正府等五府官雜問之。頓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二月。元流李蘭奚。大王于耽羅。○庚戌。彗見東方。甲寅。又見。○三月。元釋前王復位。時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頓黨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闕。幸其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曰。膽大於身。脫脫大夫。奏帝。釋王復位。○夏四月。以韓渥為右政丞。尹碩為左政丞。○癸巳。王還自元。○元封奇氏為第二皇后。后本國幸州人。摠部散郎子敖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也。○以李兆年為政堂文學。○六月。檢校成均大司成崔澗卒。澗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業。自號拙翁。自幼穎悟。為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務異時俗。而合於古人。至論異同。苟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為時所宗者。且詰且折。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又喜說人善惡。故輒舉輒斥。卒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辛巳

二年元至正二年春二月。以宦者高龍普為完山君。○三月。王聞醴泉君權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使護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奸事覺。王怒。皆撲殺之。○夏五月。元遣使召王弟江陵大君祺。入朝。政丞蔡河中。前僉議評理孫琦。朴仁幹等三十餘人從之。○閏月。立孝道。謀反伏誅。○秋九月。以李凌幹為政丞。

○冬十一月。幸^有內侍田子由家。襲其妻李氏強汚之。未幾。子由與妻遁。李乃奇輪族。輪與田麻頗。歐內僚輩。王心術之。親至麻頗家。索之不得。翼日。幸輪家。搜捕麻頗不得。又幸輪家。率輪還置酒。遣惡小輩。又索麻頗於輪家。○王杖嬖人胡帖木兒。燒其舌。又燒其陰。配島。行至青郊驛。行路皆喜。卽命召還。遣醫治之。人猶恐其不死。○十二月。星山君李兆年。乞退。時王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小假威。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臣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聽老臣言。去便佞用賢良。勵精圖治。不復慢遊。則老臣雖死。瞑目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砂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歐奇輪。王右信。親往毀輪家。至是兆年。并諫之。且曰。臣過蒙國恩。位至政堂。於臣足矣。惟上所裁。王盛怒不納。既而溫言謝遣之。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增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終身不出。後兆年弟延慶。見王。王曰。爾兄辱我。延慶以耄狂對。王喜。賜米豆五十石。布五百匹。

〔臣等按〕忠惠。狂荒淫縱。失德滋甚。無復有匡救之理。宰執臺諫。循默不言。獨兆年。指斥君過。敢言不諱。冀回君意。有庶幾改之之望。其忠憤慷慨之心。激於中而形於言者如此。真古之遺直也。既知言之不能行。王之終不可與有爲。則決然勇退。不俟終日。豈非大雅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乎。

午壬

三年^元至正^年春正月。王與摠管李壽山。較馬步於青郊驛。王親洗馬。○二月。冊評理洪鐸之女。爲和妃。將納之。林氏妬之。封林氏爲銀川翁主。以慰其意。時稱砂器翁主。○遣鷄林郡公王煦。如元請大行王諡。○王畋于江陰縣。扈從惡小。托舖鷹。爭掠里閭鷄犬。人莫敢言。○三月。以武人前郎將韓用規。爲典校副令。評理李君儀。執不可。王不聽。○遣南宮信。賫布二萬匹及金銀鈔等物。市于元。吉昌君權準。進鈔一千錠。準和妃外祖也。時王以殖貨爲事。○李仁復。應舉于元。中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夏四月。王擊毬于崇仁門外。去儀衛。令螺匠啓道。○五月。幸市廛。親擊毬。又幸賞春亭。觀手搏戲。○頒百官祿。內豎訴以不給祿。王怒。使護軍承信。縛提調郭之保。黃和尚。杖於宮門外。以承信代之。○六月。教曰。賊臣曹頤。構亂之後。寡人承命赴都之時。姦臣餘黨。捏合虛辭。謀亂國。

家而侍從之臣終始一節。夾輔寡躬。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海平府院君尹碩。政丞蔡河中。化平府院君金石堅。政丞李凌幹。理問洪彬。上洛府院君金永暉。西河君任子松。贊成事金仁沈。彥陽君金倫。金海君李齊賢。星山君李兆年。僉議評理韓宗愈。三司右使金永煦。左使李蒙哥。判密直事李雲。開城尹尹莘係。知密直司事李儼。同知密直尹桓。朴青。密直副使康允忠。安千吉。盧英瑞等爲一等功臣。永昌君金承澤等十八人爲二等功臣。爵父母妻及其子。給田奴婢有差。○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來。迎奇皇后母李氏以歸。○秋七月戊戌夜。松岳鳴。王恠而問之。嬖人陳無作金。對曰。無傷也。古詩有嵩岳三呼繞殿青之句。王悅。賜布授郎將。○成均祭酒致仕禹倬卒。倬。丹山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民惑靈恠。奉祀甚瀆。倬至。卽碎而沉于海。淫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忠肅王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叅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年八十一。

未癸

四年元至正春二月。幸本闕。觀角抵戲。王與金永煦飲于北宮。永煦醉臥。王使

左右扶上馬。遂召從者曰。汝主已贈我以所乘馬。永煦乃獻之。○命大護軍朴良衍種花木於崇教園。先是就崇教寺蓮池旁起樓。以爲遊宴之所。嬖臣宋明理勸之也。○王畋于東郊。還幸和妃宮。觀手搏戲。○幸嬖臣林洪甫家。洪甫獻侍婢。○三月。幸東郊。以彈丸射人爲戲。行路皆遁。○癸酉。地震二日。○王欲遷人職。以授宮人親戚。盧英瑞白王曰。臣亦欲授他人。王曰。爲誰。曰。有人遣我屋材者。王笑許之。○作內廐。破人家百餘區。廣築墻宇。奪人良馬以充之。又奪人田屬之。命護軍韓範收其租。輸車日用百兩。○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時僧鬻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嘗問鬻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初徵職稅。先是嬖人甯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時參貴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爲殿下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政丞蔡河中

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尙道有一散員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買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王雖淫縱無道。至於商財計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奪人田民。盡屬寶興庫。羣小托附。爭相進計。以售其姦。由是舉國騷擾。○幸裴佺第。淫其妻及弟。○起新宮于三峴。王使惡小。奪人材木。躬督其役。朴良衍求媚於王。鋪張土木之計。人皆側目。書雲副正閔城季。以陰陽拘忌。言營宮不利。王怒歐之。又謂近臣曰。今宮闕將成。欲以奴婢實之。卿等各獻有姿色一兩婢如何。尹桓。康允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惟命。蔡河中適至。王顧謂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面從曰。王雖不教。臣等議已有日。況今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未之前聞。○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使崔昌義還。以甯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白王罷之。○夏四月。流僧鬻仙于濟州。鬻仙善琴。畫醫術。亦解蒙漢語。王敬重。稱爲師傅。上殿不拜。時人疾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鞠流之。○奇皇后母李氏。還自元。王幸其第。置酒迎慰。○京城訛言。王欲取民家小兒五六十輩。埋新宮。

礎下。家家驚駭。有抱兒逃竄者多。惡小乘間。恣行剽竊。○王使嬖人金教化等。執監察掌令成士弘。至殿內謂曰。昔曹頊構亂。汝亦與謀。又作贊頊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臣亦無他。王命賦詩。士弘卽賦獻一絕。王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敬夫與士弘有舊隙。詭解詩意。王怒歐之。肉袒面縛。枷囚巡軍。五日釋之。遂罷其職。以敬夫代之。○殺嬖臣崔遠。遠嘗說王曰。進士井洞。有處女美而艷。王與俱至其家。主嫗謝以本無女。王疑嫗匿其女。又謂遠欺罔。皆殺之。○五月。王通尹桓妻柳氏。○幸山臺巖擊毬。○星山君李兆年卒。父長庚。京山府吏。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老而家居。府官出入。聞喝聲必下床伏地。俟其聲不聞。然後復坐。兆年短小精悍。力學能文。少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諡文烈。○元遣直省舍人實德。來索宋遼金三國事蹟。○王餉新宮役徒。臣僚及倉庫。皆獻酒饌綾帛。以助其費。王置酒觀儺戲。歡甚起舞。又命宰相。遞拍檀板以舞。王出銀百兩。公主及銀川翁主。亦各出五十兩。以爲纏頭。有人作乞胡戲。賜銀五十兩。餘皆收之。自是命羣臣。盛辨酒饌。逐日餉之。○王怒新宮營構稽緩。

責監督官金善莊等曰。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又張榜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歛諸道銅鐵。鑄鼎鑊錡。納之新宮。於是民間農器盡括無餘。元使實德見榜文。乃謂政丞蔡河中曰。爲人君者。當使民以時。今役民妨農。民何以生。吾將此文。奏于帝。王怒曰。此必伴接人所誘也。使河中請之。實德不聽。固請乃止。有人白王曰。訴實德者。前判閣崔天雨也。召天雨批頰流血。○六月。王用閔渙言。求取四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及人相貿易者。使康允忠。閔渙等主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納之北殿。使之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適家尤被其害。唯賂渙者得免。一日。主吏至政丞金石堅家。索婢。石堅歐逐。卽詣北殿。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臧獲事來耶。時石堅子元之帖木兒。仕元有寵。石堅曰。吾家唯有祖業奴婢。臣已與之子。上若索之。臣欲於明朝如元取來。蓋因以脅王也。王賜馬慰諭曰。予將勿取。政丞毋怒。渙禧妃之伯父也。怙寵恣橫。人皆疾之。○秋七月。令五教兩

宗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屬內庫。○八月。復徵職稅。○元使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爲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宮人及哺乃至。登寺北峰張樂。僧中照起舞。王悅。命宮人對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李芸曹益清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王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出內帑布百匹。加歛近侍。宴於新宮樓。有一嬖人白王曰。知人室家。若莫盲人巫女。上若求美女。當問此輩。王卽命惡小。侵虐盲巫。○九月。以僉議評理康允忠。爲楊廣全羅慶尙三道問民疾苦使。贊成事尹桓。爲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右常侍全允臧。爲西海平壤道巡慰使。時閔渙分遣惡小諸道。馳驛誅求。或收山海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允忠執送惡小。囚巡軍。王怒黜渙。未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又怒營宮稽緩。親杖監督朴良衍。金善莊。閔渙等。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庫屋百間。實穀帛。廊廡置綵女。有二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鐵鎚擊殺之。又多置確磧。皆銀川翁主之所指也。○頒批目。賚內帑入元。行販商賈。皆授將軍。○惡小鳳骨等三人。詐稱大家。夜入注簿孔甫家。姦其妻。行省執殺之。○冬十月。評理致仕尹宣

佐卒。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謔歌舞。慎交遊。重然諾。閑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新宮成。百官皆賀。監察大夫申仲侏先獻綵段二匹。人譏其諂。○元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賜王衣酒。又贈皇后父子敖。爲榮安莊獻王母李氏。爲榮安王大夫人。僉議評理辛裔偕來。○十一月。王與高龍普御市街樓。觀擊毬及角抵戲。龍普之請也。○元遣使執王以歸。是時元遣乃住等八人。詐索鞍轡而來。又遣大卿朶赤。郎中別失哥等六人。來頒郊赦詔。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嘗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朝服郊迎。聽詔于征東省。朶赤乃住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劍執侍從。羣小百官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戶姜好禮。密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中掣持平盧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掣者甚多。辛裔伏兵禦外以助之。朶赤等卽掖王載一馬馳去。王請小留。朶赤等拔劍脅之。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

〔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既不足論。辛裔儒者。何至此耶。

〔臣等按〕胡元有天下。高麗歸附。降公主作甥舅。國患宜若少紓矣。自立征東省。置達魯花赤。事皆關決。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已。當此時。高麗社稷雖未亡。而其實亡也。亂臣賊子之懷二心者。入元朝盤結東省。指喉都堂。爲本國生事。於是臣訴其君。子訴其父。君臣道廢。父子恩絕。烈宣肅惠之間。其禍尤甚。忠惠雖失道。不見德於民。麗之臣子。北面事之。是吾君父也。君父之患。卽臣子之所同患也。同室有鬪。尙纓冠而救之。安有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乎。去年元使執王。今年元使縛王。無一忠臣義士。捐生以赴救者。及出境。又無一介奔問起居者。以春秋之法論之。麗之舉國臣子。可坐以無君之罪矣。昔邾人直造鄆之國都。戕其君。聖人特書于冊。罪臣子不能救君難。麗之臣子。其亦似鄆之臣子乎。

朶赤等命高龍普。整治國事。德成府院君奇轍。理問洪彬。權征東省。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羣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韓暉。康贊等。素與龍普相善。故免。龍普與轍。彬。蔡河中等。封內帑。銀川翁主泣曰。王只著禮服。今天寒甚。願獻王裘。龍普許之。○放銀川翁主等。

宮人百二十六人。○置田民推刷都監。以政堂文學鄭乙輔。密直提學張沆。爲提調。○高龍普還。○王至肅州。索衾於州守安鈞。鈞不獻。告朶赤等曰。王以貪淫得罪。又欲奪我衾如何。朶赤等曰。汝爲此州誰使之耶。汝王怕寒索衾。汝不與。其於人臣之義何。遂以鐵尺擊之垂死。○宰相等將享德妃慰之。妃引見政丞蔡河中。謂曰。卿爲政丞。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介奔問起居。覩然無恥。今雖具酒食。予何忍下咽。泣而却之。○十二月。遣漢陽君韓宗愈。判密直事孫守卿。如元進方物。時忠於王者。宗愈及李兆年耳。兆年已卒。帝召宗愈。將以托元子也。○前代言印璫。以檻車載林信。朴良衍。林以道。南宮信。崔安義。金添壽。閔渙。王碩。承信等九人如元。○彥陽君金倫。家居。聞王被執而歸。倉皇不及奔問。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宰相及國老會旻天寺。議欲上書請赦王罪。醴泉君權漢功曰。昔殷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尸所陳祭

而哭。亦令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全信前政丞康莊曰。帝意未測。如之何如之何。前政丞李凌幹曰。今天子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可乎。上洛君金永暉曰。君辱臣死。救之宜矣。金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其言帝意未測者。何謂也。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省。雖不得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座皆然之。遂決議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

〔臣等按〕漢功前日挾憾於忠肅。上書中書省謀廢之。今日蓄憤於忠惠。誣引經史之說。沮羣臣救主之議。前則廢吾君。猶恐其不及。後則救吾君。猶懼其或得吠主之罪。一之已甚。況於再乎。金永暉。金倫之議。深得主辱臣死之義。雖爲權奸所沮。竟不得上書。其精忠義膽。足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之面目矣。

癸丑。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帝諭王曰。爾爲人上而剝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猶爲不足。然朕不嗜殺。是用流爾揭陽。爾無我怨。往哉。揭陽去燕京二萬餘里。元子使裴佺。獻衣一襲。無一人從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終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五

高麗紀

忠惠王三

申甲五年元至正四年春正月宰相會百官及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呈省書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王薨于元岳陽縣王之傳車疾驅艱楚萬狀未至揭陽道薨或云遇鳩或云食橘而殂國人聞之莫有悲之者小民至有欣躍以為復見更生之日其民不見德如此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

〔史臣曰〕忠惠王以英銳之才用之於不善呢比惡小荒淫縱恣內則見責於父王上則得罪於天子身為羈囚死於道路宜矣雖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如不我聽何哉

二月元命元子昕嗣位昕在元年甫八歲高龍普抱以見帝帝問曰汝學父乎抑學母乎對曰願學母帝嘆其天性好善惡惡遂令襲位王下教戒國內臣僚

一革弊政。慰恤百姓。○閏月。王命政丞蔡河中。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叅議國政。以咸陽君朴忠佐。陽川君許伯。判田民都監事。竄韓范。張松。沈奴介。田豆。乞不花等十五人于島。鄭天起。蘇敬夫。趙成柱等。放歸田里。皆先王嬖幸也。○監察司。悉收先王時惡小輩告身。○夏四月。以祺。爲江陵府院大君。玆。爲益興府院君。蔡河中。爲右政丞。韓宗愈。爲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事。金倫。權謙。朴忠佐。爲贊成事。羅益禧。孫守卿。爲叅理。金承嗣。金上琦。爲三司左右使。○王欲觀李杜詩。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王命進之。宗愈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

〔臣等按〕詩之道大矣。孔子編詩。取三頌二雅十五國風。雖鄭衛之淫。檜曹之微。皆存而不削。蓋詩有邪正之異。正變之殊。使讀者懲創感發。得其無邪之旨。漢魏以降。百家並興。皆以織組雕鏤之文。駢儷浮薄之辭。各自名家。能得三百篇之遺旨者。蓋寡。然其間豈無一二豪傑之士。因事撰述。有陳戒規箴之風。歌詠頌禱之詞。以續風雅者乎。不可以後世之作。一一盡廢之也。世之尙論者曰。人君不讀非聖之書。當究心精一執中之學。不可讀百家諸子。以

累正學。楊雄亦言詩賦小技。比之雕蟲篆刻。壯夫恥之。况於人主乎。歷觀後世人主。有或一向好著。嗜文藻。悅浮誇。蕩意詞章。如陳後主。隋煬帝。怠於國政。日事嘯詠。探奇摘勝。與臣下爭能。酣歌宴樂。卒召覆亡之禍。詩之能誤人。國家亦如此。或者之論。其有見於此乎。忠穆幼冲。嗣服。天之命哲。命吉凶。尙未敢知。况時方向學。學無定力。先詞章。後聖學。此一念乃聖狂之機。治忽所繫。可畏之甚也。宗愈爲首相。輔幼主。開諭善導。納之無過之地。乃其職也。其不進李杜詩者。夫豈無深意哉。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乙酉。王至自元。翼日。元使桑哥頌詔曰。昔我祖宗。奄有萬方。外薄四海。于時高麗慕義。効順。用建東國。傳之子孫。世守藩輔。不謂近者高麗國王。寶塔實里。肆爲無道。荼毒境內。民不堪命。來訴京師。今正厥罰。遷之嶺表。然念自其先世。事我列聖。罔有二心。一朝後嗣。不克繼承。遂失世爵。在朕奚忍。又念海隅蒼生。皆朕赤子。久罹塗炭。良切予懷。乃命其子八禿麻朶兒只。仍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布朕德澤。輯寧吾民。其寶塔實里所行虐政。並從釐革。人民逃避山

林亟令有司剋日招撫勸農興學。凡合整治事宜悉遵成制。俾爾有衆各保生業。是日王宴桑哥用女樂。百官侍座皆簪花。名曰君臣慶會宴。

〔史臣元松壽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岳陽之喪未返於國而至用女樂使百官插花如禮何。

上洛君金永暉詣闕庭辛齋。盧英瑞穿紫靴戴纓帽踞胡床于門內下視不爲禮。永暉招之前曰。僕聞主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不已。來謁殿下。公等何不革前代惡小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英瑞等慚而退。○五月。賜宦者高龍普功臣號。○元遣李麻秦瑾等來册王爲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金海君李齊賢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泆聲色狗馬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

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踈。宦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起而黑册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爲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權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入叅者。必經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爲牧守。而監察司按廉使必行褒貶。爲之賞罰。所謂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權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

若紬布器皿只用鍮銅瓷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爲。毅陵嘗責前王蹙金之衣。插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爲服。金玉爲器。又不使衮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夤緣爲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爲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榜。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

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判典校寺事李穀在元。致書宰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亦已久矣。風俗敗毀。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謙恭沖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爲政之本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詔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故政日亂。政日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黷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爲有能。有勢爲有知。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穀之所以離觀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爲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尙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尙廉。而貪者實主其權。既斥惡小。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委

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含默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言。惟諸公察焉。○罷寶興德寧庫內乘鷹坊。其所隸土田奴婢。各還本處。○遣密直全思義。如元謝册命。○元流崔和尚。林信。朴良衍。閔渙。金添壽。林以道。承信。南宮信。王碩等。于諸路。○六月。發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廣興倉。○慶華公主薨。○癸酉。大行王之喪。至自岳陽。○置書筵官。分爲四番。更日侍讀。密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玉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寶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臣等不參侍講之時。宜令松壽常在左右。講劇道義。王從之。○秋八月。改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庚申。葬永陵。○王御書筵講罷。起居郎朴允文。後出宦者李伯。告王曰。請令允文。速署奴家兄告身。王曰。若是。則何異前代崔和尚之所爲乎。汝宜以私請

之。○王命毀新宮。作崇文館。○贊成事朴忠佐。講貞觀政要。因言燕昭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之事。賜鈔五十錠。○九月。僉議參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其母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鳴鳩之仁。母義而許之。忠宣王好立新法。益禧多所封駁。以錦城君閑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入政府。謂李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覆轍。吾其引避。母俱爲十手指。未幾卒。諡良節。○以公主不豫。赦二罪以下。○冬十月。以王煦爲右政丞。金倫爲左政丞。○十一月。遣尹安之。安輔。郭珣。應舉于元。輔中制科。○十二月。遣德城府院君奇轍。如元賀正。○藩王暲。至自元。○元遣使來。錫忠宣。忠肅王諡册。○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朶兒只。忠惠王長子。母德寧公主。性聰慧。在位

四年。壽十二。

乙酉 元年 五年 正 春正月甲午。地震二日。○復置政房。○乙卯。地震。○二月。定安府

院君許琮卒。忠烈王養琮宮中。及長。尙忠宣王女壽春翁主。屏人事。日以醫藥活人爲事。生長富貴而無驕色。守禮好施。○德寧公主。召諸宰相謂曰。自今興海君裴佺。勿復近侍。先是佺得幸公主。有人錄佺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故公主斥之。後佺猶在宮中用事。○夏六月。僉議評理崔文度卒。文度樂觀濂洛性理之書。事親盡孝。○秋七月。左司議大夫鄭誦卒于元。誦好學善屬文。忠惠王朝爲左司議。多所封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嘗曰。大丈夫安能鬱鬱於一方耶。遂如元。謁別哥不花丞相。一見奇之。將薦之天子。會病卒。○藩王暉卒。葬以公主禮。○冬十二月。罷王煦。以金永煦爲右政丞。印承旦爲左政丞。李穀爲密直使。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爲貪姦所惡而罷。時人缺望。

戊丙

二年元至正夏五月。祔大行王于大廟。○冬十月。命修國史。教曰。太祖開國四百二十有九年于茲。其間典章文物。嘉言善行。秘而不傳。何以示後。故我忠宣王。命閔漬。修編年綱目。尙多闕漏。宜加纂述。頒布中外。乃命府院君李齊賢。贊成事安軸。韓山君李穀。安山君安震。提學李仁復。撰進。○初陝州吏李績。避役。

托鷺城君辛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囚績。裔深衛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來。郎將不得執。裔怒。使其弟貴歐之。蓋倚其妹壻高龍普之勢也。○永嘉府院君權溥卒。溥初名永。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與子準。哀集歷代孝子凡六十四人。使壻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六子三壻。皆封君。世號九封君。然無圭角。久典銓衡。鬻爵營產。人譏之。○十一月。王觀入關。樂于儀鳳樓。時右副代言金用謙。因其姪宦者龍藏。驟至近侍。又有龍藏姪郭允正。亦藉其勢。拜大卿。用謙性暴戾。允正。膽大敢言。少屈於人。用謙妬寵。喻龍藏罷允正。又奪龍藏所給財物。允正訴監察司。劾之。是日王命用謙入侍。監察大夫李公遂言。用謙被彈。公然齒於朝列。非古制也。請出之。諸代言請姑留之。王不聽。曰。寧少一代言。不欲拒諫。○元命前政丞王煦入朝。

亥丁

三年元至正春正月。元遣人取政丞盧頊二女以歸。○二月。前政丞王煦。左政丞金永暉。還自元。告王曰。帝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耳。其徒尙在。不去亦誤。今王矣。帝然之。勅臣等曰。汝其往治之。大妃聞之泣下。

賜酒慰謝。永暉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爲政丞。時右政丞盧頊在側，慚赧而退，稱疾不出。○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暉及安軸、金光轍爲判事，分遣屬官量諸道田。時崔宰爲判官，嘆曰：前王之失德，非王自爲，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元遣使賜王煦、金永暉衣酒及鈔，敦勸整治。○三月，整治都監以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倚勢奪人田，恣行不法，杖之下巡軍獄，踰兩旬死。○初，利川縣吏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宗，至是按廉金玆，截吏耳，將徇于道內。牒報都監，錄事安吉祥懷繼宗舊恩，不以告王煦。金永暉怒批其頰，鳴鼓黜之。○夏四月，整治都監杖奇皇后族奇柱，下巡軍，柱嘗席勢肆虐，中外苦之。及置整治都監，自知其罪，逃匿楊廣道，按廉金玆捕送之。○叅理安子由攝事于大廟，憫牛之死，不殺牲，糾正白元石，不據禮以爭，時人非之。○行省理問所囚整治都監官佐郎徐浩，校勘田祿生，初前忠州判官崔純寶告奇三萬之事，及三萬死，其妻訴行省，行省白王囚浩，祿生于獄。金永暉曰：殿下何囚整治官？王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暉曰：三萬怙勢恣惡，奚止奪人田五結哉？召理問河有源對辨，永暉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

祿生奚罪焉？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五月，王煦、金永暉呈書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整治本國，今行省理問所以奇三萬之死歸咎都監，囚徐浩、田祿生，而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今不能整治，冀轉達中書省。○六月，康允忠貶趙得球于耽羅，初王煦之朝元也，得球從焉，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贊成事康允忠在幼主之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銜之。至是煦、永暉以三萬之死不克整治，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從煦圖己，誘王貶之。○王煦、金永暉如元理問所，累遣人追執煦、永暉以歸，悉囚整治都監官，問殺奇三萬之故，適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賜衣酒于王及煦、永暉，以賞整治。煦、永暉至洞仙驛，遇兀理不花，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問所聞之，釋所囚官，未幾徐浩誣服，復囚整治官吳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具，全成安于獄，尋釋之。○元放院使高龍普于金剛山，龍普在帝側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視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賂，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宥而放之。○監察司論叅理安子由不殺牲之罪，請免

其官。王以子由有功於父王。且方奉使上國原之。

〔史臣金仲鏘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宗廟之享。以麵代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奉君命祭于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其享年不永宜矣。

秋七月。有人貼匿名榜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與一侍女。通媒君母。恣行淫亂。得寵于內。今沮整治都監。專是允忠與河有源之謀也。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先是前密直印璫。前贊成事權謙。李壽山。言於高龍普曰。允忠通乎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白王曰。龍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得罪而來。王何必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爾為內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母昵于內。允忠懼。謝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母以請。龍普對允忠。語璫等曰。今欲辨康贊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璫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曰。公宜復視事。會元使來。王率百官迎詔于郊。允忠遂扈從。○理問所。鞫整治都監官。欲誣加枉殺三萬之罪。不服。皆下獄。○元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鞫奇三萬之事。○冬十月。理問所。囚密城副使李孫慶。驪興副使李蒙正。西州副

使趙冬暉。以承整治都監牒。撤宦者及豪強田莊也。○賜金仁瑄等三十三人及第。知貢舉陽川君許伯。同知貢舉韓山君李穀。徇私多取世家不學子弟。憲司彈之。不出新及第依牒。○元召還龍普。○元以三萬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申君平。全成安。河楫。南宮敏。趙臣玉。金達祥。盧仲孚。李天伯。許湜。李承閏。安克仁。鄭光度。吳璟。徐浩。田祿生。惟安軸。王煦。以帝命原之。前密直金光轍。前大護軍李元。具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令王煦判事。時金永暉。執己見。煦恥與較。故帝詰之。委煦治之。○十一月。以王煦領都僉議司事。

子戊

四年元至八年春正月。王王倫及德寧公主。召彥陽府院君金倫。問請諡事。對曰。先王

不返。往以親近檢壬。歛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倫遂與李賢齊。朴忠佐等耆老。上疏曰。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姦詔荒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徵。岳陽返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為枝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抱

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蓋允忠者。強奸金南寶之妻。又奸白儒之妻。累經杖斷。身帶癍痕。冒受征東員外。仍兼僉議贊成。豪橫不法。現有三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爲禍根。當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給那海。抑脫歡。以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召脫歡等。宰相耆老。議所以奉行耆老以爲。聽斷田民之訟。只爲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上副帝意。允忠方爲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人。而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領都僉議。實奪其權。脫歡不能舉行一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事大廟。擅以犧牛。與願堂僧。使血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滄。爲允忠門客。百計營救。反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天逢。李邦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貼。允忠。朦朧君命。召邦實等。勒令請假。尋奪其

職。且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擅銓選之權。與奪由己。賄賂公行。門戶如市。更念聖武皇帝。肇基朔方。忠憲王。慕義先服。世祖皇帝。班師南國。忠敬王。冒險親朝。賴及子孫。世爲甥舅。允忠。屑屑小人。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沒稽贈諡。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忠。請詳憤憤之詞。以慰冥冥之恨。王及大妃感悟。轉呈于元。授金倫改正請諡二表。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躓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尙存。敢不黽勉。脫歡。卽王煦。那海。卽金永暉。○二月。彥陽府院君金倫卒。倫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倫。僉議叅理斯之子。嘗爲辨正都監副使。及監察寺丞。發姦摘伏。應變如神。人不敢欺。其鎮合浦也。卒。乘精鍊。號令嚴明。元使來觀。致敬焉。喜觀書多識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卒諡貞烈。○永山君張沆。致書都堂曰。主上隆師向學。樂聞善道。而儉邪弄權。欺天罔上。使刑政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餓莩載路。烏鳶犬豕之所爭食。不可忍視。若悉掩埋。且賑飢乏。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置賑濟都監。王減膳以充其費。又發有備倉米五百碩。令賑濟都監。施粥餓人。○遣慶山府院大

賑濟都監

君盧頊請入朝。○驚城君辛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還。反歐之。主訴整治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歐之。都監囚裔弟大護軍珣杖之。○三月。遣寧川府院君李浚幹。如元賀節日。三司右使金那海請改正先王之罪。○夏四月。以弟砥爲慶昌府院君。○京城大飢疫。道殣相望。漕運全羅道米一千四百碩。賑京城及忠清西海二道。○六月。興寧君安軸卒。軸力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爲士師。凡民之屈抑爲奴者。必理而良之。諡文貞。○上洛府院君金永晫卒。○貶監察掌令宋天逢。爲草島勾當。天逢劾奏評理全允臧。身爲輔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饗人。潛竊御膳。皆歸其家。又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爲不可君國。而允臧黨於祥正。欲除冢宰。罪惡莫甚。請加罷黜。允臧反譖而貶之。臺官皆辭職。監察等詣闕請召還天逢。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學辛孟判密直司事。李公遂亦詣闕請之。乃改爲光陽監務。○秋八月。獻納元松壽。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公然入政房。題品人物。疎棄正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忠秀于行省鞫之。罷其職。宰相臺諫詣闕營救。

不得。○冬十月。王不豫。放囚。庶務決於德寧公主。○十一月。平壤君趙瑋卒。忠肅王倦勤。委政宰相。瑋存大體。不務細瑣。發言侃侃。人服其公。○十二月丁卯。王薨于金永晫第。時辛裔。田淑蒙等相繼用事。雖汰去北殿羣小。不數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曰辛王。且母妃盛年居中。康允忠。裴佺。出入得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晫。奉帝命。欲整理舊弊。卒爲允忠等所陷。識者惜之。○德寧公主命德城府院君奇轍。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遣護軍申元甫。如元告哀。○政丞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曰。國王乃於近日得疾而薨。舉國哀慟。王年幼無後。而本國隣於日本。不庭之邦。不可一日無主。今有王禩。普塔失里王之母弟。已嘗入侍天庭。年十九。王砥。普塔失里王之庶子。見在本國。年十一。伏望陛下。簡在帝心。以從民望。

忠定王

諱砥。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在位三年。壽十五。

丑己 元年元至正

春二月。帝命忠惠王子眡入朝。慶陽府院君盧頊。前判三司事孫守卿。前贊成事李君佺。閔評。尹時遇。崔濡等。奉眡如元。臺諫典法會議。欲沮其行不得。○三月丁酉。葬明陵。○尹安之。登元朝制科。授大寧路判官。○夏五月戊戌。元命眡嗣王位。○六月。王命鐵城君李君佺。聽斷國務。○秋七月。政丞王煦。自元還道卒。忠宣王愛煦。出入常同車。及竄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帝聞而憐之。及薨。煦服喪奉柩東還。既葬。每月朔望。私祭陵下。至沒身。煦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大義。雖下士。必待之盡禮。再爲相。以興利除害爲心。及卒。政丞盧頊。憾整治之事。沮官葬。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樞正廳。驛吏望樞號泣。迎入祭之如父母。後諡正獻。配享恭愍廟庭。○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爲宣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初忠肅在燕邸。澤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幼君不堪保釐之狀。王恨之。及嗣位。有是命。敬直亦嘗毀王。故及。○丙辰。王自元。帝遣學士雙哥護行。是日卽位于康安殿。○閏月甲子。大風雨。城中屋瓦

盡飛。儀鳳樓頽。松岳龍首兩山松盡拔。○以盧頊。僉議政丞。○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嘗按廉全羅。有嬖人稱內旨。冒認良民爲隸。忠佐執不許。遂見譖杖流。後召爲監察持平。又爲藝文應教。皆不就。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遼王遣使。享王及德寧公主。○八月。罷整治都監。○以盧頊。爲右政丞。孫守卿。爲左政丞。○立王母禧妃。府曰慶順妃。贊成事尹繼宗之女也。○九月。遣贊成事李君佺。如元謝襲位。○醴川府院君權漢功死。○初王之宴雙哥也。公主南面。王東面。監察大夫李衍宗。上書言其非禮。因有譖之者。下左右司責問。衍宗引禮訟辨不屈。○冬十月。盧頊罷。以孫守卿爲右政丞。李君佺。爲左政丞。○江陵大君祺。在元。尙衛王女。是爲魯國公主。○漢陽府院君韓宗愈。致仕。時權倖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未嘗至京師。○庚寅二年元至正春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戶崔禪等。戰破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倭寇之興。始此。○以持平崔龍生。爲慶尙道按廉使。尋以金有謙代之。龍生。疾宦寺輩恃寵上國。流毒東民。勝其惡。以示國人。御香使宦者朱元之帖木兒。訴王及公主沮之。○夏四月。倭賊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